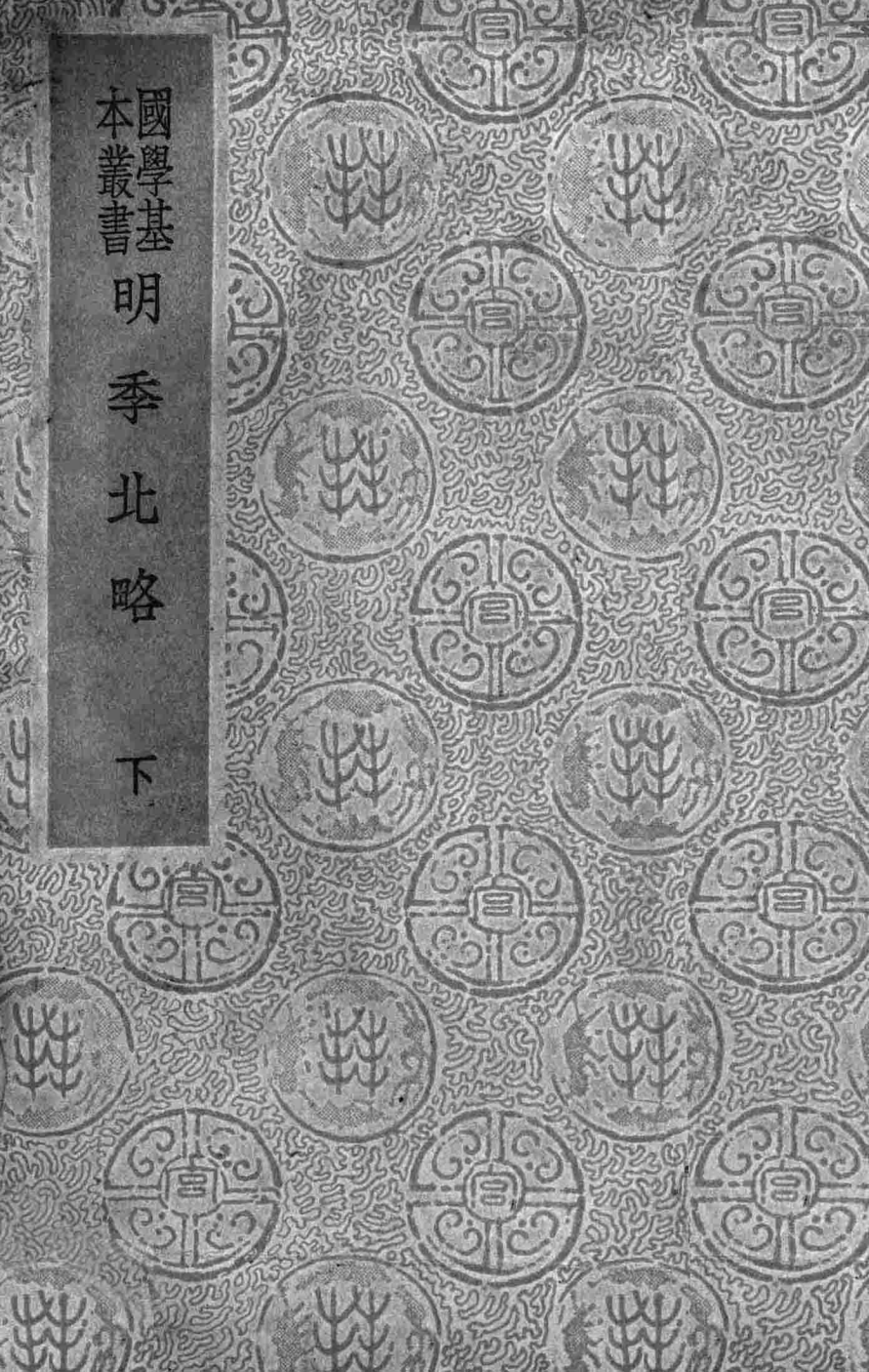


國學基
本叢書
明季北略
下



書叢本基學國

明 季 北 略

(下)

輯編奇六計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96214)

本國學基明季北略三冊

每部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計 六 奇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謝雨東 沈抱秋 王秀模
曹芥塵 宮 秀)

D 四四七八平

平

明季北略卷二十一上

殉難文臣

范景文十九投井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北京。烈皇帝崩于煤山。文臣死難者二十有一人。內閣惟范文貞公。公諱景文。字夢章。號質公。河間府吳橋縣人。父永年。南甯太守。爲德于鄉。有佛子稱。公生而端亮。行醇謹。諸生時卽以天下爲己任。登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授東昌府推官。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饋。衆稱不二公。獄多平反。時值大飢。條荒政。躬自賑恤。全活以億萬計。己未。擢吏部稽勳司主事。庚申。署選事。歷文選員外。驗封郎。時光宗登極。旬月中。公所推擢。皆先朝耆舊。世所目威鳳祥麟者。天啓甲子。逆奄竊柄。公上疏請清仕路。養仕節。謂天地人材。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皆言剴切。爲時所忌。南樂相魏廣微。以鄉曲故。欲招致公。卒不可得。及當例推璫。先授意部堂。芟除清流。周忠毅。李忠毅輩。公爭執。不少。狗忠賢大怒。尋移疾歸。杜門卻掃。視世榮一切澹如。至感憤時事。則裂眦拳几。案痛惋交集。時周忠介被逮。銀璫就北寺獄。誣賊數千。公洗橐。百計代償。欲脫之于死。雖禍機不測。竟罔恤。其好義急難類如此。崇禎初。起太常少卿。尋巡撫中州。己巳之難。公不待詔命。帥師勤王。京師圍解。陞少司馬。移鎮昌平。告歸久之。陞南大司馬。參贊機務。時賊在英。慮留郤岌岌。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公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火器。部曲改觀。于是乎有援池。援滁。援廬。

之師。江浦之役。賊烽夜照。江水不能以片羽飛渡。實懼公方略。公之建置。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京。守陵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疏數十上。決機呼吸。瞭然列目。時武陵相楊嗣昌奪情視事。詞臣黃公道周等執義廷諍。杖譎壘壘。公抗疏力救。謂道周等國家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棄之何得其益。乃摧碩果。遂嗟抱蔓。殊堪惋惜。疏上。先帝震怒。除名爲民。已而復思之。特起爲大司空。甲申。拜東閣大學士。時賊勢已亟。公蒿日時艱。中夜輒涕零。謂身爲大臣。不能仗劍爲天子擊賊。雖死奚益。顧非是無以報聖明于萬一。三月十七日。召對。公已絕粒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及京城陷。羣譁。上南遷。公賦絕命詩。有翠華迷草露。淮水漲烟澌之句。遂自經于妻陸氏靈前。家人趙蘭芳解之。復賦詩二首。有云。誰言信國非男子。延息移時何所爲。拜闕號哭。潛赴龍泉巷古井死。時死節二十餘人。公爲最先。絕不知上凶問云。其妾亦自經。南都贈公太傅。諡以文貞。首祀旌忠祠。公之詩古直豪邁。稜稜露爽。遇國步艱難。故多悽戾之辭。有冰堅草及列朝詩選本錄若干首。

論曰。燕京之變。處鼎鉉一席者。壘壘也。鄙夫如井研者。弗論。甚有對策大廷。先帝首拔第一人。不四年。驟躋宰相。圖國士報。宜百倍豫讓。一旦賊臨。望風屈膝。卒死賊手。其爲天子知人累大矣。微公一人。毅然不屈。蹈義而死。不幾令萬世笑烈皇帝端揆無人哉。

又曰。公旣不聞鼎湖之信。顧傳蜀道之行。斯時尙以扈駕爲名。尙可以無死。而公決然一死。不復狐疑。蓋公素志定也。彼隱忍偷生者。無論亦有本欲死。而一時稍遷延。後遂不及死。卒不免辱身敗名。然後知決然一死者之無憾也。夫成仁取義。固非懷濡忍之志。萌計較之私者。所能爲哉。公之一死。

可與宋室文山並美千古矣。

倪元璐十九自縊

倪元璐字汝玉號鴻寶浙江紹興上虞人父陳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太守有能名公少卽穎異絕倫弱冠舉于鄉天啓二年壬戌成進士才名噪天下與少詹黃公道周並出韓太史日纘門下一時推爲雙璧選入庶常尋授編修時魏璫用事公鄉人多貴顯者公骯髒本天無所附麗媚璫者方請建祠國學與先聖竝列公奉命典江右試獨以皜皜乎不可尙已命題同事爲公咋舌棘撤而璫已敗故公得免禍海內亦以此重公璫雖誅諸黨猶踞要地欲終錮林下諸賢乃借東林爲名又立趙黨孫黨熊黨鄒黨之目以網清流公上疏力爭別白貞邪破除門戶遂爲人側目黃公道周以建言與時相忤選經筵官不與公疏請以己秩讓黃公由此益爲當事所柄鑿稍遷南國子司業崇禎辛未同考禮闈兵武試公上疏制實八策制虛八策譏切朝政中有云治之根本惟在絲綸勿以大猷付之悠悠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于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淫慕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管上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助猷自著皆深中政府膏肓遂決不能容公授意勳臣劉孔昭孔昭以私憾借封典事劾公銓司承望風旨協力下石公遂罷歸壬午北邊告警流寇掠于中原上思公才乃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召及陛見公條賊情邊事甚悉稱旨仍命具本以聞公上疏言制東邊宜分東西二路而并力攻東路東破則西自解言圖闔賊宜以九江爲中權武昌爲前茅淮揚爲後勁又宜假督撫以利權一切屯鑿齷權之

務悉聽便宜。又爲邊防不問一疏。上皆嘉納。尋以國計匱乏。擢公戶部尙書。公以浙人例不爲戶部。固辭不許。召至中左門。謂曰。卿志性才猷。非諸臣比。勉爲朕任勞。公乃任事。殫精握筭。宵旦焦勞。言利者進。開採之策。公疏言開礦有六害。議遂寢。癸未冬。逆賊破秦。公奏。賊旣入秦。則圖賊不在秦。而在晉。晉有備而後進。可攻。退可守。請蠲沿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多築敵臺。汰冗兵。厚死士。上嘉納之。未及用。賊尋陷山西。甲申二月。政府謂詞臣不任錢穀。勸上解公部務。還講筵。三月丁未。京師陷。公紗幘絳衣。北向拜闕。曰。身爲大臣。不能保國。臣之罪也。又南向再拜。遙辭母太夫人。旋易便服。至書齋。索酒。招二友爲別。于漢壽亭侯像前。獻像三爵。亦自浮滿。盡三大白。所親皆勸公。劾文丞相。權忍恥出外。舉兵再圖匡復。公怒指壽亭侯像曰。使吾生存。有何面目對此君。或言太夫人在堂。亦不爲之地耶。公默然。一淚及顙而止。旣而曰。老母八十四矣。而猶康健。夫復何憾。乃題案曰。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慎勿衣衾。以志吾痛。因謂家人曰。卽欲殮。必俟大行殮。方收吾屍。于是步出。至廳事。南面坐。乃投纒。衆僕尙欲解之一。老僕哭止之曰。此吾主成名之日也。囑付已再三矣。久乃絕。玉箸雙墜。幾尺。舌藏眸斂。顏色如生。是午有賊騎突入。問公安在。則陳尸于堂矣。乃愕然馳去。頃之有僞職王方弼者。頒示且傳令箭至寓。曰。忠義之門。勿行騷擾。由此家人獲安。公子會覃。不忍違遺命。乃俟先帝殮。始閣棺。賊無太息。稱忠臣者。一門殉節。共十有三人。一云妾王氏。幼子無恙。公文章精華。深刻至性。所激紙立字飛。故獲其片言。比于天球宏璧。獎借後進。保護聲氣。士無賢不肖。皆願出公門牆。殉難諸賢中。惟公尤爲世所哀痛。南都贈公以太保。諡文正。祀旌忠祠。論曰。古今易名之典。以文正爲難。明興數百年。惟餘姚長沙。皆揆席也。北都死事。乃得公與劉中允。

長沙高文典冊。且爲一代風雅開先。顧委蛇逆瑾。雖匡救彌縫。厥功不小。亦來枉道之機。餘姚中允。渾金璞玉。傳信千秋。惟公以懷蛟吐鳳之才。兼化碧貫虹之節。長沙遜正。劉謝讓文。尊名壹惠。未有如公之尤愜者。且使美新仇國。不得自附于藝苑。笙簧孤鳳鳴而鶴鷗息。公諸著譏之謂矣。然則公不獨爲正人增華。尤爲文人吐氣。

陳文莊仁錫。與公同年同館。嘗言公爲人倫師表。又負經濟才。洵爲定論。然受知主上。卒不能盡其用。僅以節義終。悲夫。文集有奏疏代言講章。應本行世。詩則有憶草諸種。

李邦華

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安吉水人。萬歷三十二年甲辰進士。授知涇縣。壬子擢御史。巡按浙江。有風節。時定陵南北部之隙已啓。羣小爭攻東林西北諸正人。公爲鄒忠介門人。又同里人多忌之。公又別白邪正。不少假借。遂倡流言。目公與周起元輩五人爲五鬼。旣而德清秉政。逐東林西北無虛日。或勸公少委蛇其間。公曰。甯爲偏枯之學問。莫作反覆之小人。時論益忌公。丁巳出爲山東參政。病免。天啓元年。卽家起爲光祿少卿。屢以病請。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天津。三年。陞兵部右侍郎。四年。復稱病歸。時方魏忠賢用事。崔呈秀等欲舉諸名賢一網打盡之。作天鑒同志點將等錄。天鑒錄公名居前。督輔孫承宗。擁重兵在關外。請入朝面奏一切邊事。或言承宗且興晉陽之甲。公爲內主。忠賢怖。遂矯旨勒承宗還鎮。御史倪文煥。遂疏公東林死黨。革職謫戍嶺南。及崇禎元年。起公爲工部左侍郎。卽督河道。陞兵部右侍郎。復以病去。己巳起南京兵部尙書。丁憂。癸未起南京都察院都御史。再疏堅辭。聞京城困。辭家日。爲文告先臨淮。

王矢以身殉。時獻賊陷武昌。駸及江右。公上保江南策。謂長江衣帶。非僅保守九江。守安慶。可恃無恐。今宜增兵以扼險。江撫駐九江。贛撫駐吉安。以壯虎豹當關之勢。往來策應。責在監司。上嘉納之。會掌院劉宗周。以救科臣熊開元。忤旨罷職。朝論謂總憲百司之長。非端方元老不堪任。特簡公爲左都御史。以代之。公既莅任。申明憲約。榜絕餽遺。疏薦成勇。葉廷秀。清風亮節。可當大用。甲申。賊勢甚急。上日一召對。公密奏請皇上固守社稷。效死勿去。效仁廟故事。命皇太子撫軍舊京。又密疏二王分封江南。以壯東南之勢。上爲之心動。俄而中允李明睿議南遷。科臣光時亨劾之。朝議闐然。遂併寢監國分封之議。而大事亦去矣。至三月十五日。賊已逼近京師。公趨閣中。奏請發帑。召集朝紳鄉衮居民。不問大小老弱。悉令守城。親冒矢石。以固吾圉。乃首相魏藻德。尙作退食夔龍態。候久不出。出而僅曰。事未必至此。老先生且姑待。公爾時聲色俱厲。痛哭流涕。當道卒不悟也。十八日。賊攻城甚急。無兵無餉。羸卒守埤。中官爲政。紆細滿城。公言既不得行。復躬率諸御。上城巡視。諸璫矢石拒之。不許入。公道遇太常卿吳麟徵。握手揮涕。誓死國難。十九日。聞上變。公南向痛哭。攜冊印冠歸。入吉安會同館。對文丞相再拜。矢志題絕命詩。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騎箕天上去。兒孫百代仰芳名。又自贊云。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遭國不造。空負名謨。臨危受命。庶無媿吾君恩。莫報鑒此癡愚。題畢。遂自縊死。屍五日後。乃得殮云。公性介特。寡言笑。不尙華侈。舉止嚴重。居官四十餘年。重名節。勵廉隅。蕭然寒素。雖位望崇隆。爲海內山斗。退然不勝。至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南都贈公吏部尙書。諡忠文。祀旌忠祠。

論曰。忠文公固理學經濟忠節兼全之名臣也。虞山錢氏云。忠文三筦戎政。大有建白。惜不得伸其

志迨賊逼京師。欲奉太子南渡。朝議紛糾。卒至莫救。忠言不用。而以死繼之。所謂竭其股肱之力。而繼之以忠貞者也。公請皇儲撫軍。俟之夜。作詩有句云。五龍候日影。一馬聽江聲。及請二王出封。亦有詩云。剪桐天子貴。畫策老臣才。慷慨悲涼。聲淚迸咽。彼時亨固罪不容于死。若通州相。又可勝寸磔哉。

一云。公聞難。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復夫何辭。但能得爲東宮導一去路。死庶幾可以無憾已矣。勢不可爲矣。乃題堂堂云云。因走入文丞相祠。再拜吟人生詩句云云。大哭三聲而縊死。三日後。顏色不變。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諸書載文祠縊。啓禎錄載自文祠返寓縊。或云文祠飲藥卒。

施邦曜

施邦曜。字爾韜。號四明。浙江紹興餘杭人。萬曆己未進士。除武學教授。陞國子監博士。工部營膳司主事。天啓甲子。典雲南試。遷員外郎。丁丑。出爲漳州知府。以廉幹稱。擢本省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司使。崇禎戊寅。進光祿寺卿。通政使。免官。癸未。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見人心瓦解。寇賊所至。非降卽逃。所以然者。由官吏朘削。早失民心。以致臨事潰散。此有司罪也。察司之責。在巡按御史。于是上實圖察吏安民疏。大略言巡按權重。憲綱所載。明言奸貪蠹政害民者。隨卽拿問。又六品以下官有犯。取問明白。從公決斷。以實奏聞。今巡按考察官吏。但呼名過堂。未見拿問一人。卽有一二參劾。需之復命。近卽有不時參劾之旨。不過取單寒者塞責。今民命倒懸。在于呼吸之間。安得爲此文具。考察官吏。必須當面發落。某官稱職。

留任。某官不稱職，斥逐。某官奸貪，蠹政害民，拿問。巡歷府縣，立時分別。庶幾人情震悚，然其要在反求諸身。必賊罰不取，士儀不問，謝薦不收。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否則受賊之律，身先犯之，惡能以法繩人。又曰：得一良吏，勝于得一名將。去一貪吏，即去一民賊。奏上。天子嘉之，勅巡按御史依奏着實舉行。甲申春，賊逼京師，公慷慨自誓曰：「此臣子授命之日也。」城既破，問僕曰：「倪尚書安在？」偵之，還報曰：「自盡矣。」公給之曰：「若等候此，吾即往冠服視倪也。」遂入內，久不出，探之，已自縊死。題詩于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南都贈公左都御史諡忠介，祀旌忠祠。總憲劉公宗周哭以詩曰：「淮南一別燠垂寒，再拜班荆話屢酸。國難敢忘嫠婦緯，時危轉憶菜根盤。身擔風紀綱常重，節自平生問學安。白馬巖前池畔草，永存規矩奉輪般。」

編年載公縊時，僕解之，復蘇。公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乃更飲藥而卒。」然他書俱載縊。先帝升遐，九列中最先自盡者，倪文正與公皆越人。後又得一周文節，二十一人中，而紹興乃三人。其後則劉都憲、祁僉都、余庶子等，絕不書也。蓋浙東諸郡中，紹興士大夫，尤以文章氣節自負云。建文死難，諸臣多出江西，數年來亦復然。而越州次之，吳及閩又次之，嗚呼盛矣。自縊諸賢，宛轉數四，未免葛藤。惟忠介最爲直捷，從容慷慨，兩兼之矣。

凌義渠二十日縊。

凌義渠，字駿甫，號茗柯，浙江烏程人。世以雕龍擅譽。公修髯頰立，如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所爲制舉義，吐棄羣言，特標元勝。長齋奉佛，于世味澹如也。自其爲諸生，即以稱菰蘆第一流。天啓甲子中式，乙丑登進。

士謁選得行人崇禎庚午考選授禮科給事中時當國者爲公梓里密戚主眷方隆人爭傍附以進公阜囊白簡侃侃發舒無少瞻顧賊氛漸熾公目擊心恫上疏極論其事謂滅賊之明旨屢更而逆焰滔天如故率士之搜求旣罄而師徒不競如故就外之布置言之有能灼知賊之飢飽虛實來路去路隨時據實入告不事虛飾者乎有能置零級弗報慷慨擐甲刻時刻日誓不與賊共戴者乎就內之調度言之有能力祛文法拘牽之弊舉一切事權專任一人聽其自操自縱置小小利鈍不問者乎有能排羣策而獨持一斷實實使闕外知所稟命截然不入游移者乎以事在呼吸之軍機而旣俟成命又俟部覆又候部咨費許多周折卽費許多時日比馳至行間而面目則非先着已不在手矣以信賞必罰之軍政而欲以爵賞者無虛日懼以顯戮者亦無虛日繁多易褻積久生玩恐溫文自此不靈而嚴擿亦因之不震矣後國事潰敗皆如其言甲戌轉禮科右給事磨勘癸酉試卷河南貴公子曹鳳禎以賄得中式公閱其卷皆小兒號嘍語因塗乙滿紙擬從黜革爲同事所尼丙子以戶科左給事主考山東得士爲盛如王中丞漢則先公殉義者也尋首兵垣而掌吏垣某與鳳禎爲姻好銜公舊事以年例外遷公爲閩臬公引義就職無一言同官不平發其事上命取鳳禎卷入覽知公持正不阿遂革鳳禎舉人并削吏垣某籍公雖暫淹外服譽望益重由閩臬轉三吳兵備使者三吳財賦重地公身處脂膏懸魚拔薤清風兩袖惟取吳士帖括手自甲乙梓以問世不卑初學不殉壇坫鈎元拔韻盡汰時蹊風味遐邇論者以爲永嘉末之正始音已遷山東布政使尋擢南京光祿卿癸未擢大理卿而國變作矣時寇以三月乙巳犯都城丁未昧旦公趨長安門則無人門焉者拱立達曙門竟不啓乃返就舍俄報城陷人馬羣嘶街巷填塞公端坐旅次神色

悽然鬚髯怒張。無何鼎沸稍定。東魯門人李某趨謁公。以龍馭賓天告。公聞之。矍然負牆號泣。動地。舉首觸柱。血淋漓沾襟袖。李大驚。牽衣力持。勸無過激。公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死乃吾分也。復何辭。李援古曲喻。請留身有待。公曰。此不過欲緩我須臾死耳。身受國恩。二十載于茲。宮車晏駕。孤臣雖欲獨生。義所不忍。李抱公泣。公厲聲曰。與若道義交。當共相勗勵。何兒女泣爲。李拜辭去。公立燈下。顧諸籍歎曰。噫。我手澤在是。忍捐棄賊手。俾流我青編。乃命悉取火焚。所評騭書及平生所著述。蓋公生平無他嗜。獨嗜書。自其對公車。出入京華。跋涉八閩。使岷瀟。典魯試。鎮吳臬。屏齊拜。縹緲纍纍。十餘箇。靡弗躬飭。以從。退食暇。輒手一編。雖酬應如蝟毛。不廢。聞某所有異書。卽殫精竭貲。百計購取。至是盡付煨燼。于是公客及諸僮僕。知公志堅且決。潛取其室中繩械器皿。盡匿之。公怒曰。爾輩若此。我遂無死法耶。指前几曰。方觚稜稜。與頭俱碎耳。客力阻之。不得。乃設爲庭闈。情至語動。公改容謝曰。吾固痛心。然身已許君。義不能兩全也。夜嚮晨。會有以升遐未實告者。僕遽以報。公徒跳出舍。道逢鄉故。知凶問已確。遂急奔回。索冠服。僕以青綉衣進。公卻之。命易緋袍。設香案。僕皆遮立不動。公曰。我一生儼居蔬食。於物無所戀。且世界中亦何物可戀者。今遇國難。此我畢命秋也。趨辦事。無濡遲。因正笏向闕拜。復南望遙拜。草上尊人書。有盡忠卽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含笑入地。語筆墨瑩然。點畫不苟。以書授僕。且云。我魂先歸侍左右矣。僕人環跪涕泣。請後命。公曰。死後可書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已。遂就縊。時年五十二。南都贈公刑部尙書諡忠清。祀旌忠祠。

附記。公培茅曦蔚所述公之紀略。

季某係公丙子典試所取士。以上崩告。公痛哭曰：我五十年讀書明義，二十載受國厚恩，君亡與亡，復何他說！李以公觸柱，跪抱不釋。公大聲曰：汝今與我同殉，方是男子。李泣去。記室趙振之，家人馮相、金升、悉匿繩械等物。公曰：爾輩若此，我惟罵賊死耳。復指前几曰：此桌有方稜，觸腦貫顛，豈不更慘！趙以封公別時珍重語。竦公亦領首曰：此自關心。然死後忠魂頃刻到家，依父左右矣。燈下顧見諸書而歎。悉簡平生所著述，及所評騭籍書堆階下，親火之。及明，聞凶問已確，號泣索冠服。家人不動。公曰：爾輩只看我一生茹素食淡，何物可戀！豈是怖死貪生人。我志決，勿多遲時刻也。遂作書辭父曰：盡忠卽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已含笑入地下矣。但父親衰年無靠，妻弱子不堪回想耳。十兒容默，放他不下。七弟犀渠，可善撫之。然兒卽以此情達之皇上，庶知孤臣一腔熱血也。公自子丑通籍以來，負郭僅有半百環堵，止屬賃居。數歷中外二十年，鵠視諫垣十餘載，骨鯁屢及乘輿，籌邊符于聚米，去國一疏，先王改容嗟乎，爲國忘家，無地可投。湘水舍生取義，有天應，炤燕山前傳固文，然後紀亦多切語，故竝錄之。

王家彥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號尊五，福建興化莆田人。爲人高視闊步，大有志，不拘小節，與人談義，俠事，輒心向往。謂丈夫自期待，應如漢伏波將軍，居恆不忘馬革裹尸。齷齪者無庸也。天啓辛酉壬戌，聯舉鄉會，筮仕開化縣尹。下車召諸父老，謂曰：昔人以刺史縣令爲親民官，所關利病不細。吾承天子命，令茲土，期與若等更始。若等其敬聽令言，毋徒驕蹇取戾。衆曰：諾。一年取利民者行之，其有不便，輒爲釐之。民無遠近不

謀而同曰神君哉。甲子分省試，矢必得人爲天子報。入闈歎曰：魚目溷投，夜光莫辨，瓊琚似玉，碧盧難名。雖然，顧澄鑒何如耳。比撤棘，獨公所得士稱知名。乙丑調蘭谿，有惠政。一如其令開化者，最聞擢刑科給事中。歷工科、右轉戶科、左復轉都給事中。丙子憂去，服闋補吏科。公在諫垣十年，彈擊無所避，權貴斂手。時閩賊劉香老等劫掠同安鎮，幾擾省會。公于是有閩省海防疏，言舊制有衛所軍，無別兵，亦無別將，而統于各衛之指揮。每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復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濕，戈船相望。今防禦之策，莫若復舊額而練民兵。識者以爲至論。公尤留意亂本，謂皆貪墨守令，腴削民膏，不得衣食，致良民盡走爲盜。因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過都越境，千百成羣。原其始，未有不從一鄉一邑起者。使當時爲守令者，早爲之所，取周官十二荒政，一行之，亦未必潰裂四出。一至此也。論者以此實功令使然，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吏，坐是不肖而墨者，以東濕濟其饜饕。一二賢明之吏，又爲文法所縛，不得展布。雖有召杜，無從撫字。卽當鄭俠，未敢繪圖。秦晉之禍，大率由此。今四方非無事也，三楚揭竿，已有其形。閩越弄兵，旦明見告。倘及今不爲早計，不出五年，必至爲秦晉續。惟陛下少寬文網，俾得展布四體，一意撫綏。詩曰：不競不綵，敷政優優。此之謂也。如是而猶有不克承宣，致萑苻勿戢者，卽執守令治以養寇之罪，其亦何辭。疏出，天下以爲興平梁肉，救亂藥石，率無過此。公封事百餘上，大抵皆闕切利弊，裨補生民。庚辰，晉大理丞。踰年，從左少卿遷太僕。又踰年，擢少司徒。癸未，拜左司馬，協理京營戎政。時國事墮壞，無復可爲，譬猶錮疾之人，扁鵲倉公不能療之立起。然公莅任，補救不遺餘策。甲申，賊逼京師，公守安定門，備禦甚力。因中官有與賊通者，爲內應，城遂破。賊大擁入，或有諷公亡者。公正色叱曰：國破身死，吾何足

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乘輿。觸死輦前。贖臣子萬一之罪耳。言畢。北向叩首。以謝先帝。復南向叩首。以謝父母。遂自經而死。僕四人扶公柩歸。道遇賊。得禍尤烈。宏光初。贈公爲太子少保。諡忠端。祀旌忠祠。

啓禎錄云。都城破。賊忿甚。提刀段斬之。或云自刎死。編年云。公守德勝門。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餘體僕收歸。一云賊斬之城樓。仍以火焚其身。論曰。國事之壞。半由良民盡走爲盜。然驅之在墨吏。公自爲令。至言官。總總慮此。使在廷早見。盡如公。賊禍之酷。豈至是哉。履霜不戒。尋至堅冰。悲夫。

孟兆祥 孟章明

孟兆祥。字允吉。號肖形。山西澤州人。家于河間之交河。天啓壬戌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憂去。丁卯。除原官。主考四川。崇禎己巳。陞吏部稽勳司主事。歷驗封。考功。文選員外郎。辛未。分較會試。所取多名士。時方典選。其門人有以地方請者。公正色拒之。曰。纔入仕途。便有趨避。後將無所不至。聞者懼然。顧其松柏之操。晚而益勁。長髯過腹。丰采稜稜。不要人請託。不通知交聞。塊然暑中。冰霜凜凜。時以爲有包孝肅遺風。尋忤中官意。以事降行人司副。由光祿寺丞遷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癸未。陞通政使。是年八月。子章明登進士第。觀政未授職。甲申。陞刑部右侍郎。屬時事日棘。門人司勳郎熊文舉。乘間請于公。曰。萬一京都。不守。奈何。公搖手不懌。曰。莫商量。各人自立主意。又曰。子有老親在千里外。又官閒曹。非要職。尙可從容。熊爲悚然。不敢置對。賊至。守正陽門。城陷。不屈。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子章明。字顯之。號綱宜。收葬。

父屍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死從之。王氏曰：君死，妾亦死。章明以頭踏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章明視妻縊，取筆大書壁曰：有悔吾夫婦屍者，吾必爲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扉置上，加緋衣。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緋。自經，囑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南都贈公刑部尚書諡忠貞，贈子河南道御史諡節愍。同祀旌忠祠，而文舉兩次自縊，卒爲門人劉蘭生等救甦，嘗有哭師詩。其一：盛德瞻醇穆，雄文見炳燐。日沉先棄杖，風急但焚輪。舊里碑傳記，虛堂案掩塵。門生羞後死，洒淚志忠臣。

其二：清肅銓規在，程材得士多。尊嚴儀岱嶽，感愴重山河。父子忠同傳，乾坤氣不磨。西州投策痛，忍汗畏經過。

其三：先死從來事，門牆訓迪嚴。志操期逼古，風尚可頑廉。詰曲憑心印，迂回此志淹。悵然羞展卷，孤月墮虛簷。

其四：忍見皇輿蕩，羞稱江海逋。從君臣已老，殉父子非孤。青史芳名共，坤維正氣扶。招魂餘弟子，風雨泣蒼梧。

論曰：燕京之變，死節文臣二十一人，乃先生父子居其二，洵足奇矣。顧臣爲君死，婦爲夫死，一耳。至于節愍，未受一命，而矢志不二，慷慨殉節，尤爲可敬。論者以爲二百餘年特見之事云。

子按山西從賊者衆，獨公父子死節，忠孝一門，真歲寒之松柏歟。

馬世奇

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南直無錫人。祖濂。嘉靖庚戌進士。桂林守。父希尹。萬歷壬子貢生。太倉儒學。公生穎異。少卽與弟孝廉世名攻苦。下帷有平原二龍之譽。年十八爲諸生。三試皆第一。時號小三元。嗣後試無不冠軍。所棲齋名澹甯居。與世名日取同門錄尙書義。甲乙其中。故丁未庚戌後。天下爭以澹甯居選。藝家貯而戶誦焉。天啓元年辛酉。以恩選第一。對大廷。甲子登賢書。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壬申四月五日。午門賜百官麥餅宴。重九日。皇極門賜糕。故典不行久矣。各賦十章。以志一時之盛。癸酉授編修。烈皇帝勤政宵衣。三日一視朝。漏下四鼓。輒出御殿。廷臣至多後期。公獨最先。每關門未闢。輔臣未至。燈火熒然相對者。公與劉文正公而已。丁丑分較禮闈。所得吳适、倪長圩等。皆知名士。戊寅上念二祖列宗。本支繁衍。而頻年用兵。百姓勞苦。乃命詞臣分諭諸藩。務體天子體恤元元之意。公得山東湖廣江西諸藩府計行二萬里。勅二十王。己卯主考江右。得士劉渤等一百三人。渤素稱江西僑胥。且丁卯倪文正公所嘗擬第一也。尋丁父艱。壬午十月北行。時兵日下。舟次淮陰。癸未至京。遷左春坊左中允。宜興之再召也。公方居家。祖道時極言東南民力已竭。當急蠲逋賦。使獲有甯宇。故宜興入告。遂奉兪旨。及公入都。宜興已去位矣。旣而復逮入。賜自裁。門生故吏所稱入幕借潤者。恐餘波相及。爭避匿去。公獨經理其後事。不少踣。主武會試。得士二百人。策略曰。今之保身家者。舟且與淵俱溺。而雍容偷牙。橋錦纜之娛。室且與焚偕燼。而偃仰謀鳥革。翬飛之固。亦見天下亂有安國。國亂有安家。家亂有安身者乎。又曰。今有萬人于此。簡之必有千人可用。雜之萬人之中。萬人奔而千人不有其足矣。有千人于此。簡之必有百人可用。雜之千人中。千人憇而百人不有其膽矣。是兵之以多累也。若餉邊年例。二祖時未有也。有之。自宏正間始。然止。

四十餘萬耳。萬歷而爲倍者十。今而爲十倍者五矣。正額不足。而取盈于加派。于節裁。塲軍之導敵。驛卒之從賊。半以節裁階厲也。飢民之附亂。半以加派走險也。是餉之以多累也。且夫兵多冒餉。餉多冒兵。冒餉而廷羸隸投距之名。胥吏占摧鋒之籍。蒼頭推異軍之號。皆兵也。冒兵而星下飽從戎之精。津要割酬士之金。黓餼分陷敵之賞。皆餉也。又曰。彼之情形。在我如濃霧。而我之情形。在彼如列炬。幾於謀見而窮形見而忘者。以人之難知如陰之心。獨于兵用其陽。不知其解也。且兩軍相交。諜在其間。有資彼諜以誤彼者。馬服君之于秦。岳武穆之于金也。有資彼諜以爲我者。李允則之于契丹也。兵無妙于閒。閒無妙于反。閒古之人乃善言慰之。善食遣之。以佐我神出鬼行之奧。而今第以詰奸細爲功。不以用奸細爲略。又不知其解也。其策如此。給諫章正宸抗疏彈相國王應熊。天子將罪之。賴公諍得廢爲民。烈皇帝英武彰。痺毋赦。而臣下一以蒙蔽爲事。上遂謂在廷無一人。政府部院等視官如傳舍。事多廢不舉。公嘗歎之。是冬。闖賊入秦晉。獻賊破楚蜀。內外帑一空。營兵解體。而廷臣持文法。朋黨賄賂益甚。上不時召對。公言用兵以人心爲本。人心樂爲之用。雖寡亦強。人不樂用。雖衆亦弱。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于楊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營壘。再苦于宋一鶴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勦兵安民爲辭。一時愚民被惑。望風投降。而賊又爲散財賑貧。發粟賑飢。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志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着。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須從督府鎮將約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至人心轉。賊勢孤。而後相機操縱。勦撫並行。獻闖皆游。

釜魚矣。又言今日泄泄譴譴各持兩可之謀未定一成之畫甯可斷送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卽如楚寇一事人心作何收拾左帥作何安頓通盤算止爭一着其可再誤乎對入未省甲申正月闖報益警部議各官助銅助餉助糶在朝多借差出外公銷杯觥質袍帶應之三月賊入畿輔京師滿城洶洶傳賊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樞終日會官羣訟揚揚得意如平時初二始議守城初十募官民人等助餉上日召百官大僚且挾持羣下欲使箝口不言而庶臣猶有因召對希冀者每對大僚便稱待罪庶臣默然而已上見舉朝如此對罷未嘗不痛哭回宮公每罷朝歸邸卸袍帶輒歎曰事不可爲矣十六賊至城下異時敵至去城百里近亦數十里營卒登陴率皆沉湎歌呼未嘗望見敵今乃猝遇賊城上下砲交發城外火光際天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見唯唯否否或曰無害或曰奈何惟議巡街閉門無一勝算也十七旦公持所撰誥勅詣內閣午門內外寂無一人頃之范文貞周文節踵至是日俱待班上退朝諸臣見事急聚語殿門十八雨道無行人公邸西偏近城九門禁守不通往來但聞砲聲震響緣城解舍傾圮賊箭墜城中如蝟是夜大風驟雨雷電交作十九丁未天色陰慘自十六賊至城下砲聲晝夜不絕至是日辰刻寂然無聲公曰城破矣亟出視之賊騎遍滿道路城中人往來疾馳哭聲動地上已崩煤山民間未知也共傳已南幸公起沐浴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北面望闕拜曰臣未能報國如何起持印授僕曰上果南幸卽持此間赴行在復南面遙拜辭母曰母生兒不能養旣不能盡忠又不能盡孝欲長依膝下不可得矣因泣下舉家皆哭時朱李二妾哭失聲公止之曰毋亂人懷忽緋衣賊二人露刃馳入左右走匿賊睨公安坐不動賊顧四壁蕭然乃去公遂同二妾閉一小室中自經諸僕排戶入救之公及李

妾皆復醒。而朱絕矣。僕泣勸曰：太夫人在。主未可死。頃訪萬歲。昨三鼓果出。齊化門南幸矣。公曰：不死。正恐留此身爲太夫人辱耳。且以吾意料。皇上必不南。先是兵部郎成德與公同年。壬午至吳中。相與極歡。後成誤聽小人閒言。怒而去。久之。自覺其誤。復友善如初。至是成貽書以慷慨從容二義相質。公答書云：吾輩舍一死別無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國家大運。一身大數。總有天主之。天子成仁成義。故無憾也。弟幸老母在家。何以安老年伯母乎。勉之。吾輩正不必遜古人耳。乃夜簡書籍。俾僕攜歸。二十戊申。手書二函。一寄弟。一付子王。玉。俄有朝士數人。微服相過。中有削髮者。謂公曰：皇上已南。吾輩以此故偷生。君可不死。因涕泣相勸。公曰：吾意已定。君等休矣。于是李妾哭而前曰：妾死。主手當使主殮妾。妾義不後死。遂立乞紗帨自經。公命市棺三。以二殯朱李。指其一棺謂僕曰：留此殯我。于是衆始慚退。公呼僕曰：吾世受國恩。身居秘署。自辛未至今。十三年矣。今見國破君亡。爲人臣子。分固應死。太夫人年老。聞信必過哀。歸語吾子。謹事太夫人。吾得正而死。死復有二妾。天之與我厚矣。卽皇上未南。南中必有新主。但天下事末之如何耳。言已。命僕出。起題壁曰：馬世奇同二妾殉此。遂自經。僕入視之。左手握椅。右手撫几。正襟端坐如生。年六十一。公嘗曰：疾風知勁。何如勿遇疾風。板蕩識忠。何如勿逢版蕩。噫。忠矣。其與弟書曰：元升一門四人俱死。吾一室三人。庶可相匹。衛門多有削髮爲僧。雖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義未免有礙。然亦不得已之苦心。彼念主上猶存南也。忠臣不事二君。吾自當以一死報主上。數月前主意已定。不忍忽然者。母親耳。吾幸全受全歸。母親自可無憾。且魂氣無所不至。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固時時周旋母親之側也。江南此時恐亦無乾淨土。念之憤絕。又與子書云：京都失守。一籌莫展。真所謂死有餘責。不

能忽然者。汝祖母及汝母汝兄弟耳。忠孝二字。是吾家風。好守之一姐先死。玉潤後死。女流得此。尤稱殊節。吾可無憾矣。吾文共十二本。文章三卷。經書各五本。俱附歸。我躬不閱。皇恤此事。積習未能忘耳。主人在南。南中或可無事。當力慰祖母。勿以我爲痛。加餐以延大年可也。諸相知一一寄勗。吾殉國信至。當又惜諸君筆墨。其實自愧尙多。名非所貴。但兩侍妾殊節。不可不一表揚耳。玉潤父母。可善待之。吾少時嘗夢詠詩二句。從今別卻江南日。化作啼鵲帶血歸。此文山語也。特與汝識之。舊歲又夢汝祖父語我曰。汝六十一歲。羈星在命。過不得。吾以語戴如雲。如雲謂必無是事。以中年填起金星爲恩星也。今成我以千秋之節。又有兩侍妾爲我添此光彩。亦何必非恩乎。公六七歲時。父夢抱之北向再拜曰。臣位至侍郎。不能報國。一死以謝陛下。痛哭而覺。甲子登賢書。公夜夢高皇帝白衣冠南向。公白衣冠東向。侍相與語。已而相向泣。辛未。成進士。報捷之夜。父夢前妻徐孺人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掩袂涕泣而去。公之始終大節。蓋天定云。公弱冠卽受知顧端文公。題其行稿。有夾輔桑榆之祝。門人龔廷祥年三十餘。敝蹤青衫。無能物色。公一見。許爲端人。令子弟執北面禮。南都贈公禮部右侍郎。諡文忠。二妾皆贈以孺人祀旌忠祠廡。一子入監讀書。宏光時。准禮臣疏請。于京中總建一祠。祀殉難諸臣。賜名旌忠。姪馬瑞乞假定省。公云。旣冠進賢。雖暫家食。宜爲進業地。毋爲偷閒地。閒時做得忙時用一語。蓋三復之後。又寄書云。姪妙年高第。甚非詩盟酒社優游自放之日也。古來名臣大業。得力于郡邑。殊多有其心。則其才無不可擴而至也。

劉理順十九日。緘。

劉理順字復禮號湛六河南開封杞縣人萬歷三十一年癸卯舉于鄉凡十上春官不第人惜公數奇公自視夷然至崇禎甲戌成進士廷試第一先是擬首李焜上親閱公卷稱旨遂擢冠多士而李置二甲第一一人爭榮之公曰科名固分內事昔宋王曾及第或嘲之公曰平生志不在溫飽今茲之舉吾懼伊始何榮爲人服其志謂異時必卓有堅立初授修撰丙子記注起居己卯典閩試其程式皆深于理學湛于道德之言踰年遷諭德癸卯分考禮闈所得多文章節義之士甲申三月十九平旦公入朝門未啓大理卿凌義渠侍郎吳履中至傳報賊騎入城相顧愕然俄傳上崩公撫膺大慟曰理順荷上特簡無所報効國事至此萬死莫贖還寓手書粘于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余何不然旣掇巍科豈可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北面再拜自經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僕四人俱殉一云并婢僕十八人閣門縊死公素爲德鄉里其魁天下也鄉人書榜于門曰天從人願至是賊多中州人有數百騎至其寓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居鄉極善里人無不沐其惠者吾輩李奉將軍令正來護衛公以報厚德何遽死也俱下馬痛哭羅拜而去時爲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爲最南都贈公詹事府正詹事諡曰文正妻萬氏贈淑人并妾李氏同祀忠旌祠

嘗歷考宋元以來以狀元死事者于宋得三人何桌文天祥陳文龍于元得三人李黼秦不華李齊而本朝乃五人焉遜國之時則黃侍中觀土木之難則有曹文忠鼎北京之變則劉文正理順而浙東有余庶子煌江右有劉中允同升先後皆死國事此亦科名人物之盛軼于前代者也余公煌字武貞紹興會稽人天啓乙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起居注時魏忠賢方用事修三朝要典一書公以

史官連署銜名。崇禎中。歷官至中允。諭德。至左庶子。以前事爲論者所訾。故不得大用。魯王監國浙東。起拜爲兵部尙書。北兵至。投水而死。劉公同升。字晉卿。吉安吉水人。崇禎丁丑科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樞輔楊嗣昌之奪情也。上方銳意滅賊。嚮用公。與編修趙士春交章劾奏。因俱降謫。公補福建按察司知事。復官。陞右中允。起義不克。遂死于峽江。二公之死。皆死于崇禎以後。以科名。故連次書之。

論曰。劉公其遜國時。黃伯瀾後一人哉。不然。竝列鼎元。適遭大故。一門靖節。何大致相類也。先後相距。幾三百年。取義成仁。較如一轍。語云。非常之時。賢者出焉。其謂是歟。臣死君忠也。子死父孝也。妻死夫節也。僕死主義也。忠孝節義。萃于一門。可謂盛矣。可謂難矣。而劉公復以狀元及第。兼此四美。尤盛中之盛。難中之難也。馨炤青史。休哉。

吳麟徵

吳麟徵。字來玉。號磊齋。浙江嘉興海鹽人。天啓壬戌進士。初任江西建昌司李。丁憂。起補閩之興化。平反出入獄。無冤民。綜核諸屬吏。莫敢以私進。有暮夜卻金風。以治行高等。徵拜吏科給事中。同官章正宸。莊鰲獻。以建言忤旨。下獄。公上疏力救。又論安民之本。在于守令。守廉。則令不敢貪。守慈。則令不敢虐。守精明。則令不敢叢脞。且爲令者衆。又多操刀學割之徒。故遴別難精。爲守者寡。皆循資積俸而升。故才品易核。願皇上廷推禮遣。凡生民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于天子。追續成而後加。不次之擢。上不能用。歷兵刑兩垣。後掌吏垣。見盜賊竄起。民生凋瘁。屢疏乞身。任危疆。竟不見許。庚辰。大計時。三吳守令。倚要人爲

窟穴。吏部拱手莫敢問。公與掌河南道祁公彪佳。矢志澄清。凡吞舟漏網者。皆置拾遺白簡中。窮奇饕餮。爲之一清。故事。掌吏垣者。計吏事竣。卽其月優擢太常。獨公不至宰相之門。一駭再駭。政輔乞骸。公命始下。此甲申三月初七也。時寇警且迫。公以十二受事。十五奉命坐西直門。十六甲辰。寇突至城下。公擐甲衣短衣。寢處城隅。寇攻西北一帶最急。西直尤當賊衝。同守者相繼避去。公遺友人書曰。時事決裂。一旦至此。同官潛身遠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時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公登陴周視。矢叢射如蝟。屹立不稍退。指麾益厲。士卒匱糧已五月。莫肯用命。公夜坐撫病卒。忽墮大砲。破瓦落公案前。椽檣盡倒。公神色不變。手撫如故。士卒皆感泣。十七乙巳。公親督徒者載土石塞門。城頭宦寺鮮服怒馬相視。不尙開門納難民。賊數百騎尾其後。不覺。公手施箭砲。賊稍卻。始從公義塞門。城頭宦寺鮮服怒馬相視。不驚。高擎青蓋馳走。雜撓守卒。欲擅啓閉。凡坐門諸臣。俱不得登城望賊。公奪路上城。見賊忽盡易緋衣。俄而同守一官。亦易緋衣登陴。公怪而目叱之。是夕更深。太監某密遣二卒。手箭飛至。斬關求出。公親詰之。語塞。乃厲卻之。俄從德勝門去矣。十八丙午。賊集城隍。多羸弱男子。公召諸卒諭之。能殺一賊者。賞五十金。須臾。健卒數百繯城。格殺賊百餘人。擒十餘人。卽斬之城下。賊分馬步。東西迴顧。狀如欲退。城上歡呼。公曰。此賊狡耳。必合營至矣。未幾。果大至。攻益急。戚臣貴臣相與議。勢不可支。公請見天子言狀。至西長安門。二鼓矣。門守少宰沈惟炳。禁出入。公排門直入。門遇輔臣魏藻德。引公手曰。朝廷大福。自無他虞。旦夕兵餉且集。公何勿遽爲。拉公同出。公旣不得面望。復走謁總憲李公拜畢。道不可爲狀。相持而泣。遂還西直門。十九丁未。黎明。宮人數千百競從東華門出。城中大擾。訛言天子他幸。城守益弛。賊遂緣德勝門。

入守卒盡逸。公卽距戶自經。爲從者所解。擁公哭。公曰：我若得一見天子。吾無憾矣。從者侍公走。風塵滿面。卒不能前。入道左三元祠。舉首視屋梁曰：吾終此矣。遂索酒飲。語從人曰：吾受恩列卿寺。國亡賊入。雖君父消息未真。亦何顏自活。衆皆哭。公止之曰：無亂我方寸。且睡去。約二鼓。公喉間格格有聲。家人張儉者先覺。共起視。已用舊帨作結自經。亟解之。得甦。公曰：悞我悞我。家人泣而請曰：明旦待祝孝廉至。可一訣。公許之。蓋祝淵乃公之密友。同鄉舉人。以奏對劉宗周被逮。時留京師也。公遂起作絕筆云：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而失。雖上有亢龍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諫垣。不能匡救。法應褫服。殮時用角巾青衣。覆以單衾。墊以布蓆。足矣。棺宜速歸。恐繁先人之望。茫茫泉路。爛爛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罪臣吳麟徵絕筆。又寄弟偏沅中丞麟瑞書。則憂江南有事。寄從弟書。則明生平學文山。要窮就窮。要死死之志。寄諸子。則教以讀書明義理。崇儉朴。不能北面事人。義是日。有同官某。既身許賊。復遣一役招公。謀歸里。公應役去。已而復來。擠之戶外。逆臣高翔漢。已授賊署。雅知重公。解說百端。公厲辭卻之。恨恨去。祝孝廉聞狀。來視公。公酌酒慷慨與別。相對泣數行下。告孝廉曰：往子問道山陰。劉念臺先生。先生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之。授命。我初意也。我會試放榜之夕。夢一人。叉手向背。口吟文信國句贈之。云：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問路人云：是劉宗周。我與劉同出。而劉先急。今山河破碎。不死何爲。我陳整飭。江南樞臣。不許我請身任危疆。冢臣不許。天下事尙可爲。只索待之後人耳。或曰：黃冠歸故鄉。今亦可然否。公笑曰：文山之言。雖爾。文山之事。若何。抵暮。孝廉別公去。遂投環。移刻乃逝。顏色凜凜。白髯戟張。三日含。瞑如生時。傳賊將甘心殉節者。左右錯愕。無所

出倪公元璐六日始殮許公直昇尸驗視得殮施公邦曜賴江右曾明經子聿得殮李公邦華既殮懼不敢蓋棺惟孝廉曾公遺命卽日棺殮卒亦無患賊旣入京八門齊啓惟西直門堅塞不能開二十日猶聞砲攻二十一日始得寂然卒從平子德勝門而入西直尚無恙後大清師至燕于五月初七遣城西御史某發掘西直門然後盡開其有功城守若此當癸未冬甲申春間有撤甯遠守關門之議督臣王永吉樞臣張縉彥鎮臣吳三桂倡之天子下其議惟公言撤之便一時廷論羣議之輔臣陳演魏藻德尤與公左次輔方岳貢貽書南司馬史可法深咎公守關之議事竟寢又嘗于壬午冬陳整飭江南根本重地爲京師應援請假南司馬以權節制諸帥亦爲羣論所格云南都贈公兵部右侍郎諡忠節祀旌忠祠初城陷訛言先帝匿前門外從者多勸公削髮南遜圖事報國公語之曰我身居諫垣言不足動主目擊時危每欲牽御衣哭陳其詳自觸而死以尸爲諫況國破日乎

論曰燕京之難殉者數人然死則死耳于國事未有濟也惟公則不然使棄甯遠從吳帥之說行上則爲奉天之李晟次則爲汴都之种師道無難也何至封豕長蛇憑陵無忌覆我宗社賊我君父哉卽不然人盡堅守如公賊頓兵城下援師漸集有鳥奔獸潰耳況得早從公南司馬節制諸帥之議威柄旣肅勤王義旅可一呼集乎然則世徒以殉節目公豈爲知公者哉

周鳳翔

周鳳翔字儀伯號巢軒浙江紹興山陰人父名思觀曾封肝救親以孝著公生而有異徵聰穎絕世識者以大器期之天啓甲子鄉試第三名崇禎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詞林故清署史臣第雍容以文學相高

言涉時事。輒引代庖爲解。公獨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屢常滿。每抵掌談天下事。不爲首鼠兩端。橐筆三期。聲稱日出。庚午。晉編修。丙子。典江西試。丁丑。充經筵講官。旣入侍金華。退而歎曰。明主孳孳向學。遜志時敏。而講臣不竭忠。悉智以迪宸聽。非忠也。中夜拊膺。冀有啓渥。未幾。陞南司業。雍正久弛。師坐倚席不講。公釐飭甚詳。已而陞左中允。轉左諭德。時國家多事。公感上恩。每一召對。掀髯昌言。其意琅然。同列悚聽。嘗陳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每有披陳。上爲傾聽。癸未。分較禮園。如沈公泓。黃公淳耀。名流皆出其門。每接見。輒以大義相勉。甲申三月。都城陷。賊令各官報名。時公猶未知先帝存歿。欲趨朝。蹤跡之比。入陞見。光景大異。同朝諸臣有憂而不敢出聲者。有相聚偶語者。有面無人色者。有揚揚得意。自詫與朝佐命者。有侈口誦賊功德者。公不覺掩面痛哭失聲。亟趨歸寓。所謂吳公甘來曰。臣子義在必死。然必得一視大行梓宮。縞素慟哭。乃無憾。吳然之。二十一。聞梓宮暴露東華門外。赴哭。慟絕。卽投金水橋下。水淺不死。歸寓。作書貽父母曰。國君死社稷。臣子無不死君父之理。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矢之來生。復賦絕命詩一首。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家蓋具慶也。哀哉。向闕再拜。自經。二妾從之俱死。公爲人明達魁岸。學問博洽。嘗論史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與奸臣共天下。元與族類共天下。我國朝皆無之。可謂盛已。但邊防海運。最爲今日急務。又論學曰。大凡論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奚能見道。昔者朱陸之辨。虛心求是也。今日之辨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已晦。持論聲。聽者忘倦。知其臨難殉節。非由氣激者矣。乙酉。贈公禮部左侍郎。諡文節。

論曰。公死視倪馬諸公蓋獨後云。然當先帝龍馭上賓。倉皇無知其事者。皆以爲南幸金陵。如明皇幸蜀故事。公不卽死。猶庶幾伺間竄逸。得執羈梏以從靈武之駕也。然公亦幸以是刻死耳。否則刀鋸在前。桁楊在後。無論辱身屈膝者。昧心蒙面。卽刑僇以死。不得從諸君子後矣。公亦慷慨蹈義者哉。公之子周忠王。

汪偉

簡討汪偉。字叔度。號源長。徽州休甯人。其先徙應天。爲上元人。少英俊。崇禎戊辰。登進士。授知慈谿縣。故巖邑。公以廉平清淨治之。政聲大著。烈皇帝時。念邦家多難。木天片席。常預儲。敷歷中外。安攘文武之才。爲異日綸扉揆席地。乃詔擇縣令司理治行卓絕者。試其甲乙。入值金華。公名在高等。補翰林院簡討。時人有登仙之羨。公獨思仰報天子拔擢。與爲國掄才。破格用人。至意益摩厲洗濯。留心經濟。尋充東宮講官。每得四方警報。輒撫膺流涕。壬午。流寇破荆襄。南都日虞震鄰。公上憂宗社。下念桑梓。上江防網繆疏。大略謂留都城週百二十里。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賊自北而來。則淮爲之防。賊自上而下。則九江爲之防。故禦淮卽以禦江。而守九江卽以守金陵。今淮上有督撫史可法。屹然長淮保障矣。九江一郡。當江漢之衝。嘗以地形考之。武昌藩蔽九江。九江藩蔽太平。太平藩蔽金陵。宜有重臣駐節武昌。九江則設立督撫。而太平采石。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于此。作聲援而鞏塹壘。武操臣宜駐師新江口。文操臣宜往巡來練江北浦口。江面頗狹。一葦可航。制亦宜如采石。以兵部侍郎分守。城中之守。雖有軍士粗具名目。難恃無恐。大司馬多爲參贊。於百姓尊而不親。所應亟補府尹府丞之官。重其權。久其任。以聯百

萬士民之心。如御史詹爾選、葉樹聲、郭維經、成勇、巡撫袁繼咸、方孔昭、清貞端亮，皆不二心之臣。應擢卿貳，以備江上督撫之選。或酌資俸，以備府尹府丞之用，必能實心任事，漸有成功。疏入，報聞。癸未，分較會試，得顧咸建、本房甲申、閻賊漸近都城。遺書友人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累日不食，謂繼妻耿氏曰：死，吾決矣。耿氏曰：苟事不測，請從君死。城陷，出問乘輿所在，繞宮門者三，則宮人皆逃出矣。遂趨吳給事甘來所，約同殉難。還寓，手書遺子孝廉，觀生曰：嗚呼！我生不辰，丁此國難，講讀之官，既無事權可爲，一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以自靖而已。繼室耿氏，少年節烈，矢志不移，乃于城陷之日，恬然從我而死，使萬世之後，知我朝復有趙昂發也。吾兒讀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勿辱先人。老母不能終養，幼子晉生，年甫四歲，不能撫之成人，皆吾兒事也。柩不得還，以吾夫婦衣冠招魂，葬之華山張家岡，俾魂魄常得依吾父母也。凡我親友，俱爲致聲。天下事有可爲，不可失忠孝念頭也。書畢，與妻呼酒命酌，大書前人語于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因具袍笏，北向拜闕，南向拜母，乃爲兩纒于梁間，公以便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縊，耿氏復揮曰：止！我輩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纒，正左右序而死。人比之結纓易箆云。時長子觀生，壬午舉人，晉生、耿氏出，耿氏年僅二十。三以晉生托其弟耿元吉匿之，長班家，後得歸。南都贈公詹事府少詹事，諡文烈。耿氏贈恭人，並祀旌忠祠。蓋烈皇帝朝特簡推知入翰林，死節者惟公一人，而孟進士章明、顧錢塘咸建、劉南昌曙三人，又皆以公門人死節，子觀生，清修潔操，能繼父風。

論曰：唐宋取士，首重制科，苟不登是選，雖方州將相，不稱榮遇。明庶常之拔，與之相類，但制科少簡。

于歷任之後。故文學政事。蓋有兼隆。庶常則釋褐受職。石渠天祿。未免徒以雕龍繡虎之業。相目三百年曠制。至先帝始復。公實膺其選。可不謂殊恩乎。及銅駝荆棘。館僚自外入者。爭匍伏屈膝不暇。非公仗義死節。幾何不笑先帝此典爲多事哉。典以一人重信夫。

公嘗書邸壁云。看世不破。爲世所弄。公之取義。真能超脫生死者乎。野乘載長子名觀。而啓禎錄則云。觀生。疑觀爲是。姑存之。以俟。

吳甘來

戶科給事中吳甘來。字和受。一字節之。號鞏庵。江西瑞州新昌人。少就塾。卽能盡識雲臺二十八將姓氏。長益博綜羣書。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家諸子。若數家珍。弱冠舉于鄉。崇禎戊辰。成進士。與汪公偉同出香山。何公吾驕門。初授中書。壬申擢入刑科。居歲餘。封事凡數十上。悉關國事。君德人材民命之大。意有不可。輒力諍。雖權貴人不避。輦下嘖嘖稱真諫議。時大司農畢自嚴。註誤下詔獄。道路咸不平。然當事輒無敢出一言爲訟寃者。公首昌言于朝曰。漢臣賈誼有云。簾遠地則堂高。簾近地則堂卑。三公之貴。天子已改容禮之。不宜復加縲紲。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豫遠不敬也。又谷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犬馬有勞于人。尙加帷蓋之賜。況國之功臣哉。今畢公于六卿首膺宮銜。又揣握計務。籌畫儲精。已閱六載。比之律例。應在議貴。議勤。力爲申救。語大愷切。未幾。讀禮歸。越三年。復補前職。己卯。典閩試。入闈。焚香籲天。願得一二奇才。如文成忠肅者。爲國家股肱心膂。聿奏泰平。比榜發。得士彬彬稱盛。如何公家駒。陳公亭。俱名雋。後莅吳。著政聲云。未幾。請告。癸未。起兵科。左旋。掌戶科。時中外多故。荆襄數郡。賊

未至而撫道諸臣稱率護籓以去。公撫膺痛哭曰：是借題遜遁也。盡若此，則皇上之城社、人民誰得禦者？因抗章謂：天子衆建親親，將使籓屏帝室，猝有緩急，捐私倡義，爲朝廷守。詩曰：宗子維城。此之謂也。今風鶴纒傳，一朝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殲掃之功，次之不能仗劍登陴，効死守之義，先去以爲民望，而諸臣猶嘒嘒擁衛自功，修練儲備，明旨謂何？今天潢繡錯，所在要區，若悉借護籓爲掩罪地，將維城爲可留可去之人，卽名都亦可守可去之士，將來功罪不著，賞罰不明，莫此爲甚。惟陛下留意，疏入，上覽而嗟嘆，然亦無如何也。未幾，分較禮闈，人或爲公得士賀，而公蒿目時艱，不以桃李盈門故色喜也。甲申春，逆寇逼京，公顧其弟泰來曰：叨爲侍從，義不可辱，成仁取義，願交勉之。泰來不能從，及城陷，聞帝凶問，公獨沐浴衣冠自殺。南都贈公太常寺卿，錄一子予祭葬，諡忠節，祀旌忠祠。

公與周鳳翔連寓賊薄京師，兄禮部員外泰來至寓，執公手泣曰：事勢至此，奈何？公曰：有死無二，義也。家人進飲食，卻之，有勸潛遁者，公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願欲苟全活耶？遂作詩，以後事囑其兄弟，簡几上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公相與慟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遜國程濟，皆可爲也，否則求真人于白水，起掛鄒子，有仍是我，雖死猶生也，努力勉之。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賦絕命詩云：到底誰貽國事憂，疾雷悄悄破城頭。君臣義命乾坤晚，狐兔干戈風雨秋。極目江山空淚灑，傷心仁義一身周。也知此日難爭討，惟取忠肝萬古留。引佩帶自縊死。史略編年所載俱同。啓禎錄云：公語弟泰來曰：吾兄弟受國恩，義不可辱。云云。雉經而卒。余覽甲申春任籍時，六垣計數十人，惟公一人死節，餘或逃或遭刑辱，或汙僞命，視公賢。

不肖何如也。語曰：主辱臣死，未聞主死而臣猶可以生者。況于反面事賊，恬不知恥，綱常名教，至申酉之際，掃地盡矣。哀哉。

論曰：死固不易哉。吳公兄弟均受國恩，使城陷俱烈烈死，豈不與孟忠貞父子並傳。然卒不能顧土，亦各行其志耳。

諸書俱載，緜獨野乘載自殺，泰來、同胞也。後降賊，野乘與啓禎俱云公之弟，而編年則云公之兄，俱錄之，以俟攷。

王章

王章，字漢臣，號芳洲，南直武進人。幼時貧，性至孝，葬父至手自封樹，嘗夢昭烈帝與揖，且告之曰：公忠孝人也。異時當不徒以功名終。天啓辛酉，領鄉薦，崇禎戊辰成進士，榜前數日，公所居里潮輒至者三，若盤旋狀，居民咄咄稱異事。庚午，令諸暨，不半載，頌神君，適寇弄兵東海，鄞當其衝，缺善吏，臺使者以公才爲請于朝，將調鄞，暨民間之呼號奔走，願借寇君而鄞令且下，鄞人來迎者，暨爭逐之，公不獲已，密遣鄞人而正告暨曰：若等父事子，而予視若等猶子也，何言去去亦何忍亟。雖然，其若鄞命何。居有頃，卒去暨如鄞，暨之民德公，常山之崖，肖像祠焉。鄞故劇土，廣袤四百八十里，視暨號難治，公自下車迄底績，凡八年。俗喁喁向風，蓋公治鄞一如治暨，而鄞人之德公亦無異于暨人之德公也。最聞稍遷工部主事，考選授陝西道御史，巡甘肅，蓋特恩也。公入關，貪墨望風解綬，由嘉峪抵天山，悉單騎躬行撫賞，番人畏威懷德，至焚香獻酪以去。雨河旱，率屬步禱，不雨，爲文檄神廟，檄焚雨如注，下人呼爲御史雨。故例邊屬較士率

用按監自隴以西二十五庠報雋者科一二人或盡檄不得一士自公鑿衡而卯闌捷者六人凡巡未竣而封事數十上悉關軍國大計至劾內臣殺良冒功糾甘撫剝民侵餉罪藩差擾驛陷良尤侃侃不避權貴庚辰讀禮歸服闋補河南道甲申賊勢孔亟因陳保江南策謂沿江上下轄諸險隘宜如邊制聯絡堡墩州邑巨室有聞警潛移者法無赦仍沿其貲充餉又上奠畿輔策謂遣四夷以分敵勢撤邊兵以壯神京調降丁以搗賊巢因薦惠世楊可大任惜不果用都御史李邦華謂公負文武略題授巡視京營時二月六日也既受事有南下者索家信公書數字云全晉既殘關門告急臣子不復問身家矣皇上真如堯舜而下絕無應手之人奈何無他及語二十六日真保破京師震驚調營五萬軍城外襄城伯帥之而公督在城兵計堞分守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凡十五晝夜三月十八日賊攻彰義門公督將士堅壁以守矢集如雨弗卻也賊破入守平則門向明譁上崩軍無固志公猶手擊二礮傷賊賊少沮頃之城陷公語同事科臣光時亨曰事至此時惟有一死時亨曰如是死委同士卒死奚異莫若入朝覲帝行在不獲則死死得所也公許諾時亨遽易服將強公公曰否否子之造朝者恐同士卒委草莽期烈烈死也若去爾冠易爾服官不官卒不卒奈何無易便行數武賊騎掩至叱下馬時亨遽離鞍韞前立且請降賊持刃問公曰降否公叱之曰不降賊以刃碎公膝墜馬公坐地大罵賊怒手刃公棄走或謂卽牛金星也公僕某索公急望見公怒目張口一手據地坐以爲猶生也亟呼不應遇害矣一力士負公抵寓與之金返詢姓名不答辭去賊令死忠者寓毋兵兵者斬賊固多秦人過者輒曰此故京營御史居停也曾巡甘肅有惠政羅拜乃去夫人姜氏聞變慟絕乙酉贈公大理寺卿諡忠烈予祭葬南都浙江毘陵三處建祠蔭子之

柯錦衣世襲。而光時亨卒以降賊棄市。公次子之拭。字瞻卿。入閩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請終喪。許之。因寓義烏。浙東陷。被擒。不屈以死。蓋常州言父子死節者稱王氏。

論曰。余聞王公恂恂長者。雖擢巍科。居要職。未嘗以權勢炫耀鄉里。及遇變。慷慨顧叱凶徒。精貫白日。又何卓卓也。使公早從時亨言。易服趨朝。可幸不死。不免于辱身踐行。乃時亨者。不死長安。而終死金陵西市。正公廟祀易名時也。人亦何可不爲忠烈哉。

贈公一律

大廈難憑一木支。靡他自許獨登陴。鼓沉夕炤神逾勁。旄落晨星志不移。血濺山陵酬祖德。魂依宮樹答君知。生來佩盡丸熊教。白刃鋒頭鍊孝思。

附記

現公之故廬在郡城。自父子殉節後。無人居守。有郡人吳閻者。字孟巖。大清朝進士。適因小恙。欲借其室靜息。遂肩輿而入。忽見公紗幘紅袍。自屏後趨出。端坐廳中。吳閻大駭。卽返。疾甚。未幾卒。然則公之忠靈亦顯赫矣哉。

陳良謨

陳良謨。原名天工。字士亮。號寅日。鄞縣人。崇禎辛未進士。改今名。父某。沒官雲南。以貧故。不能歸櫬。後得第。謁選。求援大理府司理。乃奔喪歸。癸酉。分考鄉闈。舉卓異。入爲四川道御史。己卯。巡按四川。屬吏憚之。不敢爲非。甲申正月。夢拜文文山于堂下。文山揖之起。曰。公與予先後人品相同。何下拜。三月十七。城陷。

大書二十字于桌曰。國運遭陽九。君王遭難時。人臣當殉節。忠孝兩無虧。仆地昏暈者數四。自是水漿不入口。其族姪勸無死曰。吾志非一日矣。時有執友季芳泰在旁。公曰。吾爲國死。義不顧家。止此先君窀穸。老母侍養。嗣繼未定。須一言。言不足悉。因賦詩云。中天懸日月。四海所畢照。條爾陰霧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簿蝕一時變。書至此。忽颺風襲牖。曰。異哉。此風隨續云。電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明君。媿予沉痾久。床第淹數旬。背城執盡瘁。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靈。惜爾順民形。載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卽逆民。參觀非一日。蒼蒼不可問。亡國我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報君恩。末題云。爲子爲臣。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大明監察御史陳良謨。書于賊陷北京之日。遂付季收。未幾。聞帝崩。大慟曰。吾所以隱忍至此者。爲帝在也。今已矣。吾死晚矣。諸僕羅泣不從。痛飲扃戶。爲纒于梁。欲自縊。有妾時氏。京師人。年十七。甫娶。百有三日。端服靚粧。候公同盡。公謂曰。吾年逾五十。無子。汝今有娠。倘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汝必勉之。欲遣人送之。母家。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臣死。君妾死。主分也。與其爲賊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遂入投纒。公別作一纒。與之同盡。諸僕從窗隙泣窺之。公上立。挂藍帕。噴血滿地。時氏以紅絲帶縊于旁。破窗踰入。公氣未絕。戒勿動。時氏彼腕力軟。不能卽逝。我緊之。幸盡。汝爲我。高其懸。汝送我終。猶吾子也。諸僕泣曰。主人此去。定爲正神。公曰。然。吾當佑汝。遂絕。南都贈太僕寺少卿。諡恭愍。時氏贈孺人。同祀旌忠祠。

論曰。恭愍之死。較他人更難。上有老親。下無血嗣。而又寵愛在旁。毫不繫戀。真大解脫人。至時孺人韶顏穉齒。玉節霜標。茲二人者。可謂飛越愛河。游行劍樹。同上天宮者也。豈徒血性決烈也哉。

陳純德

御史陳純德字靜生號澹元湖廣永州零陵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是榜二甲進士俱蒙恩召對稱旨即除翰林科道等職公以奏對詳明授福建道御史癸未督學順天方抵任以遵化警不能前遂回京賊入京公自經死其同進士召對者特旨除翰林五人科道各五人共十五人死者惟公一人南京贈太僕寺少卿諡恭節祀旌忠祠

是年死節三御史二陳公與王忠烈公是也

編年云公時提督北直學校行部方至易水試士猶未竟聞都城賊警即戎裝入都不數日而城陷遂自縊

忠逆史云各單多注死難而國難錄註二夾留用非也或者被執不屈而以刑死故註刑辱諸臣內然諸書俱稱殉難文臣二十一人而公咸列其中且南都明有諡典及賜祀旌忠祠則公之自縊斷非無徵可知也他說概可廢也

申佳允

申佳允字并眉號素園永年人天啓辛酉舉人崇禎辛未進士出文太史之門授儀封知縣三載調繁杞縣賊掃地王率萬人攻杞公登陴固守手劍斬一人乃退築磚城以清廉第一稱擢吏部文選司主事獎人才絕奔競屢上封事銓政肅然轉考功員外郎會公之師文文肅與韓城有隙中以微法并及公降南京國子監博士陞太僕寺寺丞甲申二月以牧事出巡近郊聞賊薄居庸分兵自常山入畿南郡縣望風

奔潰。朝臣多藉事引去。左右咸勸公曰：京師且危，旣在外，可無與。公慨然流涕曰：我固知京師當不支，其如皇上何。乃星馳入都。時三月十二事也。知大事已去，以書貽子涵光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在朝在野，無二道也。天下事壞于貪生畏死，死于疾，死于利，死于刑戮，死于房幃鬪爭，均死也。數者甯死不惜，遇君父大節縮手垂涕，百計求免，此真不善用死矣。吾受國恩，誓以死報。是時其母太安人年近七十，迎養京邸。左右以此爲解，曰：吾業以身許國，勢難兩全。十八聚賓客爲幼子煜行冠禮，曰：此人年近七十，迎養京邸，左右以此爲解，曰：吾業以身許國，勢難兩全。十八聚賓客爲幼子煜行冠禮，曰：此宋尹衡州所謂冠帶見先人于地下也。因以生平所著詩文付之，曰：吾作官無長物，半生精力盡此矣。十九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公曰：吾來此何爲者，入而避，何如避而不入。已聞宮中變，仰天呼聖明者三，視兩僕固守不去，給之曰：往吾拜客時，擇有善地，可隨行至王恭廠，有井泓然，兩僕知其意，急挽之，斷袖躍入。兩僕號呼垂綆救之。公在下呼曰：汝等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莫過慟也。時年四十有二，未幾賊從關東潰回，欲肆焚戮。幼子煜挾太安人奪門出，童僕皆從，有傭書徐起鳳者，從公已十年矣。號泣請留曰：我等俱去，柝誰與守。賊果焚民居，及寓。徐跪曰：吾主以忠死，願弗焚。賊怒鞭之。徐叩請愈哀，賊感動，卒不焚。及大兵至，逐居民外徙，徐懼，徧求其同里，得鑄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舁棺天甯寺，故得全。徐之力也。南都詔贈太僕寺少卿，諡節愍。祀旌忠祠。子涵光，高才峻品，與弟煜並以詩文名世。

公一字孔嘉，號濬源，疏請公卹者爲白侍御公抱一，亦獨行君子云。他本有載公縊者。

論曰：往余遊白門時，素園先生方左遷國博，枉顧旅邸，歡相得也。稔知其少孤，事太安人孝，爲孝廉時，有和丸草，今慷慨赴難，視死如歸，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信夫。吾見神京淪陷，若作宦者，肯遜出

都門便稱高蹈。若公反從外入，與城存亡，素志已定，非若臨事無可如何，只得一死者比也。特太君高年，何不先護送出京，免其驚痛，意愛日之誠，殆有須臾不忍離膝下者乎。

許直

許直字若魯，揚州如臯人。崇禎甲戌進士，初令義烏。戊寅，丁內艱，服闋，補惠來縣。壬午，分校鄉闈，行取吏部驗封司主事。癸未，調文選，尋陞考功司員外郎。公性端介，自爲令時，砥操若冰雪。至是，益纖塵不滓，尤加意善類，多方甄引。甲申三月，賊逼京城，公約同官出金饗士，爲死守計。及城破，賊令報名，公曰：身可殺，志不可奪，堅不往。時傳上從齊化門出，客羊君輔勸曰：天子南幸，公宜扈蹕偕行，共圖光復。公唯之。旣而出門一望，曰：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惟有一死而已。比聞帝崩，羊生從旁慰勸，以親老子幼，公曰：有兄在，吾無憂也。今日不死，復何面目趨庭耶。是夜，爲書報其父曰：罔極至恩，無可報萬一。惟忠孝大節，不敢有虧，以辱吾父。次及葬母教子，無他語。旋整冠北面拜，已復南面拜。賦詩六章云：率土皆臣自聖明，狂氛何事敢縱橫。驅馳安得赴桓力，一斬元凶盡洗兵。貫盈臣罪豈容誅，屠戮腥聞駭毒痛。罄竹南山書不盡，任將寸磔有餘辜。君國深仇慘古今，么麼逆豎偏相侵。微軀自恨無兵柄，殺賊惟殷報主心。在天靈爽念高皇，開闢當年垂裕長。願侍吾皇邁謁帝，祈哀仍使國威揚。一死酬君見血誠，滿腔忠憤痛難平。大仇未復身先殞，漫化啼鶯灑淚盈。擲筆翻然辭世行，老親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聲。書畢，命僕入內室，取麻練，令作纆，僕手顫，公斥之出。遂自經。越旦，啟扉，公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客爲稱貸以殮之。蓋公秉銓政時，庭空若水。死之日，案間惟留圖書數卷，無長物也。

乙酉贈太僕寺卿諡忠節祀旌忠祠。

論曰岳武穆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予謂惜死之心正由于愛錢耳世豈有賄路盈庭苞苴塞路日坐銅山金穴中持籌握算而能于刀鋸鼎鑊時懸崖撒手者乎然則公之抗節不待遇難時也于其爲令秉銓一塵不染知之矣。

許德溥附記。

忠節歿後三年復有布衣許德溥者死于揚州德溥字元博公之族子與父之卿皆布衣德溥意氣不倫喜談節義聞烈皇帝崩大哭揚州陷又哭每獨坐輒哭食必置一崇禎錢几上祭而後食一日讀宋岳鄂王傳見有盡忠報國四大字刺入膚裏心慕之乃手持針刺胸曰不媿本朝又刺其兩臂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久之頗聞于人有告之者執見縣令不跪見巡江御史亦不跪命捕其父乃跪曰吾爲父屈耳御史感之乃免父第以德溥聞殺之臨刑不跪向西北泣曰吾今日得見先帝吾心畢矣德溥生時每錄忠節公絕命詩于扇頭讀之泣數行下復讀且泣以爲常。

成德

兵部郎中成德字元修號元升順天懷柔籍山西霍州人少有大志以忠孝自負爲諸生時璫焰熾嘗讀文文肅公擊奸疏輒斫几狂叫心儀而足躡之崇禎辛未成進士原名張成德奉旨復姓初令滋陽有廉能聲公爲姚文毅所取士又善文文肅烏程素不快公竟州守嘗以派餉屬邑有所私公與力爭守亦恨公會巡方御史守之同鄉又烏程私人遂劾公被逮復抗疏論列烏程罪狀直聲震天下受杖者三下詔

獄懸賊六千七百有奇。謫戍榆陽。而公之家寓居順義。時戎馬內侵。破其城。公家人皆避入地窖。父文桂曰。豈有男女并入一窟中乎。終不以顛沛違禮。賊至。遇害。及賊去。窖中知公父死。于是公妹及妾蕭氏童氏皆縊死。後十日。公出獄。至家。一慟甫畢。旋赴戍所。而公妻劉氏及公女。終以追賊。逼死于家。公在戍籍七年。癸未。終赦還。補如皋令。疏請輸家助國。兼陳有司培克之爲民害。甚有賣王鹽以充私橐。徵站銀以飽慾谿者。言大剗切。尋陞兵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司員外郎。痛心時事。以幼子夢來。託同門友王重誓以身殉。旣受事。益究心戎略。爲國家桑土計。顧陰雨旣臨。綢繆無及。公見年來封疆多變。人家隱忍苟活。憤發于中。有養節義明廉恥一疏。上爲之動容。甲申三月。逆闖入都。公卽致書同年馬文忠。相約死難。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年翁忠孝夙稟。諒有同心也。又云。慷慨仗節易。從容就義難。吾輩將爲其難者乎。抑爲其易者乎。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爲告。弟志在爲其難。懼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及聞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下。公往以鷄酒哭奠。賊怒。露刃脅視之。不爲動。號慟觸堦幾死。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死。未嫁之妹及妾。俱自縊。一子六歲。撲殺之。然後自殺。南都贈公大理寺卿。諡忠毅。祀旌忠祠。母贈淑人。

啓禎錄載公歸寓自縊。野乘則云。哭奠梓宮前。大呼皇上數四。叩首觸階而死。所載異辭。傳載寄幼子于王重。此未破城時也。而編年則云。撲殺幼子。不知是一是二。

臣子之于君父。非可以報施言也。然而知此義者鮮矣。若公之正氣直節。而受杖荷戈。家喪亡而身

垂死久乃得補郎署。國家之于公亦已微矣。卒乃臨難捐軀。盡室隕命。嗚呼難哉。豈非天性忠義。九死不移者歟。

論曰。一夫抗節。古猶稱之。予觀成氏中閨。後先赴死如飴。無復兒女子流連狀。真巾幗而鬚眉者哉。乃若公之始爲循吏。繼爲拂士。終爲忠臣。爲良友。斯固義炳丹青。名垂竹帛。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微烈者也。然非是父鮮舉是子。孰謂醴泉無源而芝草無根也哉。

野乘云。公妻劉氏并女。以微賊困死。編年云。母縊死。妻張氏亦死。是前妻劉死于順義。而後妻張死于燕都者也。前兩妾一妹。死于順義。而後一妾一妹。亦死于燕都。蓋公家後先遭難。父母與妹及妻妾子女。併公死者一門共十有二人。嗚呼。非烈丈夫。其能如是乎。

金鉉

金鉉。字伯玉。號在六。南直武進人。北京留守衛籍。幼穎異。博古能文。年十八。舉天啓丁卯順天鄉試第一。崇禎戊辰進士。釋褐後。歸娶。授揚州府學教授。日進諸生。闡明濂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一時英碩多從之遊。比于胡安定之門。尋陞國子監博士。庚午。陞工部主事。督理軍器。躬自察飭。愆慎有加。當是時。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彝憲奉勅總理戶工兩部錢糧。且建立公署。通國共駭。公特建言請罷。蓋唯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恥之維。非止爲糜費無益計也。疏入不報。未幾。彝憲移檄內開兩部司屬謁見。合照部堂體制等語。公憤然曰。不幸而前言驗矣。又疏糾彝憲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其馨折僂僂。將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誣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生

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匍匐。彝憲之庭。致罹交結之條。奉旨切責。亡何。分稅杭州。未任。隨移疾歸。甫匝月。彝憲以驗放火藥參題。奪職。一時正人君子。爲上書白冤者。如禮部周公鑣。刑部曹公荃。并坐降譴。公從此絕意仕進。鍵戶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環堵蕭然。不蔽風雨。而躬爨以養父母。課諸弟。抵掌今古。怡然甚樂。客有談及輦上貴人者。卽掩耳障面避之。與劉文正理順。陳儀部龍正友善。儀部稱公學行古人所難。辛巳。丁外艱。甲申。服闋。二月。起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甫二十餘日。而寇犯宮闕矣。三月十九早。聞上變。公裂眦罵賊。裏易麻素表。加冠袍束牙牌。趨信地入皇城門。有內官同守城者。突潰而出。公大聲力挽之。不顧去。公趨大內。見諸宮人狂奔逸出。公在御河側。解牙牌付家人。四拜曰。送太夫人。餘無所言。投入御河。長班急挽之。公怒。以手捶長班。復躍入而死。母章氏。妾王氏。弟鏊。俱赴井死。是時賊據大內。人不得入。踰月。賊去。見冠袍浮水上。撈公首。無可識認。家人以網環驗實。持歸。配以木身。成殮禮。南都贈公太僕寺卿。諡忠節。祀旌忠祠。

編年云。賊攻城急。公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急。廡下井。是吾死所。公慟哭。卽辭母往視事。丁未。歸。至御河橋。聞城陷。望寓再拜。卽投入御河。從人極救。公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濘。死之。家人報至。母章氏年八十。亦投井死。妾王氏亦隨死。其弟諸生鏊。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旣葬。亦投井死。

樞曹一席。職係封疆。或竄或降。不可數計。獨公與成忠毅。不屈以死。豈非其平日卓自堅立。不苟阿

私猝遇非常。激昂蹈義哉。故曰爭細娛者。不可與圖遠利。怯小害者。不足與蹈重危。如公者。前以擊闕。後以死賊。嗚呼烈矣。

贊諸忠臣詩

共負凌烟萬丈才。諸君懷抱未曾開。請纓欲繼終軍志。沉水空遭屈子悲。唾賊聲聲皆是血。酬君念念盡成哀。九泉莫歎遙穹隔。燦燦光芒入夜臺。

春殘夜靜殞文星。赴焰投崖萬古名。不羨絳帷多弟子。常因銅柱識先生。家藏遺史傳當代。國有忠臣續正聲。更喜閨人先殉難。雙凌浩氣繞銘旌。

上帝深宮閉九闈。晚江斜日塞天昏。英才盡作龍蛇蟄。遍地都成虎豹林。纔許誓心安玉壘。已傷殞首向金門。賢豪雖沒精靈在。地迴難招自古魂。

塞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萬古名。已覺地靈因昂降。直疑天意棄蒼生。魂歸絕地爲才鬼。國有遺編續正聲。惆悵月中千歲鶴。夜來猶爲喚華亭。

西蜀吳子論

夫人臣委身事主。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存與存。君亡與亡。此乾坤大義。非可以官之大小。并在朝。在差。在籍。南北作分別觀也。但古今忠義。原有二種。死者爲經。亦有采薇行歌。遯跡方外。以終其身。或放浪形骸。不書年號。但書甲子。或以鐵如意慟哭招魂。君子未嘗不哀之。我朝革除之難。方鐵諸公死爲最烈。如葛衣翁。河西備。補鍋匠。雪庵和尚。并題詩義眉亭。皆得以其孤芳至性。動後人之憑弔。愾歎于殘簡斷編。

中我國家不幸罹此凶毒。宗廟震驚。至尊以身死社稷。臣子殉難者。僅北都二十餘人。而在差籍諸大臣。受國深恩者。曾無一人奮決。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得以地之遠近言哉。靖難詔至。有教授同諸生十二人曰。此明倫堂三字。何爲者。相抱而哭。俱觸柱死。東湖樵夫聞詔。亦赴水死。嗟夫。伊何人歟。伊何人歟。君子不能不三慟云。

予按甲申北都文臣死難而得贈諡者。自范文貞公以下。至金忠節公。凡二十一人。二十一人內。惟浙江最盛。獨擅其六。其次南北兩都各得四人。山西江西各二人。至河南湖廣福建各一人而已。甚矣殉節之難也。他如山東陝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七省。則缺焉未聞。亦足羞矣。噫嘻。斯豈文皇殺戮忠良之過歟。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下

殉難勳戚

李國楨傳按此傳未確當考

李國楨號兆瑞。豐城人。襲襄城伯。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事。又自請于京營外選鍊衛所官舍。上甚喜。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而乞上御書營額。上爲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代恭順侯吳惟英總督京營戎政都督。加太子太保。賊寇京師。公奉旨守城。百計綢繆。三月十六。公匹馬入殿。汗雨沾衣。內侍以非時止之。公曰。此時君臣多見一刻。亦一刻事。諸臣惶懼問故。曰。守城軍皆疲。傲不用命。鞭一人起。則一人復臥。奈何。上召入。命內侍俱上城。十九。城破。二十一。李自成昇帝后梓宮于東華門外。設廠百官過者。莫進視。公踉蹌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公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堦。血流被面。賊衆持之。自成以好語勸公使降。公曰。有三事。爾從我。卽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掘。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宜待以杞宋之禮。再四哀切。自成諾之。扶出。先是以柳棺殮。帝后因公言。易梓宮。尋爲帝后發喪。以天子禮藁葬于田貴妃陵園。惟公一人斬袞徒步往葬。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于帝后寢前自縊死。南京贈太子太師進侯諡貞武。

一云。葬畢卽自殺。一云。城陷之日。賊執國楨至。初時捍然不跪。賊再以危言恐之。曰。當屠一城人。國楨乃跪。曰。吾爲闔城求全也。未數日。發同諸人追銀夾。二次已聞朱純臣誅。卽自縊。

一云國禎掌領營兵並無實籍。上信任之。一日見上曰。臣兵未嘗不强。苦無餉耳。及外城陷。奄奔告上。上曰。大營兵何在。李國禎練兵何在。對曰。安得有兵。李兵已散。惟勸皇上走耳。城陷之日。國禎就擒。追賊殘剝而死。

沈國元大事記云。先帝后殮葬。其易棺也。一言太子爭之。一言李襄城爭之。一言賊初用極菲棺。露頓東華門外道傍。諸僚無一言者。亦無一哭者。即默默趨拜者。亦僅數十人耳。次早有武官及運糧者百餘人。向賊哭訴。賊始易以梓宮。移頓僧人施茶蘆篷內。及柩暗從德勝門出。諸僚無一送者。亦無一哭者。遂草草掩于田貴妃墳內。與諸本所說賊允百官請用帝禮。及不禁人哭拜。令人押東宮出城往送。葬于長陵之斜者。又皆不同。以理推之。襄城世臣。固應有哭諍自刎之義。而未必真也。儲王爲賊所忌。勢不能守喪送葬。此時人情異向。其爲默默爲草草。或無諷焉。

劉文炳

劉文炳。號淇筠。南直海州人。北直任邱籍。先帝太后姪也。太子太保。晉新樂侯。賜賚獨厚。父維祖。弟文耀。俱官都督。賊破外城。上召文炳及駙馬鞏永固。各率家丁二十餘人。欲于崇文門突圍出。不得。乃回宮。文炳歎曰。身爲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女弟適李。年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歸。城陷。與弟左都督文耀。擇一大井。驅男女子孫及其妹十六人。盡投于內。閉門。令餘丁悉入樓。積薪縱火。焚賜宅。火發。乃躍入烈焰中。同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卽帝外祖母也。時年九十餘。亦投井死。南都贈文炳太師。恆國公。諡忠壯。弟文耀。贈太保。諡忠果。一載文炳自縊。

周鏡

周鏡號正我。蘇州人。順天大興籍。官東宮侍衛。聞賊變。母妻一門俱自盡。母卞氏。卽先皇后母也。

甲乙史云。周鏡國丈嘉定伯周奎之姪也。未知孰是。須攷之。一云三百餘口一時俱死。

鞏永固

鞏永固字洪圖。順天大興人。又云順天籍。山東蒲臺人。爲駙馬都尉。加少保。賊困京。欲從帝突圍出。不得。歸家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仗。大書八字于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安樂公主已先一年卒。停櫬在堂。有親生子女五人。以黃繩繫于靈前柱閒。盡取所賜古玩書畫。環繞殯宮。縱火焚死。然後自縊。一云自刎。南都贈少師諡貞愍。

張慶臻

張慶臻號鳳華。河南永城人。晉惠安伯。加少師。聞城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燔死。南都贈太師諡忠武。按公必太后兄也。或曰父攷。后父名國紀。初傳太后縊。不得其屍。旣而有曰。先帝將走煤山。請太后自裁。太后不從。城陷。爲闕得。後竟同去。嗟乎。傳言如此。未可盡信。聞后父爲粟監。晨起徵租。見棄女子于路。在霜雪中不死。收歸育之。年十四五。姿貌絕世。將欲納爲妾。將入房。見紅光滿室。張暈仆地。如是者三。意必大貴人。始撫爲女。後果正位中宮。崇禎末。民間訛言熹廟尙有遺孤在宮。又云非熹廟所遺。此必流寇僞造。故傳布以搖人心者也。讀繫霜沔水之章。可知千古一轍矣。母后之事。不敢斤言。因附記之。

衛時春

衛時春，襲宣城伯，聞變，率妻子共赴大井，合家無一存者。

薛濂

薛濂，陽武侯，夾數日，言有藏金在窖，須自發之，賊昇往，已爲別將所踞，昇還，卽死。定西侯伏羌伯皆死于夾，據此似應入刑辱臣內，然他書有傳死難者，故附記之。

彰武侯張某，聞變自盡，他傳有王劉二皇親，未詳名號，又有傳英國公張世澤、清平伯吳遵周、博平侯郭振明、永寧伯王長錫、安鄉伯張光燦、武定侯郭培民、定遠侯鄧文明、西寧侯宋裕德、鎮遠侯顧肇迹、彭武伯揚崇猷、新建伯王先通、南和伯方履泰、永康侯徐錫登、都督李國柱，姑存之。

論曰：勳臣之死，多不可信，蓋爲襲爵地也。況主其事者宗伯爲吾郡之某某乎？黃金有靈，青史無色矣。若劉鞏、周衛、張之五公者，死最烈，亦死最真，平居朝士，無不以科目藐勳戚，卒之勳戚所爲，亦有遠勝科目者矣。

殉難臣民

周之茂

周之茂，字松如，湖廣麻城人，崇禎甲戌進士，前戶部郎，壬午，典試雲南，回陞淮安知府，辭不赴，下獄踰年，宥歸，旋復職，春閒北上，候補，命未下，爲賊執去，命之跪，不屈，遭挺擊，折臂斷足而死，以未補官，故罕傳之，其里人言之甚確。

王鍾彥

王鍾彥南直華亭人。天啓丁卯舉人。工部主事。三月十九日長班促令朝見。鍾彥閉目入室縊死。賊棄其屍于溝中。運糧把總陳太階親見之。松江府五學諸生有死節公呈。

附記 范方戶部主事被執罵賊不屈砍死。

于騰蛟

于騰蛟順天監生。官光祿署丞。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

宋天顯

滕之所

阮文貴

宋天顯華亭人。監生。官中書舍人。三月十九日自盡。遺聞云。賊迫書偽詔。天顯擲筆謾罵。觸堦死。果若所云。賢于周鍾等遠矣。以知人貴自立耳。科名何足論哉。

滕之所 阮文貴亦中書舍人。咸投御河死。

劉有瀾 陳貞達

劉有瀾字漪若。南宮人。崇禎庚辰進士。官順天府推官。聞城破。卽縊死。他如順天府主事陳貞達。自盡。又順天府教官五人。同縊明倫堂上。惜遺其名氏。

一載刑辱諸臣名。劉有瀾不堪打夾。以銀簪刺喉而死。國變錄開死節。以此。或注從逆。非也。

毛維張

毛維張陽和衛經歷。上命巡城。十九日被執。送劉宗敏。逼降。維張大罵不屈。云。吾雖小臣。素明大義。吾首可

碎。吾志不可奪。賊怒甚。夾拶並加。足傷指折。乃死。
又有施溥。張應選。官俱經歷。施仰藥死。張投御河死。

王國興

王國興。錦衣衛都指揮使。聞變。自縊死。一云危坐中室自焚。

李若璉

李若璉。順天籍。錦衣衛指揮同知。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死矣。卽爲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其弟若珪。仕本朝。爲禮部尙書。

姚成

姚成。餘姚人。儒士。官副兵馬指揮。自盡。

高文采

高文采。錦衣衛千戶。守宣武門。城陷。父子一家十七人俱自殺。屍狼籍于路。

云京邸之變。文臣大臣縊者有。而自殺者少。予觀高公有四難焉。自殺一難也。武臣自殺二難也。小臣自殺三難也。一家自殺四難也。嗚呼。非烈丈夫其能如是也。

王百戶

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百戶挽鍾。帶斷。鍾不聽。百戶自縊。

百戶亦奇矣哉。不獨自縊。而且勸鍾。可謂忠臣良友矣。使鍾能聽其言。豈非名與天壤同敝乎。

王承恩

太監王承恩從帝于煤山。帝崩，承恩再拜慟哭，退而自縊于亭下。與大行相望。南都諡忠愍。

一云：司禮監王之俊從上死煤山，或云從死者王之心，而之俊與王德化俱自盡。更詳王之心，南都諡忠愍。又有李鳳翔降賊被殺，亦諡恭壯。

大事記云：殉從于先帝之旁者，止有內臣一人，或云王承恩，或云王之俊，或謂王之進，或曰王之臣。

曹文耀

曹文耀，庠士，自殺。原籍蘇州，故進士。曹子登之後，妻張氏，生四子：遜、肅、毅、一女。順張氏，率子女哭于家祠。文耀父妾，妻遜妻李氏，毅妻鄧氏，順及乳母孟，與肅、敏八人同縊。毅及肅妻周氏，繩斷不死而逃。遜自刎不死，賊搜其家財釋之。

張世禧

張世禧，儒士二子，懋賞，懋官，父子俱自縊。

周某

童生周某，聞帝崩，憤激搥胸，嘔血數升，一慟而絕。又北通州有童生，憤發縊死，惜不傳其姓名。

湯文瓊

湯文瓊，菜傭也。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一云：北京布衣湯文瓊，聞煤山之變，感慨自殺，其衣帶所藏有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同文丞相之心。賊聞之，亦歎其忠義。云：南都贈中書舍人，賜祠額曰旌忠。

編年云。文瓊聞變。書其身曰。位非云云。暴屍都市。見者哀之。

李小槐

李小槐。順天民也。妻杜氏。二子。一女。一婢。差次縊畢。小槐乃縊。又居民田氏。闔門自焚。或云有田姓縊于白塔巷。後人入其室。見書籍甚多。京城江米巷口有傳神者。夫婦同縊。

武氏僕

武氏僕某。不詳名姓。素有義風。當其主武。僭受賊僞職。索吉服。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聖駕崩。主人不奔喪。哭臨。又取吉服。想見新君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僭不聽。且吐之。出。僕曰。主人爲名利所惑。妄意一統。不聽吾言。後必有悔。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下拂民情。不久必敗。吾不忍見主失所也。不食而卒。僭官僞淮揚防禦使。後爲淮撫路振飛擒。解南京斬之。

一時朝士。先幾大義。俱遜此僕。

朱庭煥

朱庭煥。字中白。單縣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陞廬州知府。丁憂。服除。補大名。累遷主整飭大名。管理河道。馬政。驛傳。兵備副使。甲申三月。賊將劉宗敏。傳牌招降。公擊碎其牌。鼓勵縉紳士庶。分守城門。防禦嚴肅。不意奸徒勾引。初四。賊蜂擁環攻。南門破。賊入。公被執。逼降。不屈。罵不絕口。賊怒。縛桅杆。殺之。懸首通衢。合家投井。授縊死。弟廷炳。具疏陳情。南都贈公右都御史。公歷任十年。情愼勤。無一息之違。而忠孝大節。尤所致謹。處上敬而不阿。御下嚴而不刻。在大名時。軍興。旁午。公夙夜蒞事。書所行者于壁。而日

稽稍銷之。吏屬警畏，刑獄一清。士民懷德，有古循良風云。

方文耀

方文耀，字懷怙，龍溪人。崇禎庚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陞河閒府知府，賊陷城，公不屈，賊杖之大罵，不絕口，死之。

彭士宏

彭士宏，遼東人。爲南宮知縣，闖賊長驅畿南，所至款附。公勵士民，飭守具，衆咸謂邑小不支。公曰：吾奉命守此土，生死以之。奮勇擊賊，縱不勝，死亦瞑目。衆環泣曰：臣誼也。如生靈何？公亦泣曰：人心如此，大事已去。吾盡吾心耳。士紳卒迎賊入，公緋衣坐堂上，賊問何故不備糧糗，公眦裂指髮曰：我朝廷官，而爲賊備糧乎？賊怒斬之，懸首城門。

封疆之臣，應死封疆。若三公者，可謂無愧厥職矣。抑余聞之友人云：吾鄉某，爲畿南司理，守居庸，聞賊至，往迎二百里，旣抵關，闖疑有伏，命某往返關門數四，始令前騎偵之，果無備，闖乃入。大笑曰：古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敵也。使架砲于此，以五百人守之，吾亦豈能過哉？某亦大笑曰：此天生臣以資吾主，嗚呼！夫獨無封疆之責者乎？視三公何如！

金毓峒傳

金毓峒，字鶴冲，北直保定完縣人。父諱銓，官司徒。爲萬曆庚辰進士，公少與從子肖孫，讀書郎山，慨然有澄清之志。中崇禎甲戌進士，除中書舍人。辛巳秋，以陳漕務稱旨，授湖廣道御史，尋出按秦川，及復命，賊

始入函谷。甲申春，召對便殿，旋草詔命監宣大軍。宣雲告陷，隨奉命督禁旅，扼畿南要害。公馳至保定，散家貲千金犒士卒，爲固守計。時公從子振孫，以劍術登武科，相見泣下，爲誓死。振孫者，肖孫弟也。賊圍急，振孫登陴挾矢，殪渠帥數人。兄弟私誓曰：「一旦有變，必從季父遊地下。」公聞之，謂肖孫曰：「死易，存孤難。我以弱子爲托，肖孫受命，公配王孺人，盡出簪珥以犒士，士益奮，賊欲引去。而三月十九之信至矣，公痛哭誓與城俱死。懸銀牌以賞擊賊者，得級無數。二十四辰刻，城南樓火起，賊乘焰登城，遂陷。振孫躍馬赴賊，曰：「城頭殺爾帥者我也。」格鬪斃數人而死。賊支解之，公裂眦罵，提劍斬一綠衣賊，負印北叩首曰：「臣力竭矣。」投三皇廟古井死。王孺人縊死。姪孫金罍妻陳氏，及侍兒桂香，皆投井死。賊大索兩孤，肖孫備受炮烙慘刑，體刺剝無完膚，終以得免。三日後，肖孫收公骸骨如生人共義之。

一云：公分守西門，城陷，賊執之，揭入三皇廟，謁僞將公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振孫登城射賊，多應弦而斃。城陷，衆解戎衣自匿，振孫不肯，曰：「武夫本色也。」賊號于衆曰：「鄉官子弟，可速就刑。」振孫衣襖幅，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姪。」云云。賊支解之。肖孫子罍媳陳氏，故進士陳士章孫女，年十八，與祖母張、母楊、嫂常，三世四人同時投井。張氏抱其孫于懷，同下。侍兒桂香等四人亦從而下，皆死。

公嬰城殉守，節比睢陽。至肖孫保孤，無異程嬰。而振孫從死，有如南入，下逮巾幗從容就義，尤世之所難。

劉會昌

劉會昌，字凝禧，北直保定清苑人。幼負奇氣，長古文辭。十歲居父喪，哀如成人禮。崇禎三年，舉于鄉，能任

大事。負氣敢往。甲申。闖賊北犯。僞檄數至。時秦晉及畿南諸郡。望風迎款。公素負膽略。倉卒倡義。同鄉紳光祿卿張羅彥。暨兄進士羅俊。誓死守禦。三月十九。北京陷。賊急攻城。至二十四。賊撤水澗隍。雲梯蜂進。砲矢風發。公率城兵。屹然岳立。指揮如平時。適西南城樓爲賊火箭所焚。西北角樓下穿數穴。併力進攻。城破。賊拽公于西關古廟。擁鋒刃。問京城久破。數省盡降。爾何敢拒。公裂眦罵曰。我本布衣。無官責。但恨天下無人。致爾小醜淪陷宗社。欲嚙食李自成肉。以報先帝耳。鬚髮橫豎。賊愈憤。夾打三次。然驚其勇。百計誘降。終不屈。遂斷首懸西關街。市鄉人士爲建祠祀之。而羅彥兄弟同死。亦最烈云。

王與允

王與允。字百斯。一字永錫。山東濟南新城人。布政象晉之仲子也。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撫河東鹽課。陝西茶馬督學。應天未出都。以疏劾債帥。忤政府。謫歸。歸侍布政公。家居色養。率諸弟子輩。治圃課耕。蕭然物外。甲申三月。聞先帝變。涕泣不食。辭父布政公。沐浴入室。扃戶。與夫人于氏。子士和。同自縊死。將死時。自作墓銘。敘其家世官職甚詳。士和。字允協。諸生。先是新城崇禎中。凡再破。其前則五年十一月。而公之從叔父象復。及其子與夔。死之象復。字完初。以保定府同知里居。與夔子風虞。舉人。聞變。倉卒部勒家人。乘城拒之。城陷。父子皆被執。大罵不屈。見殺。事聞。贈象復光祿寺少卿。與夔知縣。其後則十五年十二月。而公之弟與朋。從弟與玫。及與朋子士熊。士雅。死之。與玫。字文玉。與朋。字壽三。俱貢士。熊。字渭濱。舉人。士雅。字大雅。諸生。與朋爲人慷慨。有風烈。每平居。酒酣耳熱。輒談古忠義事。淋漓感激。及警至。簡家丁登陴禦守。並有方略。城陷。被執。二子率家丁救之。亦被執。不屈死。而象復之從子與

慧者當五年破城時守其父柩不肯去亂兵脅之跪不屈傷首執以見其渠曰孝子也免之歸頃之縱火焚城中且及孝子慮孝子伏柩而哭其黨見憐之爲斷火道得免賊旣退孝子行積屍中及得叔父及兄殮之于是人翕然稱孝子云孝子字僧眼貢士

論曰山東科第人物之盛莫過于新城王氏乃其忠孝節烈萃于一門此固史冊所僅見足以表東海矣嗚呼公以科名重也夫抑以忠節重也夫

許琰傳

許琰字玉重蘇州吳縣人弱冠補邑諸生年十七剝臂療母張氏疾母與內戚某割襟爲聘後其家中落有富家欲以女娶公者時公母已亡公不欲母寒盟地下率就原姻生平磊落不羈少可多怪對知己飲酒酣則狂歌清嘯每云士窮見節苟值其時豈可恤死錯過甲申四月京師變至公素鄉居聞之驚且疑跟踰入城至弟璜家問之果信乃仰天大慟誓不與賊俱生自念力難殲敵必得卿大夫同心戮力毀家募士樹義旗北向因徧叩羣公門告之莫有應者然徬徨歔歔誓從先帝九原爲厲鬼殺賊五月午日過友人家見几供葵榴愀然不樂復出蒲酒相勸公怒擲杯于地厲聲曰今何時哉我輩讀聖賢書明大義視顏旦夕已非所安猶欲飲食燕樂如平日乎拂衣竟出于時巨室相率挈妻子攜輜重竄避湖山間公是日歷走其家罵之初九諸生聚哭明倫堂縉紳孝廉或至或否或縞素或常服甚至有張蓋者衆羣諍且詈公乘杖躡踊哭泣盡哀十一諸生猶哭臨御史某來謁文廟鼓樂導從吉服而入公望見大駭率諸習禮者趨而前褫其袍帶責以大義御史惶悚謝罪去南都以是月初三卽監國位遣使布告天下顧自

三月十九先帝賓天。至五月十二已踰五旬。朝廷尙未發喪。公歎曰。吾本草莽臣。旣與諸生私哭學宮。心已盡可過死矣。乃題詩曰。正想捐軀報聖君。豈期靈日墮妖氛。忠魂誓向天門哭。立乞神兵掃賊羣。至夜自縊。家人力救得不死。及旦密往福濟觀真武廟暗室投縲。羽士陸某聞屋中有聲。亟出解之。問其里氏。不對。固留之。不可從。送還。又力卻之。獨步出閭關。臨河而歎。謂城市濁流不足投吾軀。且人多必見阻。遂折而南。至胥門。見河廣流深。曰。此胥江也。吾其畢命于此。與伍相國忠魂上下怒濤乎。遂躍而入。適潞藩泊舟江干。遙望見。遣人馳救。復不死。王召公問故。時公徧身寫崇禎聖上四字。宛轉哀號。告王以情。且言君仇不可不報。京師不可不復。逆寇不可不誅。臣子不可不死。吾之爲此。非惡生也。特以愧今之食其祿而不能死其難者。王大義之道。旁觀者如堵。適友丁鉞武至。強挾歸。家人知其事。咸固守之。欲伺閒死。不得。益怒甚。遂晝夜號叫。絕粒。勸之食。堅不受。但飲杯酒。曰。聊以澆吾礪塊也。五月十九日。語以哀詔。至就庭中北面。向叩天哭。失聲。遂絕飲。并不復言人閒事。及身後計。有慰解者曰。公何自苦。公張目曰。聖天子如此慘逝。吾何忍下咽。廿八日。餒甚。作嘔。口授一絕云。半生磨礪竟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一個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効微忠。六月朔。胃枯嘔盡。繼之以血。親知以淡飲勸進。怒而大呼曰。汝等欲吾偷生耶。竟嚼爛唇膚。初二日。血又盡矣。喉腫甚。吐舌寸餘。初三日。申時。向空三呼。先皇帝。瞋目浩歎而逝。時年蓋五十有一也。同人邱民瞻輩。爲之治棺殮。私諡曰。潛忠先生。一時會弔者幾數千人。著書六卷。授丁鉞武南。京贈公以翰林院五經博士。與湯文瓊並祀旌忠祠。

代皇帝遜國。無位自沉者。有東湖樵夫。史逸其名。然安知非通侯重臣。變姓易字。慮禍及宗族。故以

死滅跡。未必真書生殉國如許公也。唐祿山之變。甄濟引頸待刃。宋德祐之亡。太學諸生徐應鑣。舉宅自焚。庶幾與公頡頏。夫濟不死。臣祿山。應鑣不死。亦將就食易姓之祿。豈若南都定鼎。正朔如故。公尤可以無死哉。然則公與湯公。真今古獨絕矣。

計翼明

翼明家貧好學。博覽羣籍。醫卜自給。終身不娶。嘗居吳門作畫。自號青霞散人。甲申之變。痛哭絕粒死。

余友周小宗。嘗梓此於類書。內公與許公同遇國變。同爲吳人。同不食而死。許公已錫祀典。而公事顧少傳者。嗟嗟。士之湮沒不彰。甯有旣哉。

陳士奇

陳士奇。字平人。福建漳浦人。誕自庚寅。少讀騷。庚寅吾以降。曰。我生定之矣。勒其言以自表。方弱冠。有文名。天啓乙丑。登進士。授中書假歸。庚午。遷禮部主事。壬申。陞粵西督學使。單車就道。襆被蕭然。遭父喪歸。甲戌。補重慶兵備乙亥。轉貴州提學。復丁內艱。庚辰。起贛州兵備。贛故膩地。公一塵不染。而石城甯化之頑獷。構訟十年。公至。訊劈之。遂成虞芮。贛人立祠祀之。辛巳。督學四川。驅車日。卽矢諸神明云。寧剗吾身上肉。毋塞彼寒士門。謝絕干牘。得士最盛。時有學憲廣文之謠。壬午七月。特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公念時事交訏。天子焦勞。食無兼味。行無供帳。門無私覲。而一意繕城治具。以備不虞。冬十月。松藩邊兵以索餉叛。聚衆數萬。莫之敢撓。公嚴詞正色。諭以禍福。衆皆就撫。時蜀中騷黃賊盤踞有年。蠢動川之東北。公先後與道臣陳公其赤。葛公微奇。郡守王公行儉。巴令王公錫。營將趙榮貴等。凡殺賊于重慶順慶定遠。

設奇夾勦。大獲全勝。斬首凡一千七百餘級。生擒賊魁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二十餘人。所救難民。以數萬計。猛黃膽喪奔逃。他徒相戒。謂陳撫軍勿可犯。其爲敵憚如此。土寇彭長庚等。聚衆殺令。公設計捕殺之。得其渠魁數百人。置之法。而峽江洪雅。聚衆殺尉。尉固貪墨。致變。公謂罪不在民。遣將往諭。而縣民皆就縛。請死。公斬其倡首者。而餘得全活。又蜀素苦白蓮教。公以若輩尙不寄人籬下。急之適驅虎歸山耳。選將趙榮忠。以牛酒招之。其黨遂散。癸未十二月。有旨召公別衙門用。而推代無人。加以闖賊破陝。鄰封岌岌。漢中瑞王。避亂入蜀。鎮將趙光遠者。跋扈將軍也。挾兵二萬餘爲衛。并秦民逃奔者。又數萬。突至保寧。蜀省大震。公不憚千里。單騎赴保寧。而鎮兵驕悍。視蜀爲弱肉。欲得餉而蠶食之。公大聲呼曰。兵以禦暴。退守平陽關。以爲吾捍衛。方宜饗食。吾不惜二萬金以給之。若徒頓此。以洵風鶴。吾頭可斷。餉安可得哉。趙知不可撼。乃退兵平陽。而與瑞藩約三千騎入。諭民以無譁。至甲申四月。始以川北道龍文光推代。公方作歸計。而聞京師告變矣。時獻賊憑陵。突入夔州。公念國仇。義不俱生。遣水師曾英。以火攻殺賊于忠州。擊沉其舟百餘號。賊死以千計。又遣趙榮貴禦賊于梁山。奮斬三百餘級。所獲騾馬弓箭無算。賊恨悉衆來攻。六月初八。破涪州。或謂公已謝事。可去。公不可。據重慶以待之。而權已去。手徵石柱土司援兵不至。與守令敵血爲死守計。七日。賊以百萬至城下。公解行囊佐軍需。日夜登陴。衣不解帶。以火罐滾砲擊死賊無算。民無逃降意。至二十夜。黑雲四布。賊掘地窖于城角。藏火藥數十筩。晨起。以火箭齊射藥處。火發地裂。城遂陷。賊湧入。公被執。獻忠好言勸降。公厲聲曰。吾大臣也。恨不從先帝左右。今死社稷。吾願也。豈有降賊之顏乎。平原乎。速割吾頭。無他言。痛罵不屈。獻大恚。命曳出支解死。忽震雷四發。烈風暴雨飄。

瓦吹沙。大木盡拔。操刀者自相砍。逆獻驚仆。時遇害凡九人。瑞王與從駕守道陳繻。重慶府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新撫龍文光。及諸將領。事在六月二十一日。越日。賊盡取渝民。斫其臂。合三萬七千百餘人。

論曰。獻賊殺戮之慘。固黃巢後所未有也。獨是公以謝事之巡撫。守必陷之危疆。蓋其忠義性成。自讀騷時已定之矣。豈有降賊之顏平原壯哉言乎。凡登朝食祿者。曷不共聞之也。

吳繼善

吳繼善。字志衍。南直太倉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慈谿知縣。丁母憂。未之任。壬午。服闋。補成都。成都在萬里外。時荆襄陷沒。江鄂道斷。賓客遂巡勸少留。公謂此君命也。人臣守官。其敢以利害辭。乃歷艱險入蜀。卽日啓蜀王。請發帑金爲備禦計。當時蜀事已棘。而藩府金繒積者數百萬。王慙不應。公貽書吳太史偉業。謂事必不可爲。誓必死于此。甲申。城陷。公被賊執。罵不絕口。變而割之。配周氏子孫俱同殉。僕五郎者。幸免矣。奮曰。吾主與主母已死。義不忍獨生。亦慷慨罵詈。盡于主側。一門死者四十餘人。時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公博聞辯智。風流警速。于書一覽輒記。下筆灑灑數千言。家本春秋。治三傳。通史漢諸大家。繼又出入齊梁。工詩歌。善尺牘。尤愛圖繪。有元人風。下至樗蒲六博。彈琴蹴鞠。無不畢解。當是時。張公溥以古學振東南。海內文士。絡繹奔赴。公性好客。日具數人饌。賓至如歸。每三爵後。詞辯蜂起。雜以諧謔。輒屈其坐。與同宗偉業。克孝。國杰等。以文行相砥礪。生平負志節。急人患難。其成進士也。會里中兒刊章告密。溥爲所搆。勢張甚。公獨銳身爲營救。卒以免。家居侍太公疾。視湯藥。浣廁。膾衣不解帶者數十日。父旣歿。哭泣

喪葬物盡備志人稱曰孝事長兄待二弟友無閒言伉爽曠達不拘小節嘗遊黃山凌絕頂慨然長嘯謂今天下將亂大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爲國家驅馳奔走有如此遊矣其銳志强濟如此公死無子國杰經紀其喪以少子主其祀

按此據吳偉業所撰而傳之他書有言其降賊者當再攷

搖烈孝傳

女搖氏小名全哥蕭山人父士忠官參將女生而美姿容寡言笑女紅精好尤知大體年及笄未字人甲申三月京城陷有僞權將軍欲納女爲配女瞠目大叫曰頭可斷身不可辱也賊不聽乃刑辱其父母弟妹必欲得女方已女大哭曰女生不能孝侍父母友愛弟妹今因女一人而斬搖氏之祀女罪愈深奮身觸柱欲死爲衆抱持女慟哭絕粒賊怒甚愈加凌虐囚其父求死不得一日乘閒同父及母鮑氏暨弟妹等俱自縊死賊歸見女顏色不變恨其生不從己欲污其尸尸忽動賊驚避尋知女實未死喜甚復好言求合女佯許之曰若殮葬我父母弟妹方從爾不然我卽刎死賊信其言乃厚葬之事畢女持刀哭罵將自刎賊大怒奪刀亂刺頃刻而斃

潘鵬妻妾

潘鵬家資數萬開生藥坊妻徐氏宛平孝廉女妾楊氏臨清妓俱美麗相得甚歡每遇花晨月夕筵開悅洽楊氏揮撥冰弦令人神情飛舞及京城陷鵬對二人大哭徐氏曰賊兵姦淫日甚我等有死而已卽取砒霜入酒與楊約曰事急與子偕飲忽兩賊至鵬匿天花板內賊見二女美宛轉求歡徐取酒置几上賊

喜斟酒勸徐立飲而盡。面赤身倒。楊曰：彼素量窄。賊復勸楊。楊曰：天性不飲。若將軍有意。請滿飲此杯。大觥勸賊。賊見壁間琵琶。問楊能彈否。楊卽彈以侑酒。二賊大悅。把酒暢飲。須臾毒發。腸痛流血。死。鵬急躍下。以羊血灌徐。得甦。徐曰：均爲毒酒。我得不死。意者其天乎。鵬曰：固也。然亦砒石性重。下沉。汝先飲。且少更得羊血解之。是以無恙。若二賊則促其亡。非由人巧也。因集珍寶。詭作男飾。他避。後吳三桂兵至。始得遁出京師云。

張氏擠賊墮井

城外女子張姓。賊見其美。欲淫之。女給曰：我渴甚。取水飲我。賊信之。至井所。女乃奮力擠賊墮井。女得奔脫。

張氏投井吳烈婦

婦張氏。京師長班吳奎妻也。德色皆備。家雖貧。屋宇掃除甚潔。數賊至。欲主其家。婦伏宅後水中。賊去。乃歸。尋夫一賊已據其室矣。猝見婦美。遂留寢。與之淫。比賊熟睡。婦微聞叩門聲。知其夫至。乃潛啓門。入以刀刺賊死。取其財物而逃。道旁遇井。婦泣曰：烈女不更二夫。昨之偷生不死者。慮君飢寒失所耳。今旣獲一面。又有所得。死甘心矣。奎力阻之。婦曰：君卽不罪妾。妾何面目偷生于世乎。竟投井死。

王氏嚼斷賊舌

烈婦王氏。歸吳信。世居京師齊化門外。貨綢爲業。烈婦色麗而性剛。賊數十人至。縛信拷掠。欲逼千金。徧體皆傷。烈婦知不免。閉門自縊。一賊劈門救甦。見其美。強姦之。烈婦嚼斷賊舌。賊怒。剖其腹死。賊含血奔

竄口不能言。時諸賊方在外庭拷信。見噴血賊趨出。咸以爲信家有祟。棄之逃去。信得脫。斷舌賊不能食而死。以爲烈婦索命云。

李寡婦以湯沃賊

李氏姑媳皆寡居。一賊入其室。索酒飯。見婦艾。調戲之。婦曰。將軍遠來。想已飢渴。遂置酒與賊暢飲。賊盡醉。酣睡去。兩婦卽烹湯一釜。先佯呼之。賊俱不動。復擲銅盆于地。賊亦鼾臥如故。遂以麻索縛其手足。然後老婦以滾湯澆其頂。少婦以鎗刺其喉。賊痛極。暴跳而死。

梁氏雙烈投井

烈婦梁氏。真定人。都諫素洲公之女。酈延兵。憲王公原膺配也。幼讀書。明大義。當甲申。賊破都城。烈婦與其小姑名慶者。毀容深藏。乃不爲賊所窺。及賊遁。祖姑許淑人曰。賊遁矣。我輩不乘此還鄉里。將何待。遂攜以行。踉蹌至彰義門。見婦女有爲賊所驅以行者。有與賊並行者。有騎而歌笑自若者。烈婦曰。夫非良家婦與。何恬不知恥若此。倘吾爲所掠。則有死而已。然死于道路。何如死于此地之爲愈也。許淑人曰。吾尾賊。賊不反顧。婦曰。如反顧。奈何。語慶曰。我死。姑能從乎。慶曰。願從嫂死。烈婦意遂決。視道旁有井。烈婦曰。清泉皓潔。吾與姑得死所矣。遂攜以投井。慶許賈氏。猶未成婚。

清宛梁氏。文章科第。冠冕畿南。而合門之內。烈婦烈女。一時踵出。何其事之罕見歟。然非讀書明大義。烏能如此。女子不宜識字。此言真欺我哉。

馬烈婦自刎

烈婦陳氏。父故霸州人。因隨叔徙都門。遂家宣武橋。父名應選。極篤實。田氏母稱謹馴。姊弟雁行成三。烈婦居其次。幼小時。性淑姿雅。行端言正。奉父得歡心。代母多作勞事。姊弟間不有纖忽乖戾。父母珍視之。既笄。適馬應科。承上無失。御下多寬。輔其夫以勤慎儉約處。家人大小無閒言。生一女。甫過四月。會甲申三月。賊攻都城。人心惶惶。告語者面如土。烈婦姑媵妯娌。舉欲逃匿。以其方商略者移多。烈婦以死自矢。獨隨一小刀。無他計也。十九城陷。賊衆擁入馬家。當衢。眷屬懼。對泣求避處。烈婦正色告其夫云。大寇作逆。肆行搶掠。女子安所恃。惟有全身速死。有益于汝。無忝所生。且逃遁藏匿。汝等自便。夫揮涕長泣。展轉不相舍。勉慰解之。門外擾攘急。烈婦在一貯木室。色厲曰。萬一賊來辱。生則不光。死亦爲晚。抱女大哭。我死。汝亦何依。因力扼死于地。遂于地上坐。以小刀自刎。手猛刃深。過喉而絕。應科他匿得免。越數日。賊稍戢。始備棺收殮。烈婦面色如生。面痕不溜。葬于黑窰廠之東云。

人惟貪生念重。故臨事張惶。若烈婦存一必死之志。則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處之泰然。豈與優柔
陶喞者等哉。

婦人難臨。死于縊。與死于水火。俱爲難事。而自剄更難。豈非與烈丈夫並光天壤乎。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二

誅戮諸臣

朱純臣

朱純臣字心翼懷遠人。世爵成國公。賊至獻門時守齊化門也。廿一日與陳演勸進不得入。世臣中之最逆者。吳鎮兵臨賊欲迎敵恐其有變誅之。初上未崩時諭閣札託純臣輔太子。閣中未及宣自成因此有疑純臣立命誅之籍其家。

徐允禎

徐允禎字中元世爵定國公與成國同誅。昔建文之難其祖以獻門獲爵。今始食其報云。他元勳戚畹罕有全者不能盡錄。

陳演

陳演四川成都井研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大學士。既罷官以多藏不能出都。先是演責治一僕僕恨之遂出首于賊言主家甚富。卽如某處有銀四萬八千兩珠亦盈斗。賊兵如言往掘果如數。因是垂涎不已。受刑最慘。僞相牛金星以二鐵索貫其左右手所至牽以自隨。步稍遲皮鞭亂下身無完膚。竟誅死。先是二月演乞休上許之賜金幣。始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求去。然挾重貲知都外寇盜充斥遲遲久之遂及于難。或云獻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斗。

余昔見樵史云。賊入京。演語所知曰。吾昨夢于山上騎龍而飛。返顧無尾。客以詔言賀之。演頗喜。有妄志未幾。遂羅禍。

魏藻德

魏藻德。順天涿州籍。應天上元人。崇禎庚辰狀元。官大學士。賊點名日。藻德首向自成叩頭求用。自成旁揖之。藻德請試題。自成有所命。藻德聽之不真。而又不敢再請。皇遽而起。一日。殿上唱名。急呼魏藻德來見。欲爲周延儒等報仇。三呼。藻德不應。卽命速擊。少頃。繩繫至命。送僞刑官拷打。劉宗敏責以首輔致亂。魏藻德曰。臣本書生。不諳政事。又兼先帝無道。遂至于此。宗敏怒曰。汝以書生擢狀元。不三年爲宰相。崇禎有何負汝。詆爲無道。呼左右批其頰。夾二夾。追出銀一萬七千兩。其妻撝二次。子亦二夾。國變錄云。與演等同誅。或云自勒死。又云飲水一大碗死。甲乙史云。四月初二。魏藻德被夾。五日不釋而死。後逮其子。云無錯置。卽斬之。

予觀藻德之對宗敏。宗敏之責藻德。與晉之王衍石勒酷肖。小人賊渠。千古一轍。

大事記云。藻德首向自成叩頭。言罪臣某參謁。臣三載新進書生。叨任宰輔。大明主不聽臣言。以有今日。自成旁揖之。夫藻德庚辰狀元。癸未五月入相。榮貴極矣。無道之言。雖喪心病狂。恐不忍出之口也。

邱瑜

邱瑜。號鞠懷。宜城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至禮部左侍郎。爲東閣大學士。甲申三月。賊逼京師。十八夜。集

議朝房漏四下。回寓呼其子之敦曰：事急矣！汝自爲計。吾將從事于奉先殿。敦請故公曰：今日召對帝言。大家在奉先殿完事。因覓黃絹一方袖之。黎明入朝。見宮人狂出。詢駕不知所在。而賊馬已過城矣。公走鐵匠衙。遇友人胡季宣。延之入。欲自縊。不得隙。日午之敦至。公曰：吾死矣。我不過做幾篇文字。得高第。食厚祿。世亂旣不能匡君危。又不能救是天地閒罪人。死後當露置平子門外。以爲人臣尸位素餐者戒。不必歸葬也。敦悲泣。公曰：勿泣。人生百年亦死。若得其正。死猶生也。語云：寒疾不汗。五日而死。設去年染疫不死乎？汝當讀書。讀書以明道。要識綱常兩字。如汝弟從賊偷生。非吾子也。蓋公次子之陶。于壬午爲曹賊羅汝才所獲。霸之營中。後又歸闖。尋以自成出。與孫傳庭迎敵。之陶竊其令箭以逃。竟穿營走出。將渡黃河。盤獲。見闖。陶罵不絕聲。賊怒。劓之。時賊屯河南嵩縣。事公尙不知。故責其偷生云。尋命敦別去。欲俟靜夜投繯。抵暮。長班引賊入胡室。執公行。道遇敦。公袖出絕命詞一紙授之。前有詩云：百歲春光強半過。劬時力短愧鳴珂。詩書萬卷多無用。惟有先賢正氣歌。後云天崩地圻。我輩讀書明道。豈能苟且求活。一月綸扉。廿年玉署。雖事柄不由己操。而大義安可不立。畢命投繯。暢然無憾。吾兒勉旃。忠孝勿爲過傷。長途孤櫬。勢難自達。到處青山。可埋吾骨。何必故鄉。等語。是夜賊擁至窩鋪。用兩賊幫宿。公欲求死。不得。尋執見劉宗敏。信勒助餉。百方毒辱。賊押歸寓。乘閒服冰片而死。子之敦純孝。有聞。今流寓湖州。

忠逆史云：邱瑜、湖廣襄陽府宜城縣人。公道單注夾死。北遊紀略注自盡。而各單又言與陳演等同日被害。故注誅戮大臣內。而編年則云自縊死。

賊旣竊踞。一時諸臣盡節。稍不決烈。卽被其拘執于朝。極刑榜掠。迫脅獻金。雖多寡不同。俱不免有

獻。獻不滿意。仍復受刑。受刑不過。遂求自盡。至此亦已晚矣。與其辱身而死。何如身死而不辱。且兼得令名也。然而議之甚易。爲之實難。人臣到此。不論後先。總之一死。則不失爲君子。

論曰。世之訾邱公者。以其遲死被刑耳。惟是遺筆在未執之前。被執卽城破之日。事與願違。尤當曲諒。若邱公者。余謂縱不得與吳橋比烈。較之井研通州輩。似難同日而語。而世顧苛求之。何與。

懶道人善觀氣色

崇禎末。京師有懶道人。每在東直門關王廟。行止無定。不言姓氏。善觀氣色。吉凶立驗。錦衣衛指揮張同方。甚敬信之。二月中。延飲。與之奕。因談禍福。時京師宴然。忽勸同方挈家南行。同方曰。再二年。卽理刑矣。奈何去之。道人曰。理刑未必受刑。是實。同方猶豫不決。又一月。道人來辭。同方曰。老師云。小子吉凶。若何。道人指飛鴉示曰。汝觀此鴉。墮下立死。同方曰。此不祥兆也。我得免否。道人曰。四方八面。俱是羅網。貧道前言不信。今救不得。遂往東直門外。飄然而去。同方止憂。在朝犯事。遂于衛堂告病乞假。及城陷。同方與武職二百餘人。悉斬于中吉門外。道人之言始驗。其時又有知一禪師。別載于吳易事內。茲不錄。

附記

蔡生。福建人。善天文。崇禎初年。在京師。語無錫進士唐孟津曰。甲申年有變。時不信。至是驗。

刑辱諸臣。官銜列下。別于死難諸臣也。若死難者。先書官爵。而後書名。

冉興讓

冉興讓。字心淳。直隸虹縣人。駙馬官少師。夾死。

劉岱

字林岡。河南陝州人。官少傅。左都督。夾死。

冉孔悅

字師聖。北直蠡縣人。官都督。夾死。

駱養性

字太和。湖廣永州籍順天大興人。世襲都指揮使。養性官金吾。坐贓數萬。弟養心。養志。皆受酷刑。

張國紀

字憲章。河南祥符人。天啓皇后父也。官上柱國。少傅。雲鶴服色。太康伯。父子俱夾死。籍沒。

周鑑

字明原。官都督。加太子太師。國丈嘉定伯奎之子。素有弱疾。以夾死。弟鉉。字文器。指揮僉事。都督同知。一夾僅存。又奎姪銘。字新盤。指揮僉事。都督同知。削髮遁。被獲。亦受夾。奎甥嗣于奎。名鐸。一夾獻銀六百兩。俱不死。時奎房產積蓄。盡爲賊有。空手出門。尙疑諸子私殖。不免敲朴如此。勳戚無不受刑。特誌周氏一門。以例其餘。

方岳貢

字禹畛。湖廣穀城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大學士。先在松江爲知府。有能聲。以戴罪徵。逮。延至十三年庚辰。無級可鐫。閏七月。徵下獄。素走聲氣。故朝中爭訟其清。擢爲山東漕運副使。十六年九月。驟陞左

副都御史岳貢上言四事。清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于荒殘。儲將才于部伍。上是之。旋秉衡軸。功名損于治郡。京抄云。夾獻銀四千兩。布四百疋。尙拷不止。乃獻下江南策。方公頗自好。必不至此。疑出仇口。雲閒何剛等辨揭。謂公屢自縊不死。賊騎擁去。逼降。公不屈。豈不已。遂極拷掠。凡二日夜。搜寓所。僅得布袍五襲。犀帶一圍。欽賜元寶二錠。賊大詫曰。閣老何一貧至此。于是獨不釋公。繼而李賊問夾者何人。賊黨指公名。李曰。方某清官。安得有金銀。始得釋。公見東宮。慟哭。東宮曰。先生救我。公曰。臣當忍死以護殿下。賊怒。于是格不得通。及四月十三日。賊忽擁太子出都。十七。喧傳太子墜馬死。公撫膺大叫。遂勺水不進。二十六日。整衣冠絕吭而死。又似有意爲方公周旋。蜀人吳邦榮國變錄。註夾二夾完。賊三千兩不死。留用。他單又有註同。陳演戮死者。均不可信。意受刑之後。恥爲賊用。而自引決耳。

李遇知

李遇知。陝西籍。四川人。萬歷三十八年庚戌進士。官吏部尙書。大事紀云。遇知夾二夾。撈一撈。追出銀四萬六千兩。夾死。

雷躍龍

雷躍龍。雲南籍。應天上元人。萬歷廿三年乙未進士。官吏部侍郎。夾二夾。

沈惟炳

沈惟炳。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萬歷四十四年丙辰進士。官吏部左侍郎。夾二夾。

張維機

張維機，福建晉江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吏部侍郎。夾二夾。頭箍一箍。仍夾其僕二夾。奪賊刀自刎死。見國變錄。

能奪刀自刎。可謂烈矣。惜乎其晚也。

金之俊

金之俊，字豈凡，浙江嘉興人。萬歷乙未進士。官兵部添設右侍郎。出撫昌黎。被獲。夾二夾。不死。後爲大清朝宰相。此公頗有濟經之志。甚爲惜之。甲乙史云。三月廿七。金之俊輸銀百兩。健兒夾之于室。相與朋飲。

陳必謙

陳必謙，南直常熟人。萬歷四十一年癸丑進士。官工部侍郎。夾二次。傷被幽。同幽者展轉歎息。公枕一石塊。寤寢如常時。今逃歸。公居鄉。素有清正之譽。鄉人聞變時。皆策公必死。北來初單。亦注死難。後乃大失人望。歸後。遇土賊。傷其掌指。狼狽而免。歸數日。病死。惜哉。

王正志

王正志，北直河間府靜海縣人。崇禎戊辰進士。官戶部右侍郎。督運西路。國變錄云。夾二夾。其子亦一夾。二拶。或開入從逆。

張忻

張忻，山東萊州府掖縣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刑部尙書。

方拱乾

方拱乾、南直桐城人。天啓戊辰進士。官左諭德。兼侍讀。聞城破。尙臥床上。引刀割鬚。未及半。爲家人抱持。旋止。竟爲賊執。方以美婢四名賂賊將羅姓者。得免夾。隨爲何瑞徵楊廷鑑力薦。可爲宰相。蓋瑞徵乃其同年。廷鑑其門生也。方家眷悉住廷鑑寓中。四月初三夜。僞尙書張琦然騎至方所。深談良久。云不日大用。老先生無過慮。此係方一小童逃回南都所言。小童甚俊。羅將復欲得之。方已許贈。此童畏賊逃回。回時方尙未實授官。但青衣小帽。額貼黃紙順字耳。

胡世安

胡世安、四川成都井研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少詹。侍讀。夾二夾。

衛允文

衛允文、字紫菴。陝西西安韓城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諭德。以削髮被獲。夾二夾。

楊昌祚

楊昌祚、南直寧國宣城人。崇禎甲戌進士。官翰林院左中允。以剪髮。夾二夾。

林增志

林增志、字任先。浙江溫州瑞安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以削髮。夾四夾。甚慘。

宋之繩

宋之繩、南直應天溧陽人。崇禎癸未探花。官翰林院編修。削髮被獲。以楊廷鑑周鍾力薦于王旗鼓。免夾囚之。

李士淳

李士淳，廣東潮州程鄉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夾四夾。甚慘。

方以智

方以智，南直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簡討。充定王講官。聞變。走出。遇蘇人陳伯明。倉卒通名。相與歎泣。潛走祿米倉。後夾街。見草房側有大井。意欲下投。適擔水者數人至。不果。陳留至寓所一宿。次早。家人同四卒物色及之。則家人懼禍。已代爲報名矣。四卒挾往。見僞刑官。逼認獻銀若干。後乘閒逃歸。公字密之。大清朝至。祝髮不仕。康熙五六年閒。居江西廬山開先寺。一時官民敬禮之。稱大和尚。氣象雍和。不似昔年講官時嚴肅也。

萬發祥

萬發祥，江西臨江新喻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國變錄云。庶常俱留用。無夾者。萬以塗面粧鬢。遂不免。

朱徽

朱徽，江西南昌進賢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刑科給事中。或開從逆。

彭瑄

彭瑄，湖廣永州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工科給事中。或開從逆。

馮登垣

馮登垣，江西瑞州新昌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浙江道御史。

吳邦臣

吳邦臣，浙江紹興山陰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山西道御史。

鄭楚勳

鄭楚勳，福建興化莆田人。天啓甲子舉人。官雲南道御史。

曹溶

曹溶，字秋岳，浙江嘉興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予聞公留心著述，欲訪之。

吳莘昌

吳莘昌，河南籍，江西南昌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以削髮，夾二夾。

楊元錫

楊元錫，字康侯，福建泉州晉江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吏部主事。十三歲登科，十四歲登甲，榮踐天部。人共羨爲仙佛再世，乃亦包羞忍辱至此，惜哉。或注從逆。

張鳴駿

張鳴駿，字廣陽，福建漳州龍溪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戶部主事。

陸禹思

陸禹思，南直溧陽人。崇禎庚辰，特用官戶部郎中。或開從逆。

彭敦歷

彭敦歷南直丹陽人。崇禎庚辰。特用官戶部主事。或開從逆。

朱芾煌

朱芾煌。湖廣王開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郎中。

劉若宜

劉若宜。南直懷寧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兵部主事。非也。懷寧屬鳳陽府。

陳鵬舉

陳鵬舉。湖廣黃州麻城人。天啓丁卯舉人。官刑部員外。不投謁。被執。見僞刑官。叱使跪。不屈。椎擊亂下。幾斃。家人願以身代死。賊義而釋之。

主忠僕義。刑辱中不多見者。宜表而著之。不得概與衆伍而沒其品也。

李逢申

李逢申。南直青浦人。萬曆己未進士。官工部郎中。夾三次。或云死。嵩人以逢申與朱積作對云。朱帝蒙塵。只爲邪臣早服。李兇張餒。皆因甲歲逢申早服。乃朱積字也。

聶一心

聶一心。四川敘州富潤人。崇禎庚午舉人。官工部郎中。

潘國春

潘國春。浙江紹興餘姚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工部員外郎。或開從逆。

趙士錦有櫬

趙士錦南直常熟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工部主事。

鄒逢吉

鄒逢吉江西湖口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工部主事。夾死。

申濟芳

申濟芳南直長洲人。官生。官兵部主事。不投謁。爲長班所首。被執。賊謂相國之後必多蓄。而濟芳實貧。夾損一足。與陳必謙同幽一兵房中。是夜死者數人。申亦與焉。守兵以告。有令各發會同館。兵于死者。每加五棍而後發。申移至館。館主人見其喉閒翕然微動。灌之。有氣。適家人來共省視。乃復活。問其受棍時。全然不覺。惟第五棍稍似有物及身耳。甲乙史云。四月初九。東報已急。賊人隱之在繫者盡釋。惟留申濟芳數人。各予繩自縊死。後各人加五棍。濟芳昇歸入殮。復蘇。

孫從度

孫從度北直保定清苑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太僕卿。國變錄云。夾四夾。追銀四百兩。死于家。

甲乙史云。祭酒孫從度。居金臺會館。病臥。有羅將軍來居。孫遣僕持名刺致意。羅大怒。卽騎入內。驗疾。孫妻素悍。迎而罵之。羅命以鐵索繫其頸。并昇孫過己寓。拷訊。孫立斃。妻七拶百敲。十指俱斷。乃

招承史藻。寄窖多金。得七千兩。獻于自成。由是翰林皆坐餉萬金。此三月廿三事。

官銜及事與前稍異。姑存之以俟攷。

劉明侯

劉明侯、山東東昌恩縣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中書科掌科事。以削髮。夾二夾。

陳翔

陳翔、福建福州閩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官中書科。以削髮。夾口夾。

郝傑

郝傑、順天籍。陝西延安綏德州人。崇禎丁丑進士。官行人。以削髮被夾。

謝于宣

謝于宣、浙江寧波鄞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官行人。以削髮觸怒。夾三夾。幾死。

劉中藻

劉中藻、福建福州府福安縣人。崇禎庚辰進士。官行人。素有文名。以抗言願歸籍。觸賊怒。被夾。

後中藻仕于永歷。己丑。大清兵至福寧。中藻勢窮自縊。亦殉難之臣也。

龔懋熙

龔懋熙、四川重慶江津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太常寺博士。

沈浣先

沈浣先、南直崑山人。舉人。官武學教授。夾損一足。追銀五百兩。廣貸始足。

國變錄尙有鄭逢蘭、范方俱注夾。一日夜死。蔡國光、曹惟才俱注夾。一夾。何肇元注夾。一夾。逃。復被

執李起龍。註削髮夾。他單所無。附以俟考。又有楊若橋。汪光緒。拘繫未夾。又云。廿一日。點百官名畢。不及冷員。廿三至廿五。遍拏各官拘繫。亦不及冷員一人。惟呂兆龍。廿三以投水。廿七。陳翔。劉明漢。郝傑。李起龍。謝于宣。以削髮。劉中藻。以抗言觸怒。并拘繫夾之。其他冷員被收者。皆由賊兵橫執。不在點單之數。

劉有瀾

予已書入前卷殉難內。此不錄。

幽囚士大夫。用夾棍逼取金錢。此古今未經見之事。亦古今所未有之慘。然賊非有親近于用之臣。而有仇怨于不用之臣也。在點名時。士大夫之自欲用與不自欲用耳。而夾亦有二。在要津流華者。則夾其銀。而在冷員閒散。有觸其怒而夾之者。有已受夾完銀。仍求用者。有已削髮。而賊必不用之者。有寧忍受夾。而不肯到吏部報名者。人品攸分。爲竝存之。

幸免諸臣

周奎

周奎。字雲路。順天籍南直人。以國丈封嘉定伯。性甚吝。內監奉旨勸助。止輸萬二千金。賊信急。各府俱遷其貲。惟奎晏然不動。城既破。有兵數人到府。奎厚犒之。卽去。已而有賊將張姓者。至踞其室。奎夫人卜氏。姑媳皆自縊。卜卽先后所自出也。諸子皆縛去。兵士辱奎特甚。復有權將軍李至。張避去。李見奎謙讓之極。頗憐之。乃以小屋數間撥與。幸免于刑死。子鉉。夾未死。幼子鑲。鍾。孫澄。清澤。俱存。外傳奎獻太子以求

免都中絕無此語。出自彼親戚之口。大都以吝招謗耳。一云李牟數奎平日鄙吝。責令負薪擔水以辱之。殉難實錄云。周奎正在求死就縊之際。被賊擒去。送僞刑官。三夾不死。坐賊七十萬府第藏庫什物田產俱沒入。將軍李牟據其宅。幽嘉定伯。

三說不同。並存俟攷。

董象恆

董象恆。南直華亭人。萬歷己未進士。官巡撫。從獄中擬充餉贖罪釋出。遁。

周亮工

周亮工。河南祥符籍。江西撫州金谿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御史。以知縣行取御史。命已下。見勢迫。不任而遁。

鄭二陽

鄭二陽。號潛菴。河南開封鄆陵人。萬歷己未進士。巡撫安寧池太等處。僉都御史。從獄中釋遁。

曾櫻

曾櫻。號二雲。江西峽江人。萬歷丙辰進士。官巡撫。從獄中釋遁。

施元徵

施元徵。南直無錫人。萬歷己未進士。官副使。從獄中出。有賊將魏姓者。是其年家。與一令箭。父子南歸。途中因而獲財。有令箭故。求其帶南耳。

曹鼎臣

潛藏不出。

張伯鯨

張伯鯨字滙海。南直奉州人。萬歷丙辰進士。官兵部左侍郎。遁最早。

王都

王都。浙江嘉興崇德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太常寺少卿。

汪惟效

汪惟效。南直徽州祁門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工科都給事中。

楊爾銘

楊爾銘。四川敘州府筠連縣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廣東道御史。

周仲璉

周仲璉。浙江湖州長興人。崇禎甲戌進士。官禮部郎中。削髮爲丐僧而遁。進士程源曾遇于途。相向慟哭。

蔣臣

蔣臣。南直安慶桐城人。薦舉。官工部主事。削髮遁。

程子奇

程子奇。江西饒州浮梁人。天啓丁卯舉人。官國子監學正。

錢國瑞

錢國瑞原缺

知縣行取在京

程兆科

程兆科、江西廣信府人。崇禎癸未進士。新選行人。

談貞良

談貞良、浙江嘉興人。崇禎癸未。以五經中式。

魯五典

魯五典、南直太倉人。崇禎癸未進士。

宮偉鏗

宮偉鏗、南直泰州人。崇禎癸未進士。

史夏隆

史夏隆、南直宜興人。崇禎癸未進士。

王崇簡

王崇簡、順天府人。崇禎癸未進士。

施璩

施璩、浙江湖州府歸安人。崇禎癸未進士。

林飭

林飭福建福州福清人崇禎癸未進士。

嚴通

嚴通福建福州府人崇禎癸未進士。

右進士俱候選。

從逆諸臣

語云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夫一念之違且有常刑况公然拜舞賊庭汚其僞命者乎所以然者以貪生怖死之心用觀風望氣之志方其苟且圖活亦迫于勢之無奈迄乎周旋匪類反幾幸賊之有成肝腸既已全易要領尙保無恙乎始焉封疆失事每每及于寬政馴致諸臣習于苟免卽靦顏從逆可幸無誅人心一變至此當事者不盡破私情大伸國法恐人倫從此遂晦也第流言互異寧無虛實之差喜事競傳或出愛憎之口載名惟有信耳定獄尙有精心此則於廷尉之事矣

楊觀光

楊觀光山東登州招遠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右庶子兼侍讀僞禮政府右侍郎與梁兆陽葉初春俱迎闖而授職國難紀云五月初十日賊召觀光入文華殿問郊天何以不茹暈酒不近女色不行刑亦有說乎楊叩頭云天人一氣所感不茹暈酒欲其心志清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靈爽不行刑欲養天地慈和之氣以感格上穹賊云有理有理先生說得是以後先生嘗進來講講留坐待茶辭出打恭自成送至簷下

亦答恭先于廿四日召一次語不傳此則四月初二也甲乙史云是日觀光持門生刺見劉宗敏四轎開棍儼然都堂四月十三觀光以家眷隨而出至望風臺被殺

楊汝成

楊汝成南直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官禮部侍郎兼侍讀北來單先開以老釋歸後開以刑死國變錄云夾一夾以古玉金壺等物託周鍾送王旗鼓仍授職而本鄉有討逆單敘甚詳縱不無粧點而從逆近真矣

公討檄注云汝成祖宗世列簪纓父子踵接翰林苑枝起其族姪也汝成初欲得館元以三千金欠票送顧秉謙恐不信央陸伯符作保背不全還伊子顧台砥屢次索之繼以金便壺挽崔呈秀進魏忠賢遂得收爲義子典試江右價定四千及丁丑科汝成爲首房第三題乃賢者在位三句係汝成所擬因汝成先將題招搖遍賣都中共知迨賊破京汝成先以妾數人送劉宗敏牛金星故得不殺上表有云陛下問罪燕都威行夷夏弔民江左澤及昆蟲伏念臣汝成衰殘無力願爲放牧之牛摩頂知恩甘效識途之馬其門生口青縉已降賊呼劉宗敏爲恩主預求寬典又力薦于牛金星得列春卿見周鍾言一統已定獻江南戶口數賊乃存問其子時奇時亮時憲并奴宋慶等尤希心內應云云

項煜

項煜字仲昭號水心南直吳縣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少詹兼侍讀僞太常寺丞賊黨黎志陸其甲戌所取

士也。國難錄云：時京師傳言黎爲賊腹心，薦煜大拜。煜卽昌言于衆曰：大丈夫名節旣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魏徵管仲可也。及授太常，意氣沮喪，奉僞命祀泰山。驛馳過山東，始變服遁。逕走南都，欲入班，被逐。煜素巧宦，初在魏黨，旋媚東林，求脫。遂復故物，家起華門，驟致奇富。所居爲假山，徐氏名產，捐萬二千金，得之。以詞林清修之席，而一居之侈已如此。其品可知。種怨里閭，化爲煨燼，哀哉。

何瑞徵

何瑞徵，河南汝寧信陽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少詹兼侍讀。賊考選首名，授僞宏文館學士。教習庶吉士，與韓四維、楊廷鑑、周鍾、魏學濂、領班勸進朝賀最先。後從賊西遁。

甲乙史云：四月初四，賊以何瑞徵掌宏文館。瑞徵斂庶常裴希度等銀，請牛金星至署飲，到任酒。

陳名夏

陳名夏，字伯史，南直溧陽人。崇禎癸未會元探花。官編修，兼戶兵兩科都給事中。一妾京師人，聞變，送妾歸母家，因匿焉。後得煤山兇信，自縊者再，輒爲妾家救。潛出謀遁，逢覘賊束縛，赴僞都督劉，值不在。解僞刑官王所。王遙見，呼曰：公得非溧陽陳伯史先生乎？陳曰：然。王解所縛，揖之曰：先生識某否？曰：不識也。王乃山西諸生，數年前曾南游，無所遇。至溧陽，陳曾留一飯，贈程五星。久已忘之矣。至是，王述其事，留寓中，飲食之。陳涕泣求去。王曰：先生大名在外，去將安之？留此，當有大用。陳必不可強留。三日潛出，復爲賊黨所物色。陳自言王君見釋，再押見王。王曰：吾固言之矣，去必不免。因復留之。會兒女姻家宋之繩被夾，稱貧。賊曰：汝父方解餉至都，安得云貧？宋父劾爲監軍道僉事，宋急引親家陳以爲證。王并寬宋刑。于是

陳通賊之名大著。又以王薦授編修。陳不肯就。日夜求歸。王乃贈其行貲。陰護出城。故陳歸最早。陳以一飯一程之故。以此免死。亦以此蒙惡。豈非天乎。陳自有辨揭。并不敢明言其事。余得北來一友。述之甚悉。然諸單開入從逆。未敢擅爲出脫也。姑附所聞。以俟公論。大清朝初。陳爲宰相。後以事死。

韓四維

韓四維。順天昌平州籍。河南嵩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諭德。願輸銀二萬。求爲國子監司業。不得。止授僞宏文院修撰。按司業有何大佳處。而費多金。不過借題媚賊耳。賊亦鄙之。降爲修撰。不亦恥乎。此詞林中。最無行者。

庚辰十月。觀音山僧語予云。大清朝時。四維寓蘇之觀音山。恣甚。山中各靜室僧。莫不詐害。俄而座主某。因有大事詣其家。欲避之。且乞銀少許。韓僕辭云。在觀音山。及往山訪之。又辭在家。座主大怒。曰。吾拚一身。扳他罷。因詞連四維。拘至南京。下獄。獄卒以九鏈繫其頸。地俱青石。四維無銀使用。凍餒甚。一夕而死。

楊士聰

楊士聰。山東兗州府濟寧州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諭德。僞戶政府少堂。徐凝生國難紀云。親見門粘欽授官銜。或聞刑辱。

高爾儼

高爾儼。北直河閒靜海人。崇禎庚辰榜眼。官編修。僞宏文館修撰。

楊廷鑑

楊廷鑑字冰如號靖山南直武進人崇禎癸未狀元官修撰剪髮欲遁不得降授僞宏文館修撰睹記僞相牛薦楊與周鍾草詔兩人互相爭草幾至攘臂

以狀元而至此載之青史不亦羞乎然則名者造物所忌也惟有福者能享之

張之奇

張之奇江西建昌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簡討僞宏文館編修各單俱同惟國變錄注順慶府尹

劉世芳

劉世芳陝西延安膚施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簡討僞宏文館編修公道單注府尹誤

梁兆陽

梁兆陽廣東廣州府番禺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簡討僞兵政府侍郎二十首倡助餉之說與同志求仕者各寫五千金託宋企郊先投手本廿三即召見叩頭云先帝無甚失德以剛愎自用故君臣血脈不通以致萬民塗炭災害並至闖賊云朕只爲這幾個百姓故起義兵兆陽即叩頭云我皇上救民水火自秦入晉歷恆代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真神武不殺直可比隆唐虞若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盛世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殊恩闖賊大喜留坐待茶意甚款曲辭時朝上打恭賊亦向下打恭兆陽平身賊尙未起乃復打恭出語門生貢士伍世魁因傳于衆復再召一次語不傳兆陽字皆林

趙玉森

趙玉森字君立號月潭南直無錫人崇禎癸酉舉人專心邊策及庚辰登進士召對應答詳明問及邊事既對且泣先帝以爲能親拔翰林簡討時謂欽賜翰林始出封藩衆頗榮之本鄉公揭云十九至馬君常太史寓一看回至同鄉王孫蕙寓所王云百行孝爲先君家有太公在且全個孝罷遂相攜詣賊報名途語張琦秦沂與語意合乃握手同往僞四川內江縣令玉森與宋企郊有舊求改選山東近地許之

周鍾

周鍾字介生南直金壇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僞宏文館簡討賊中深慕其名呼爲周先生勸進表實出其手逢人便誇牛老師極爲歎賞不止李密謬斥僞朝而已同館多含涕忍恥幾幸生還惟鍾揚揚得意乘馬拜客屢顧梓官揮鞭不顧一時輩中猶腹誹之三十年雄踞文壇聯屬聲氣一旦名節掃地書林選刻刊落名字文章一道尙可信乎甲乙史云三月廿三庶吉士周鍾魏學濂有請葬先帝公疏投文諭院顧君恩君恩云諸君亦是好名之事俟牛相來自奏卽碎其牘周鍾者故金壇名士爲復社之長牛金星見之呼曰此周介生先生乎命作士見危致命論大稱賞之鍾逢人自誇牛老師知遇

沈國元大事紀云勸進文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甚至斥先帝爲獨夫有臣子萬不忍言者傳爲鍾筆又有存杞存宋句龔鼎孳向人曰此語出吾手周介生想不到此

國元又云人之志趣無不可以先見其微復社初立時常與連床夜話呐呐不出口有應無辨相對殊不快絕第其下筆風馳雨驟天才實駿入古則未優耳交不甚雜深自斂抑幽貞一如處子後爲吳昌時數輩牽引日至險譎漸干賄利知不留意澹交余遂各行其志焉一人爲社中健足傳檄遍

人親書向余索五十金爲贄。余謝之曰：余與介生舊好，恐不須此。奸人遂啣恨，百口進讒。及介生雋去，揚揚得意，無論識與不識，咸以得望見周先生顏行爲幸。嗤余絕物，以視今日，則何如嗟乎！酒壇酣戰，涉筆時題，無君父之字，必填忠孝之辭。三月十九，古今未有慘變，奈何不以一死以殉皇于地下，乃靦顏偷息，屈筆以結賊之權，未幾而南都正位，霜簡飛章，讀之無處措面，豈不痛哉！

表云：比堯舜多武功，較湯武無慙德。又有獨夫授首等語，一時傳爲士林之差。

鍾年十三赴院，試題夫明堂者，拔第一。與蘇州楊廷樞、徐汧等立復社，名馳海內。崇禎己卯，登鄉薦，爲陳函輝所取士。後楊徐陳先後殉難，而鍾以逆見誅，將何以見良師友于九原也。予昔年曾見其臨大節，句文內有云：事後易爲謀，事前易爲功。所難者獨在臨事時耳。餘悉忠貞佳句，且推到學識及無欲爲本原文，則佳矣。而臨事一何倒逆也。金壇賀生語予曰：鍾似楊雄，意謂勸進與美新等耳。予意鍾古博不及楊雄，而表文較美新更甚，殆不如也。賀云：鍾祖祠顏曰：二門七進士，一日有題其側曰：三代五奸臣，衆共傳之。余謂文皇怒方正，學不肯草詔，而夷其十族。至是而鍾與楊廷鑑爭草詔，是成祖殺戮忠臣之報也。天心亦巧矣。微矣於鍾又何誅。

朱積

朱積，南直松江華亭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僞宏文館簡討。□□□□□□此亦聲氣大名士也。

史可程

史可程，河南開封祥符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賊逼，寫家書于部院史公，遇兵急，不果。卽此書果達閣。

部。史公必怒裂之矣。

梁清標

梁清標、北直真定府真定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一云改外。

成克鞏

成克鞏、北直大名府大名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一云改外。

魯 稟

魯稟、浙江紹興山陰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

李化麟

李化麟、陝西西安韓城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

張元琳

張元琳、福建晉江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一云防禦使。

劉餘謨

劉餘謨、南直安慶懷寧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職以貌不當賊意。改外。

李長祥

李長祥、四川夔州府達州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一云改外。

趙 頰

趙頌、河南開封項城人。崇禎癸未庶吉士。改僞直指使。以牛金星鄉同年。故多所援引。

楊棲鶚

楊棲鶚、陝西漢中西鄉人。癸未崇禎庶吉士。僞直指使。

魏學濂

魏學濂，字子一，浙江嘉興嘉善人。忠節公大中之仲子。孝子學伊弟也。忠節公遭璫禍死，學伊以身殉。崇禎初元，公徒步入都，伏闕訟冤。又瀝血上疏，劾阮大鍼傳檄，交通逆奄，實殺諸賢，請論如法。天子改容，卹贈有加，并抵大鍼梟罪。公念受國厚恩，又天下多事，思以功名顯，益究心天文地理，兵農禮樂刑律之要。冀一旦得効馳驅，爲報塞地。壬午舉于鄉。癸未成進士，授庶吉士。時賊破秦晉，京師戒嚴，濂與同官吳爾壘、樞曹成德等，日夜涕泣，謀所以捍禦策。時上一召對，公力請東宮，或二王往鎮南服。又言當糾合畿輔義士爲勤王師，而編修陳名夏、曉暢兵事，且習于山左右豪傑，宜假以事權，令出都號召。先帝遽之，會朝議未定，而賊勢日迫。公乃遣閒使走容城，與孝廉孫奇逢等約，聯絡勇忠赴難。計已定，未報，而賊薄城下。三日，城陷，公出遇陳名夏、吳爾壘，方以智于金水橋，且曰：我儕圖一死，所以報先帝。公曰：死易爾，顧事有可爲者，我不以有用之身輕一擲也。因言東宮二王故在，而真保定閒義旅，且暮且至，獨不能少忍，須臾待之耶？旣而東宮二王爲賊所廉得，挾之出，或傳遇害於永平。先所約奇逢等，故遲遲失其期，同事者或拉之還南，公乃嗚咽起立曰：所以不死者，欲以有爲也。今已矣。濂義不憚一死，以報命九原。夫濂寧不知靡衣媮食之可以苟活乎？今其勢非不能南，顧先帝業殉社稷，身爲侍從之臣，而不獲以身從，在天之

靈寧爾道也。卽不然。先父兄而有知。方談笑俟于地下。濂所不能以素棺白旛。耐廁先塋之側者。又焉能冲顏覩息。重執爵而酬家廟之前也。且賊旣肆爲謀篡。則必將勒薦紳爲朝賀。而忍復北面乎。行矣自愛。爲謝故人。考叔有母。彥升有兒。固後死者責也。因爲絕命詩曰。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灑微軀。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亦遜常山公。因約同志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忠。所痛母垂白。七十仍尸饔。未葬凡五喪。留與子姪封。人生誰百年。壽夭死所同。我比兄與弟。我年爲獨豐。高堂無復悲。譬不生阿儂。辭母卻就父。生死猶西東。骸骨雖不歸。卽瘞此詩筒。墓木有拱時。清韻人楸松。又曰。始聞天子且出亡。繼云亡後放還鄉。旣望義旗起四方。三者于今皆已矣。當死不死真羞惶。幾家闔門自焚死。幾人投繯從天子。王章不屈磔城樓。金鉉躍入御河水。街頭男女不讀書。西城井中何累累。耳聞眼見羨殺人。羨人不已還自噴。死忠死孝家常事。我竟不死將誰臣。君亡國破雖易代。正統日月虛懸在。待彼篡位我死之。我死固晚免下拜。但恨有書報老親。云兒不死休酸辛。兒今羞惶活不得。爲孃愛此全歸身。又貽書付子。諄諄以子孫非甲申以後生者。雖令讀書。但期精通理義。不得仕宦爲言。書畢自縊死。公爲人豁達多大略。慷慨好義。性至孝。感忠節。公詔獄之慘。終身布素。習以爲常。母病幾殆。爲割臂肉和藥以進。乃瘳。談次或及義烈事。輒爲流涕。平生疾惡如仇。至不忍見。見亦不能容。居鄉閉門掃軌。非公事不與聞。值荒歲。倡議出粟。減價平糶。賴以存活甚衆。又爲道殣給櫛。暑月躬至貧乏及疾者家慰問之。不以爲憚也。子三。允枚。允札。允桓。皆負才英瑩。無忝忠孝家風云。

論曰。論人于死生之際。亦難矣哉。甲申之難。有欲死而卽死者。范文貞、倪文正、數先生。名垂日月。節炳丹青。允矣。至已死而不死者。方太史密之、龔給諫孝升、呂中翰霖生、楊修撰靜山、熊文選雪堂、陳編修百史之數公者。君子猶當諒其志焉。若夫遲死而竟死。後先無閒。忠孝同揆者。惟庶常公一人而已。假令庶常不死。則忠節精靈。騎箕乘尾。往來于霓旌霞葆閒者。庶常不得追隨其閒。其負家乘而辱清流者。何可道也。乃好事者。猶以後死爲口實。善乎文學曹君爾坊之論庶常曰。結連豪傑。意在報韓。隱忍圖存。冀翼皇嗣。至必死而未死。可歸而不歸。人臣處此。亦極難耳。卒以立孤勿克。感憤自經。雖不成程嬰存趙之功。庶無忝姜維復漢之節。其言切而痛矣。余故特表之。爲能死者勸。而并以見吳兒好詆舌劍唇鋒。不顧人禍天刑之隨其後。

忠逆史云。學濂。忠臣魏大中子。其兄學泖。事父于獄中。負屍以出。有孝名。早卒。學濂初聞賊急。有老僕經事大中。勸主人盡忠。勿負先老爺一生名節。學濂卽遣僕歸。遂投款。人傳學濂降賊。其母云。吾子必死難。姑待之。

嘉興公討檄云。僞官魏學濂。破犂狂憤。食母逆臬。鱗肝小技。繫籍名流。牛耳要盟。廣招醜類。當逆闖上犯都城。痛先帝身狗社稷。閣部如范倪施李等。絕脰烈于杲真。詞林若劉馬周汪等。湛族媿乎張許。而學濂見六官之濺血。逞快雲霓。聽百辟之哀號。忻當鼓吹。趨踰于晉賊韓霖之闖。嗚吠于僞相金星之階。與吳爾壘等衆議。敢言一統無疑。偕陳名夏等授官。私喜獨膺優擢。疏銜爲闖父避諱。拜爵頌天命。攸歸持欽授戶正名刺。通謁狐羣。比各門保識錢糧。効忠孽幕。于逆闖定君臣之分。于嶙然聯堂屬之交。合周鍾朱

積之輩。慶復社之同心。對之祺企郊之儔。美高官之捷足。刊修儀注。抵掌而馳說。莽巢草定。詔書攘臂而斥言。杞宋心慚。父紱緋衣不覺。朝裾魂繞。賊廷帶玉于焉。夢錫改名。擬於子駿。圖貴迫於王皮。罪深長脚。逆甚山頭。彼王敦之與茂宏。尙云羣從。若朱浚之遡元晦。亦第孫枝。胡遺愛復出房喬。乃士雅竟逢祖約。慨姬旦之不作。鮮畔誰誅。使石厚之就刑。磔圖莫遂。然而三綱未滅。六等猶存。張得一之降王。則首授西曹。達奚珣之事羯。胡腰分東市。今亂臣賊子。合爲一人。卽昇虎投豺。難舒衆怒。所應牛五裂尸。寧止鼠十同穴。然或譜蘭金。或禘姻姬。或畏其負衆而不僵。或慮其黨繁而復逞。緣情面之顧惜。甘狡窟之包藏。中興伊始。法令維嚴。雖吳玠保川。不以曦誅連坐。而李陵降虜。須知遷腐無逃。先鳴義鼓。肅聽王章。

稱人可過也。毀人不可過。此等文字。後生家不看也。罷然子錄之者。不取其尖利。取其胸中有少許古書耳。所惜者。止欲自逞其筆鋒。全不顧他人之死活也。善讀者知之。

吳爾壘

吳爾壘。浙江嘉興崇德人。崇禎癸未庶吉士。改四川保甯府蒼溪縣僞令。

王自超

王自超。浙江紹興會稽人。崇禎癸未庶吉士。以年老不更事。不用。自超行賄選司楊枝起。乃許補。

附記 聞自超降賊後。祝髮某地。久之。夜歸。妻爲祝孝廉女。聞叩門。問何人。自超曰。子也。妻曰。汝是何人。自超曰。豈我音而不辨乎。妻曰。固也。第汝受朝廷厚恩。而不思報。反降賊子。大誤矣。旣已祝髮。亦休矣。今猶趨歸。又誤也。歸而叩子戶。更悞矣。汝不過思兩子耳。汝急去。勿相見也。竟不啓納。自超

慙而去。祝氏嚴督其子讀書，悉能文，不令赴試。祝亦奇女子也。聞自超，年頗少，前載年老，誤也。且聞少不更事，未聞老不更事也。其爲書悞，可知。顧事貴闕疑，不敢擅易一字耳。

姚文然

姚文然，南直安慶桐城人。崇禎癸未進士，以貌不揚，改授密雲縣僞令。

劉肇國

劉肇國，江西吉安安福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傅學禹

傅學禹，湖廣黃州麻城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高珩

高珩，山東青州蒙陰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何允光

何允光，河南開封杞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張立錫

張立錫，北直保定清苑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白允謙

白允謙，山西汾州陽城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黃燦

黃燦、湖廣荊州夷陵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劉廷琮

劉廷琮、廣東番禺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呂崇烈

呂崇烈、山西平陽安邑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何九雲

何九雲、福建晉江人。崇禎癸未庶吉士。以年老不用。幸哉。人固不可無年。

張端

張端、山東萊州掖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大司寇忻之子也。豈以父受刑辱屈體求免乎。睹記云。親見門粘欽授簡討國難記云。縣令誤。

楊明琅

楊明琅、福建泉州晉江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龔鼎雲

龔鼎雲、雲南永昌保山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史垂譽

史垂譽、江西南昌豐城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羅憲汝

羅憲汝、江西南昌府南昌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張家玉

張家玉、廣東廣州府東莞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三上書于賊，責以大義，請賓而不臣。見賊長揖，賊怒，縛柱上，欲劓之。顏色不變，異而釋之。愈欲其降，不可。遣人往拘其父母，乃降。授原官。就其抗顏賊廷，覩死不惕。卽古之烈士，何以加焉。雖爲親改節，以方徐庶，非其例矣。甲乙史云：四月初五，庶吉士張家玉上書於自成，請表章范景文、周鳳翔等。隆禮劉宗周、黃道周等，尊養史可程、魏學濂等。賊怒，縛午門外。家玉請死，不許。凡三日，賊喝欲磔之，復不動。賊云：當磔其父母，乃跪求免，仍爲庶吉士。玉，廣東人，父母在籍，未嘗到京。抗怯倏忽，殊自無謂。

張家玉陳情書附記

前明朝翰林院官，謹百拜稱賀大順皇帝陛下。陳情左右。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賢敬德爲基。是故不沒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家玉得君未及一年，有親戚四老。此下文氣不續，似失一葉。君王處此徑當賓禮之而不臣，且比例于晉處士陶旌別其門。曰：明翰林庶吉士張先生之廬，庶不傷人臣子之心。不辜爾蒼生之望。不然，臨以刀鋸，設以鼎俎。家玉者，形影相笑，從容而樂蹈之。耿耿此心，誓無後悔。

張家玉薦人才書附記

前明朝翰林院官。謹百拜陳情于大順皇帝陛下。忠臣義士于明爲多。勸義獎忠。于順爲盛。是故如范景文、周鳳翔等。當亟爲明卹贈之。而匪但爲明卹贈之。劉宗周、黃道周等。當急爲明隆禮之。而匪但爲明隆禮之。又如史可程、魏學濂。當亟爲明尊養之。而非但爲明尊養之。何則。明孝著而順人知有父也。明忠著而順人知有君也。至若家玉。般人從周。願學孔子。但區區賓禮而乞繫之。以明者。蓋不特見君王之高義。實我欲遂君王之大不甯也。當此多方多士。尙在危疑驚喜之時。莫若將家玉旌而別之。刻其書以布之四方。得一仁人。以收拾天下人心。勝精兵十萬可知也。如其不允所請。家玉決不墮泥塗爲班阜羞。歸鄉里爲父母僂。誓殺身爲牲。少備天子大享上帝。刀鋸鼎俎。諒非負氣守節者所隱忍而規避也。榮辱惟命。生死亦惟命。家玉後爲忠臣。上此書。蓋借以逃也。

癸未館選三十六人。列在刑辱者。止萬發祥一人。

張國泰

張國泰。北直保定新城人。崇禎癸酉舉人。官待詔。

高萊鳳

高萊鳳。陝西韓城人。崇禎丙子舉人。官待詔。

吏部

沈自彰

沈自彰順天籍。應天上元人。萬歷二十九年辛丑進士。官太常少卿。掌文選司郎中事。國難錄注夾二夾留用。

郭萬象

郭萬象陝西西安高陵人。崇禎甲戌進士。官文選司郎中。爲吏政府考功郎。國難睹記云。親見粘貼欽授職銜于門。

劉廷諫

劉廷諫順天籍。浙江人。萬歷己未進士。官考功司郎中。改僞府尹。

侯佐

侯佐山西解州人。崇禎甲戌進士。官驗封司員外。僞吏政府稽勳郎。

左懋泰

左懋泰字韋諸。山東登州萊陽人。崇禎甲戌進士。官稽勳司郎中。僞兵政府侍郎。鎮守山海關。

熊文舉

熊文舉號雪堂。江西南昌人。崇禎辛未進士。官稽勳司郎中。僞吏政府驗封郎。國難睹記云。親見門粘。

王顯

王顯北直廣平曲周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別單聞有孫節。雲南籍武進人。子舉人。官司務。

戶部

王鼇永

王鼇永、山東濟南淄川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右侍郎。督理錢法。夾二夾。留用。

黨崇雅

黨崇雅、陝西寶雞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右侍郎。督運西路。賄復原官。大張告示。諭押運漕白糧等官。候新主遣官察盤銷算。擅離提究等因。

孫襄

孫襄、南直寧國宣城人。崇禎甲戌進士。官郎中。注僞戶政府屬。

陳辰誦

陳辰誦、山東濟甯人。崇禎丁丑進士。官郎中。注僞戶政府屬。

徐有聲

徐有聲、太醫院籍。崇禎庚辰特用。官郎中。注僞戶政府屬。

李甲

李甲、北直順德南和人。天啓甲子舉人。官員外。注僞戶政府屬。

姬琨

姬琨、陝西西安華州人。官生。官員外。注僞戶政府屬。

賀久邵

賀久邵、湖廣長沙湘鄉人。萬歷四十六年戊午舉人。官主事。僞戶政府從事。

陳聯璧

陳聯璧、湖廣襄陽光化人。官生。官主事。僞戶政府從事。

介松年

介松年、山西平陽解州人。崇禎辛未進士。官主事。原官。睹記云。親見門貼。甲乙史云。三月廿一。戶侍郎黨崇雅。給事介松年。御史柳寅東。各方巾色衣。自西長安門騎馬入內。蓋黨在通州時降。介在保定時迎降也。

別單開有吳篋。福建莆田人。崇禎庚辰特用。官郎中。

傅驚祥。河南汝寧汝陽人。官生。官主事。

南廷鑄。陝西西安渭南人。官生。官郎中。

鄭爾圻。北直保定安肅人。官生。官郎中。

王鳳林。山西平陽芮城人。官生。官員外。

李鍾秀。山西平陽蒲州人。天啓丁卯舉人。官郎中。

王高才。陝西西安三原人。天啓甲子舉人。官員外。

胡之彬。河南汝甯光州人。崇禎甲戌進士。官主事。

禮部

涂原

涂原、四川夔州梁山人。崇禎辛未進士。官郎中。注僞政府屬。

吳泰來

吳泰來、江西瑞州新昌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員外。僞禮政府從事。此吳甘來同胞也。一本所生。賢不肖何相去之遠也。禽跖一家。導敦同國。涇渭之分。自古爲然矣。

余忠宸

余忠宸、江西南康都昌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員外。

湯有慶

湯有慶、南直長洲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僞四川成都安縣令。

張琦

張琦、南直無錫人。崇禎甲戌進士。官主事。僞四川梓潼縣令。出都不一日。遇響馬。奪印去。索千金爲贖。叩首乞憐。賊磨印角。知是銅。擲還之。

附記 張琦、甲戌項煜所取士也。爲主事。積金四千兩。甲申。其戚陳曰。賊信急。須藏金。琦辭以無已。而城破。俱投井中。賊入京。凡衙門諸井。悉淘汲靡遺。時琦唐巾道袍。履坐馬坊草宅。擊鯨誦金剛經。所攜一僕一婦一婢。年十三四。俱匿屋後。賊至。謂道人誦經。輒去。迨後婢婦登後屋。探望賊遙見。

詰琦曰。汝是官兒。非道人也。豈有出家人而藏婦人者乎。遂索草中。得紅袍銀帶。及銀五百兩。併婦婢。挈去。琦乃免。未之降賊也。此琦之歌童顧元。在京親見。述此。趙玉森家居學前。有翰林扁。諸生擊碎之。趙閉戶。諸生乃去。復至琦家。時琦尙未南歸。伊郎子衰服麻衣迎諸生曰。吾父已死矣。衆以琦年六十餘。信之。乃散。及十二月。琦歸。子曰。何以歸爲。迨明年乙酉。南都有議。大清至。乃免。

高去奢

高去奢。北直真定甯晉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葉澍

葉澍。廣西籍。江西南昌豐城人。天啓丁卯舉人。官司務。僞吏政府司務。

別單。開有黃熙允。福建泉州晉江人。崇禎辛未進士。官郎中。

吳之琦。福建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兵部

張縉彥

張縉彥。字坦公。河南衛輝新鄉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尙書。三月十九辰時。同太監曹化淳。開齊化東便二門。納賊。以入朝。爲太監王德化所擊。鬚盡拔。賊亦鄙之。竟戮之。一云南歸爲實。

大事紀云。廿一日。內監王德化出朝。見兵部尙書張縉彥。青衣待罪于皇極殿前。叱曰。汝輩誤國至此。今不急殲先帝。乃復推戴新主耶。縉彥曰。此與我無干。自有主之者。德化憤極。呼從者連擦其頰。縉彥掩面。

垂涕。

附記 張一方蔡元吉

張一方，大同人，善騎射，貌瘠而勇，望若飢鷹。少從曹文詔勦賊，所在有功。曹沒，從豫鎮陳永福守汴城。迄全陳降賊，一方從之。及賊破京師，分營薊遵閒，乃逸去。時張縉彥朝房自縊，死復甦，自成使牛金星說降，不從。備極撈掠，迺命二賊挾之西行。遇一方于龍泉關，遂與脫身至太原。會賊將大索縉彥，一方與蔡元吉乃投僞將永福，差往河南。永福疑之，留驛符不發。及縉彥計脫，奔豐峪山，著黃冠，走盤駝地，皆土黔，炙人肝而食。賊追捕甚急，忽一方與元吉俱至，遂脫于難。已而賊捕縉彥于新鄉，一方元吉潛衛左右。八月初五日，擒府縣各僞長，與縉彥入行山之吉岡，歸者萬人。有僞都尉黃來襲，互戰不勝。一方乃潛伏林中，射殺其長。賊乃遁去。時一方年三十八。從縉彥南下，至睢陽殲賊，事聞，授副總兵，駐兵睢陽。疽發而死。縉彥葬之睢陽城中。

蔡元吉，懷慶人。始祖從高帝戰有功，授懷慶衛指揮使。元吉薄武官不爲，入弟子員，與張一方善。賊掠河北，陳永福降，元吉隨永福自匿。至燕雲，度紫荆龍泉，經太原，皆與一方共之。張縉彥引而南，疏其事，授監紀推官。

右兩人本不列于從逆，予之附之者，見縉彥未嘗爲賊戮耳。

耿章官

耿章官，山東東昌館陶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員外，注兵政府屬。

朱國壽

朱國壽順天籍南直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員外注兵政府屬

方允昌

方允昌浙江紹興諸暨人崇禎甲戌進士官主事僞兵部員外督漕江南乘方舫至宿遷

別單開有鄒魁明江西南昌人天啓丁卯舉人官員外

趙開心湖廣長沙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員外

黃紀四川瀘州人天啓甲子舉人官主事

修廷獻山東兗州府兗甯州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張慎學山東夏縣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劉養貞四川印州大邑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官主事三月廿一于皇極殿前觸頭痛哭請誅誤國奸

臣張縉彥魏藻德陳演賊云先朝時何不早言立斥之後不知下落

刑部

張燐然

張燐然號松瞻浙江湖州烏程人崇禎庚辰進士官郎中僞戶政府少堂

朱受佑

朱受佑南直鳳陽懷遠人官生官郎中

黃昌允

黃昌允湖廣常德沅江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劉慶蕃

劉慶蕃北直滄州人。崇禎戊辰進士。官主事。

吳文熾

吳文熾浙江籍南直徽州休寧人。崇禎庚辰特用。官主事。

別單開有歸起先南直常熟人。崇禎癸未進士。新選主事。按起先已丁外艱。阻兵未歸。遂有謂其受職僞防禦或僞令者。再核。

工部

繆沅

繆沅字湘芷浙江錢塘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僞國子監助教。

別單開有何復山東萊州府平度州人。崇禎甲戌進士。官主事。

趙之璽山西太原樂平人。天啓甲子舉人。官主事。

六科給事

劉昌

劉昌河南開封祥符人。天啓乙丑進士。官戶科左給事中。僞太常寺卿。昌與僞相牛金星同鄉。最用事。百

官鑽刺俱借焉。

申芝芳

申芝芳，南直嘉定人。崇禎辛未進士。官禮科僞諫議。初與行取推官吳适聯姻。及從賊，适絕其婚。

戴明說

戴明說，北直河間滄州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吏科僞諫議。方與李襄城拮据守城。明說乃特疏糾之。疑先有外心矣。

時敏

時敏，字子求，號修來。南直常熟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兵科。江西督漕，僞四川宜賓縣令。或云錦州牧，非也。敏當城破時，客問作何計較。敏徐曰：天下將一統矣。赴選時，適吏部門閉，叩門大呼曰：我兵科時敏也。既授僞選，出都聞賊敗，遁歸故里。其家已爲里中兒借名焚掠，波及族黨。敏歸，公然張蓋訟之。有司自稱本科，傲視閭里。知南都理逆案，攜家遠避去。

一云士民焚掠敏家，三代四棺俱劈毀。

赦從逆來歸，敏開屯大瞿山。

龔鼎孳

龔鼎孳，南直合肥籍。江西撫州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科，僞直指使。每謂人曰：我願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娼顧媚也。湖廣按臣黃澍有疏。

傅振鐸

傅振鐸，江西撫州金谿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兵科。僞縣令。

孫承澤

孫承澤，順天籍山東青州益都人。官刑科都給事。僞防禦使。

光時亨

光時亨，南直桐城籍祁門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刑科。僞諫議。北回。目擊忠逆定案云。闖逆召見。面獎加勵。隨諭以原官視事。時亨寄書其子有云。諸葛兄弟分事三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已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走匿。仍當勉力讀書。以無負南朝科第。

翁元益

翁元益，南直上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刑科。初擬諫議。夜閒。被賊兵打面腫。宋企郊嫌其貌醜。改四川縣令。

郭充

郭充，陝西鞏昌隴西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刑科。僞政府屬。

高翔漢

高翔漢，陝西鳳翔寶雞人。天啓甲子舉人。官工科諫議。賊入。卽用爲都直指。亦以同鄉有薦也。

御史

柳寅東

柳寅東、陝西鞏昌府徽州人。崇禎辛未進士。從天津入賀。

韓文銓

韓文銓、陝西咸寧人。崇禎甲戌進士。官河南道。僞諫議。

熊世懿

熊世懿、湖廣麻城人。崇禎辛未進士。官河南道。僞廬州府尹。別單開防禦使。誤。平日講學。鄉人度其必死。

竟不然。

蘇京

蘇京、字培臯。山東安東人。崇禎丁丑進士。官江西道。僞防禦使。

淮安府有安東縣。此屬山東。再核。

陳羽白

陳羽白、字眉大。福建漳州南靖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廣東道。僞直指使。

蔡鵬霄

蔡鵬霄、福建晉江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四川道。國難錄云。擬京堂。因無缺。未授。

裴希度

裴希度、字晉卿。山西太原籍。順天遵化人。崇禎甲戌進士。官陝西道。授僞宏文館庶吉士。

涂必泓

涂必泓字印每。江西南昌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貴州道。掌河南道印。僞直指使。睹記云。親見粘單。別單開有徐一掄。浙江上虞人。天啓甲子舉人。官山東道。

通政使

趙京仕

趙京仕。陝西漢中城固人。天啓壬戌進士。官本司左參議。原官。

宋學顯

宋學顯。南直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官本司右參議。僞驗馬寺卿。國難錄注原官。非也。

大理寺

吳履中

吳履中。南直金壇人。天啓乙丑進士。官本寺寺丞。國難錄云。夾一夾。託周鍾賄王旗鼓。授大理寺卿。

錢位坤

錢位坤。南直長洲人。崇禎辛未進士。官本寺右寺正。改僞國子監助教。城未破時。衆以邊才推之。已擬昌平巡撫矣。好官未做惡名已蒙。國難錄云。初牛賊不用。託周鍾夤緣僞吏政府。宋赴部時。向人曰。我明日此時。便非凡人了。京中有不凡人傳。

周蘭

周蘭、河南汝寧羅山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本寺評事。僞政府屬。

尙寶司

吳家周

吳家周、徽州歙縣人。和州籍。天啓乙丑進士。官尙寶卿。僞大理卿。

光祿寺

林銘球

林銘球、福建漳州漳浦人。崇禎戊辰進士。官本寺監事。僞防禦使。

中書科

呂兆龍

呂兆龍、南直金壇人。崇禎庚辰進士。官中書舍人。四川成都府同知。先投御河。爲賊所獲。夾一夾。授官。

姜金允

姜金允、山東掖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官中書舍人。僞府戶。

國子監

薛所蘊

薛所蘊、河南懷慶孟縣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司業。僞祭酒。考監生二次。第一次首題。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又題爲厚也高也。一監生破云。地天交泰。聖人所以大一統也。薛大喜。遂列第一。惜遺其名。

李森先

李森先、山東掖縣籍平度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博士。僞禮政府祠祭司從事。

吳道新

吳道新、南直安慶桐城人。舉人。官助教。僞政府屬。

太僕寺

葉初春

葉初春、字匪岑。江西九江湖口人。崇禎戊辰進士。官本寺卿。僞兵政府少堂。或注刑政府侍郎。或注大理寺丞。疑誤。聞葉公爲人頗忠厚。然其子作縣。破數百家。人稱虐。葉至今咒詛不絕。或亦禍之延也。

李元鼎

李元鼎、江西吉水人。天啓壬戌進士。官本寺丞。僞太常寺卿。

行人司

沈元龍

沈元龍、南直吳江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光祿寺署丞。僞兵政司。頗用事。爲吳中逋客主人。

許作梅

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崇禎庚辰進士。官行人。僞政府屬。

張元輔

張元輔、山西汾州孝義人。崇禎丁丑進士。官行人。僞學政。國變錄注員外。

李丕著

李丕著、山西平陽曲沃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原官。

郝晉

郝晉、山東登州棲霞人。崇禎戊辰進士。官順天府尹。夾二夾。留用。

黃國琦

黃國琦、江西瑞州新昌人。山東滋陽知縣。行取在京。注縣令。國難錄注府尹。

候選癸未進士

胡顯

胡顯、四川井研人。注縣令。

武愨

武愨、陝西西安涇陽人。僞徐淮防禦使。

程玉成

程玉成、四川重慶江津人。僞教職。

王爾祿

王爾祿、北直清苑人。僞教職。

楊倣

楊倣、北直順天人。僞揚州府尹。

吳剛思

吳剛思、南直武進人。僞兵政府從事。

國難錄尙有張鳴駿。注僞直指賀王盛。注僞太僕寺丞。王子曜。僞鳳陽府尹。鄒魁明。僞淮安府同知。徐蒙麟。僞山東防禦使。王臯。僞四川縣令。

侯恂

侯恂、河南歸德商邱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兵部尙書。坐封疆下獄。僞工政大堂。

楊枝起

楊枝起、松江金山衛人。崇禎甲戌進士。官戶科給事中。坐罪輔周延儒案下獄。僞吏政府從事。故事。選司最重。謂之選君。賊企郊專政。但委唱名侍立。竟日不敢參一語。

張若麒

張若麒、字天石。山東萊州府膠州人。崇禎辛未進士。以兵部郎中出監軍。督戰失機。下獄。督兵守關。

一時出獄者甚衆。從逆當不止此。恨不能悉知也。甲乙史云。三月二十。賊盡放貫城罪囚。張若麒、侯恂、皆參謀。若麒自稱甯錦之功。又言天下壞于黨人。賊皆然之。都司董心葵亦自獄出。備言中國情形。及江南勢要。自成大賞之。

從賊入都諸逆臣附

牛金星

牛金星、河南人。天啓丁卯舉人。僞天祐閣大學士。

宋企郊

宋企郊、山西乾州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吏部。回籍。僞吏政府大堂。

陝西西安有乾州再核。

顧君恩

顧君恩、拔貢生。僞吏政府選郎。

楊王休

楊王休、北直河間鹽山人。崇禎庚午舉人。官山西潼關兵備。僞戶政府大堂。

蘇京

蘇京、安東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巡按河南。

喻上猷

喻上猷、湖廣籍江西豐城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御史。

鞏焞

鞏焞、陝西慶陽真寧人。崇禎辛未進士。官湖南督學。參政。降賊。僞禮政府大堂。

傅景星

傅景星字夢禎。崇禎丁丑進士。僞兵政府大堂。河南歸德睢州人。爲平陽知府。

黎志陸

黎志陸湖廣岳州華容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山西督學參議。僞兵政府少堂。

安興民

安興民天啓丁卯舉人。僞刑政府大堂。

陸之祺

陸之祺浙江嘉興平湖人。萬歷己未進士。官陝西左布政。僞刑政府左堂。

李振聲

李振聲陝西米脂人。崇禎甲戌進士。僞工政府大堂。

王學先

王學先崇禎庚午舉人。僞通政司。

韓霖

韓霖北直永平府舉人。大同陷降。僞參謀。此故長洲尹韓原善子也。向以禦敵自負。今乃爲賊用耳。

王則堯

王則堯山西冀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山東布政司參政。僞順天府尹。

魏天賞

魏天賞、僞淮揚運使。

王華

王華、 $\square\square\square\square$ 僞崇文館學士。

王孫蕙

王孫蕙、字晦季、南直無錫人。崇禎甲戌進士。欽補大名府濬縣知縣。僞長蘆運使。長洲陳濟生于四月十八、在河西務、遇見其船、與新選僞淮揚運使魏天賞同行、聲勢甚赫。

孫以敬

孫以敬、南直太倉人。崇禎丁丑進士。官長垣縣知縣。集友人寓所、有同年、亦與席、或言城破、尙不信、見街市狂奔狀、友人倉惶辭去。孫了無驚色。徐步歸寓、則賊將已拘家奴矣。問主人何在、不肯言、竟斃杖下。以敬竟投單爲僞刑政府從事、負此僕矣。以敬美丰儀、善與人交、友人多親愛之。本州有請爲討檄、莫有應之者。

顧芬

顧芬、南直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官河閒府推官。僞四川成都府同知。

周壽明

周壽明、湖廣蘄水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北直曲周縣知縣。僞揚州防禦使。

吳達

吳達、南直無錫人。崇禎庚午舉人。官北直邯鄲縣知縣。僞四川巴縣令。

董復

董復、南直武進人。崇禎癸未副榜。官北直保定府推官。僞北直真定州牧。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初五下午。天節子書于社。擇之王館。

宋獻策補遺

獻策通天文。善占驗。有官犯潛匿。按方指示。無不就獲。有識之者。數年前曾在海岱門外起數。或以爲賊閒也。天下呼爲宋矮子。

孔孟討賊文

君臣之義。察乎天地。少之時。誦其詩。讀其書。將爲君子焉。及其壯也。仕則慕君。行乎富貴。尊其位。重其祿。君之視臣。如手足。如彼其專也。天作孽。賊民與一人。橫行于天下。從之者。如歸市。殺人盈野。殺人盈城。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弑其君者。自成也。有大人者。相向而哭。北面稽首再拜。見危授命。守死善道。豈不誠大丈夫哉。有賤丈夫焉。好貨財。私妻子。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不保社稷。不保宗廟。或告之曰。是誰之過與。則曰。非我也。兵也。君無尤焉。殘賤之人。迎之致敬。以有禮。朝將視朝。端章甫。衣夫錦。蚤起而往拜之。將入門。戰戰兢兢。有所恐懼。入門。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尊爲天子。序爵。小大由之。立于惡人之朝。樂莫大焉。出語人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見牛。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爲其爲

相與過宋。則往拜其門。脅肩諂笑。無所不至。繼而有師命。爰整其旅。環而攻之。賊仁者棄甲曳兵而走。百官有司。如窮人無所歸。竊負而逃。茫茫然歸。驕其妻妾。無所用恥焉。噫。臣不臣。謂之賊。屢憎于人。親戚叛之。鄉人皆惡之。獲罪于天。死之日。狐狸食之。蠅蚋姑嘔之。然後快于心。與。逆諸四夷。不亦宜乎。君子曰。薄乎云爾。乃若其情。斷斷兮。罪不容于死。

甲申之變。降臣頗多。吾邑好事者。撮四書成語以嘲之。亦見文思巧妙。故附錄焉。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三

補遺

殺星降凡 萬歷

萬歷三十三年乙巳。傳一羽士伏壇。魂至天門。見包拯奏帝曰。自唐黃巢以後。宋秦檜以來。中界罪犯繁夥。久埋地獄。未正天刑。謹齋表以聞。帝命九天清獄曹併法勘司會議。時該曹司奏云。罪犯萬萬。應在刀兵劫內勾銷。著冥司判生人道。遣月孛、天狗、羅喉、計都、好殺諸神降生人世。使攪亂乾坤。帝甚憫之。太白金星奏請隨行。願因事救解。遂同下界。時十二月廿五日大雪。六日至元旦始止。凡五尺。衆晨起。見遍地雪。上有巨人足跡。及牛馬蹄痕。深尺許。衆大異之。蓋卽月孛諸凶神。與所隨妖星馬正。俱于大雪中下界。托生人世。故所至有足跡。是歲丙午五月。李自成生。

李自成生

嘉靖時。陝西米脂縣廣義鄉有李十戈者。初生時。父夢九矢一鎗。自空飛入其室。驚覺。妻舉子。父云。此子異日當掌握兵權。建功邊塞。鎗矢總類。戈矛九一。適成十數。命名十戈。及長。慷慨好義。年五十二。尙無子。繼妻石氏。年三十餘。復不孕。萬歷三十三年乙巳二月。進香武當。祈嗣。道士梅三島贈藥以歸。石乃孕。丙午十戈夢一騎突入。忽長嘯數聲。週繞其室。乃覺。石生自成。因夢一騎入門。乳名闖兒。年十六。夏月。師以雨過雲收命聯云。雨過月明。頃刻頓分境界。自成云。煙迷霧起。須臾難辨江山。又秋日進蟹。師命咏螃蟹。

詩自成賦云。一身甲冑肆橫行。滿腹元黃未易評。慣向秋畦私竊穀。偏于夜斲暗偷營。雙螯恰似鋼叉舉。八股渾如寶劍擎。只怕釣鰲人設餌。捉將沸釜送殘生。師見詩。謂異時雖有好日。終是亂臣賊子。不獲令終。未幾自成棄文習武。父死半載。家產悉傾。時縣東有周清。年二十。貌偉。有膂力。與妻趙氏。以打鐵爲業。火星滿室。衆遂呼爲滿天星。自成依之學藝。結爲兄弟。越二載。有鄭某與妻馮氏。有一子一女。起家時止一斗粟。至是頗富。故衆呼其子曰仁。爲一斗粟。性不羈。女美。以二月生。乳名燕娘。歸自成。已而頻旱。米每石六兩。大饑。盜蠡起。崇禎二年。京師被圍。詔天下勤王。自成遂詣軍門。投爲隊長。兵行四日。餉缺。率諸軍鼓譟。遂遯走。中途遇北來逃兵。欲劫之。自成曰。予號闖王。名著三秦。取鎗插入地。去五十步。射之。應弦而中。中劈爲兩。衆驚拜。推爲寨長。時旱饑。民人逃竄。自成遂居山爲窟。

雲護李自成

予聞李自成始事頗奇。自成初起。在河西臨洮閒。其黨不多。踰年。遂得萬人。撫鎮諸臣。舉兵圍之。自成藏入洮河底。駐營。時東則洮河。而西則黃河也。南與北官兵固守。且洮河闊大。水勢復甚急。自成入于洮底。無計可出。是走絕地矣。一日自成棄萬衆于洮中。止率七人跨馬涉流而渡。岸上守兵遙望黑雲一條。儼如龍然。遊過河去。蓋黑雲擁護自成。竟不見有七騎。亦大異也。自成既渡河。官兵猶不之覺。遂率七騎登岸。遠逸。初至晉昌。次入漢中。次又入蜀之夔州雲陽。後入湖廣。凡突走數千里。衆大聚。遂不可制。

江陰庠士馮吉甫。清初從錫紳張輔。至秦之鞏昌歸。予謂必聞自成事。久欲訪之。而無暇也。至康熙九年冬。偕秋紹張子往。談次吉甫述此。

羣賊推自成爲王

李自成結九十八寨嚮馬。內有二十四人爲首。各有混名。

第一名老獬狶孫 昂 第二名洪太太洪用光

第四名曹操王林 漢 第五名八大王張獻忠

第七名格子眼盛永正 第八名冲天鵬方也仙

第十名水底龍劉伯清 第十一雙珠豹史 定

第十三一枝花王千子 第十四兩裏金剛王命

第十六掃地王聞人訓 第十七河天飛沙來鳳

第十九混天龍馬元龍 第二十穿山獵金庭漢

二十二混十萬姜 廉 二十三滿天星周 清

羣賊共推自成爲大元帥。稱闖王。自成旣得衆。謀劫郡縣。張獻忠曰。欲圖大舉。先資糧餉。聞人訓曰。張公

言善。自成于是命孫昂史定往山西。呂佐林漢往陝西。聞人訓方也。仙往山東。洪用光鄭日仁往南直安

慶。馬元龍命往滁和。俱率衆數萬。

李巖作勸賑歌

李巖勸總令出諭停徵。乃崇禎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勸賑歌。各家勸勉賑濟。歌曰。

年來蝗旱苦頻仍。嚼嚙禾苗歲不登。米價升騰增數倍。黎民處處不聊生。草根木葉權充腹。兒女呱呱相

向哭釜餽塵飛爨絕烟。數日難求一餐粥。官府徵糧縱虎差。豪家索債如狼豺。可憐殘喘存呼吸。魂魄先歸泉壤埋。骷髏遍地積如山。業重難過飢餓關。能不教人數行淚。淚灑還成點血斑。奉勸富家同賑濟。太倉一粒恩無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無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長臻。助貧救乏功勳大。德厚流光裕子孫。

李巖歸自成

巖初見自成。自成禮之。巖曰。久欽帳下宏猷。巖恨謁見之晚。自成曰。草莽無知。自慙菲德。乃承不遠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巖曰。將軍冬日在人莫不忻然鼓舞。是以謹率衆數千。願效前驅。自成曰。足下龍虎鴻韜。英雄偉略。必能與孤共圖義舉。創業開基者也。遂相得甚歡。

宋獻策及羣賊歸自成

宋獻策面如猿猴。多智略。雲遊各省。妄言禍福。謂國運將終。煽惑人民。又傳二語云。十八孩兒兌上生。自小生來好殺人。聞自成日強。往歸之。自成亦素聞獻策通術數。故一見如舊識。卽屏左右。問攻取事。獻策云。流人順河干。陷在十八灘。若要上雲天。起自鴈門關。將軍始爲馬上之王。王號闖者。已驗其說矣。若推起自雁門關一語。將軍起義。當從此地始也。自成大喜。稱爲宋軍師。而不名。時有將二十一人來歸呈謁。

牛金星 河南人

唐啓原 山西人

劉宗敏 山西人

王濬清 山西人

馮岳 河南人

張澤 北直人

谷大成 四川人

顧永龍 河南人

李牟 河南人

趙禮 四川人

苗人鳳 陝西人

吳風典 四川人

祖有光 湖廣人

管撫民 湖廣人

朱浦 山東人

李承元 北直人

孫世康 四川人

苗之秀 山西人

陳泯 河南人

戈寶 陝西人

王年 四川人

右所列二十一人有實者有隱者非皆真姓名也博洽君子自知之

賊將官銜

宋獻策開國大軍師

牛金星天祐閣大學士

唐啓原提督四路戎馬大元帥

劉宗敏權將軍

戈寶正監軍

馮岳毅將軍

王年左監軍

谷大成銳將軍

王賈右監軍

李巖制將軍

柏止善果將軍

苗人鳳左先鋒

王漪清龍護將軍

祖有光右先鋒

張澤豹略將軍

管撫民前鋒

顧承龍颯將軍

朱浦壓隊大將軍

吳風典迅將軍

李承元征西將軍

趙禮右擊將軍

李牟討北將軍

孫世康協聲將軍

陳泯鎮東將軍

苗之秀虎賁將軍

張霖圖南將軍

以上官銜俱自成初時所定後入荆復定九等至姓氏俱有隱誤者予雖改正一二猶未盡較也當

俟付梓時。悉取諸書。與同志細核之耳。然野史所紀瑣事。頗多實者。辛亥四月初十日。社峰王館書。
李巖說自成假行仁義

自成既定僞官。卽命谷大成。祖有光等。率衆十萬。攻取河南。李巖進曰。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民。今雖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緣歲饑。賦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托仁義。揚言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處人民者。卽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止徵一半。則百姓自樂歸矣。自成悉從之。巖密遣黨作商賈。四出傳言。闖王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編口號。使小兒歌曰。喫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時比年饑旱。官府復嚴刑厚斂。一聞童謠。咸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民認李公子卽闖王。而不知闖王乃自成也。李巖曾舉孝廉。其父精白。尙書也。故人呼巖爲李公子。

左良玉中州之戰

當時河南歸賊甚衆。上命楊嗣昌督師。嗣昌臨行奏曰。臣當誓死殺賊。二年之內。必有以報陛下。不煩南顧之憂。且請增兵十萬。增餉一百八十萬。嗣昌提兵二十萬。駐楚。調川兵自衛。使張獻忠乘虛入蜀。綿州劍州等處。屠戮甚慘。嗣昌至蜀。復調豫兵自隨。攻李自成。因閒入河南。殺福王。嗣昌請加左良玉太子太保。平寇大將軍。賜蟒玉。勅協力征勦。嗣昌營歸德。遣良玉爲前隊。至武安縣。賊先鋒柏止善突前。良玉麾下遊擊將軍左明國禦之。戰久。忽左營砲發。柏止善驚。被鎗而走。谷大成在陣前。良玉遙謂之曰。三百

年來朝廷德澤宏深。何負于汝。而反耶。大成曰。貪佞滿朝。公行賄賂。民間脂髓。搜括殆盡。塗炭難言。尙誇德澤乎。遂戰良玉。佯北大成。逐之。良玉回馬。大成中刀。乃走。

劉熙祚死節

張獻忠破襄陽。殺襄王。楊嗣昌自縊。臺省勅良玉。縱兵劫掠。玩寇不援。遂降二級。追奪勅命。良玉將士由是不力戰。獻忠知之。遂入漢陽。荆黃等郡。長驅席捲。勢若破竹。惠桂二藩遁走。獻忠追之。劉熙祚。命中軍王永圖。率兵護行。自欲入永州。爲堅守計。被賊執。百計誘降。熙祚不屈而罵。獻大怒。遂殺熙祚于長沙府甯鄉縣文廟中。後人有詩贊曰。

昔日真卿罵祿山。至今生氣滿人寰。劉公殉節堪同調。忠烈清名振兩閒。

又弔劉詩云

繡斧巡湘舊有名。忽提孤劍出方城。荆南血濺痕猶在。斗北魂升望已深。討賊朝圖黃石略。勤王夜戰楚江程。可憐身死家猶遠。漢水潺潺盡哭聲。時全楚悉陷。

長沙女子

女子不詳姓氏。年可二十。居長沙城中。賊至城下。兵吏皆逃。唯女執戈登城。城陷。賊入。女卽持刀擊賊。賊曰。衆人不守。汝一女子。何能爲。女曰。吾以愧天下之爲男子者。女有色。賊欲邀之。女瞑目大罵。揮刀戮賊。遂被害。

隻身登陴。事豈有濟。女甯不知之。顧其所爲極奇。凡被賊之地。節烈婦女。死者何限。而此獨以奇傳。

令鬚眉者聞之。能不慚死哉。

李自成圍開封

自成遣權將軍路應標爲大將軍。狄應魁爲先鋒。趙禮爲右擊將軍。王襄爲左攻將軍。發兵三十萬圍開封。黃河水決。闔城盡溺。賊所至望風而潰。止固始縣。總兵黃鼎設法堅守。城得全。鼎係六安州人。多膽略。聞應標等將抵城下。先遣張允林詐降。密通賊情。招合頗衆。

孫傳庭敗

癸未八月。孫傳庭督兵十萬。尅日征勦。奏云。臣當掃清楚豫。蕩盡鯨鯢。必不敢遣一賊。以貽國家之患。以厯君父之憂。自成聞之。遣大將軍劉宗敏。征西將軍李承元等。禦之。匿其精銳。先驅良民扮作賊兵。冲陣傳庭與戰。斬首二萬。追奔百餘里。自成又遣李牟率衆詐降。僞云。賊中畏孫爺如虎。止辦奔逃。不敢交鋒。孫信之。直入其窟。忽賊營大砲一聲。十面伏兵盡發。王師覆沒。傳庭走。賊入潼關。

程源疏略

先是。孫傳庭未敗之日。有新榜進士程源。見賊勢危急。恐傳庭輕戰取敗。卽痛切上疏。其略曰。臣聞主憂臣辱。古今之通誼也。值今聖明御極。天下豈有難爲之事。顧空言則有之。而實事竟少。賊寇披猖。屢經歲月。俄而報捷。俄而失師。重煩我聖明大慮。則以本謀之未立。而見之未遠也。臣請折衷天下大勢。與狡寇本情。而次第謀之。合天下大勢。以西北制東南。以東南奉西北耳。乃者寇起中州。據我腹心。圖我荆襄。諸郡扼我上游。夫中州之隔神京。限以一河也。荆襄之去陪京。只十五日也。而不敢卽窺者。臣以爲賊之計。

狡也。計賊渡河必背顧秦蜀。窺南又不便騎射。以爲漸圖秦蜀。則可以安意渡河也。南圖淮揚。則陪京孤注也。此二策者。安危係焉。何可不亟圖之。頃者孫傳庭以數萬之師。搏數十萬之劇賊。孤軍深入。數以捷聞。臣嘗對所知曰。此誘敵也。今果以債師報命矣。夫撫臣豈非一擔當之臣也。然而兵有犄角。有牽制。有應援。有虛實。豈可以數萬之師。搏虎狼之穴哉。臣聞王剪之伐楚也。請兵六十萬人。漢高帝之困項羽也。必俟韓信三十萬師之至。蓋多寡之數。強弱分焉。彼已見焉。今寇雖非楚項之比。而國家全勝。遠過漢秦。然殲大寇必大舉。欲大舉則必召數十萬之師。八面齊集而攻之。以分其力。誰應援。誰聲實。誰牽制。誰批腹。著著照應。使之疲於奔命。救接不暇。然後可一鼓而殲之。蓋賊之所忌者。分也。我之所恃者。合也。聞楚郡僞官請兵于賊。不許。則賊之所忌可知也。今議者又曰。賊必渡河也。臣愚以爲賊必不遽渡河。但恐秦兵新敗。賊必乘虛而攻。使傳庭而憑關固守。俟賊頓師城下。智盡能索。師老力疲。而後議取之。猶可爲也。若以新敗之衆。開關延敵。膽恆心怯。必致奔潰。萬一寇闖關而入。三秦一失。賊得崑力渡河。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此臣之所爲痛哭以請也。伏乞飛勅傳庭。閉關櫻城。勿事浪戰。天下幸甚。書奏不省。潼關果失。

防河勦寇十款

程源見三秦失守。具防河勦寇十款。其略曰。臣聞居得爲之地。盡瘁以靖亂者。大臣之事也。居不得爲之地。忘身而進言者。小臣之心也。昔漢當承平之世。書生賈誼。猶痛哭流涕以請。况今天下亂形已成。民心將二矣。漕糧將乏。外解將不能至矣。敵將逼關。寇將渡河。神京孤注矣。言戰無以言戰。言守難以爲守。臣以爲及此時。一一而速圖之。猶能自立也。能自立。然後可以議恢復。此機一失。如旣燼而責救火焉。則東

南西北之局俱無是處矣。此臣所爲痛哭而請也。

繪圖續記

忽宮中見一少婦。遍體縞素。或當黎明。或遇昏暮。滿宮奔走。宮人逐之急。卽不見。衆皆疑懼。時賊勢猖獗。大內舊有祕室。係劉誠意封識。上書云。凡國有大變。方可開視。不得輕易洩露。以啓禍端。上欲開封驗視。親至祕室門外。見封識重密。陰風淒慘。自空中來。惡霧迷漫。從地而起。掌宮太監叩首奏曰。此乃先天祕機。恐不可輕洩。上不允。堅欲啓視。卽命小豎二人。揭開上親步入。黑暗無光。妖氣冲塞鼻端。幾不能立。上與兩班內臣。亦有懼意。須臾。室內微有光視之。乃一朱紅木櫃。上命速開。小豎將金斧砍櫃。內有三軸拋出。看第一軸。第二軸。至第三軸。宛如聖容云云。內臣對曰。未來之兆。禍福難分。非臣下所能預洩也。雖云屢見不祥。今皇爺仁愛治民。剛斷理政。從來以正勝邪。縱有微青爲災。是亦不煩深慮。看畢。上還宮默然不樂。次日御朝。欽天監奏夜來東方有星。名曰長庚。較昔大異。光芒閃爍。有四角。有五角。中有刀劍旗幟。人馬影子。似鬩鬪象。且條大條小。條長條縮。條隱條現。又南京科道奏鳳陽地震。其聲如吼。一日三震。人惶惑。

頒罪己詔

上以災異迭見。遂頒罪己詔。遍布天下。傳諭內外大小諸臣。通行各省直等衙門。俱要省刑撤樂。不許宴飲。不得迎送。裳服用布製成。專尙朴素。不加華飾。詔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以薄德。迭罹天災。蝗旱頻仍。生民塗炭。寇勢猖獗。而莫勦。人心渙散。以難收。皆由朕罪日深。是致朕心日拙。茲特詔爾朝野諸臣。直

言無隱。盡諫無私。或禁閉邪心。或開陳善道。務使天心感格。世轉雍熙。庶得朕恪允中。臣民胥慶。爾其欽哉。此記崇禎十七年二月。

召張真人建醮

上既頒詔。復遣使往江西廣信府貴溪縣龍虎山。召三天大法師正一張真人詣京。設延禧萬壽禳妖護國清醮一壇。使者至真人府。見書金字牌云。正一天師洞府上清宮。左右聯云。綱維嶽瀆威權廣。叱咤雷霆號令雄。天師卽帶道籙左贊法真人。道紀右護功真人。驅雷掣電真人。移星換斗真人。飛鳥走兔真人。呼風喚雨真人。祛妖除祟真人。宣祥致瑞真人。執劍仙童。握符將神。隨壇擁衛功曹使者。一應人員。赴京入朝。上曰。近來天災屢見。宮禁多妖。皆由朕之不德所致。雖躬行修省。然必賴卿冥告上帝。爲朕敷陳。庶或轉禍成祥。化災爲福。真人曰。吾皇引咎自責。以撫天下。如此立念。安有天心不格。殃害不除。宮禁不寧。兆姓不和之理。臣願竭誠醮事。以報聖恩。上再三慰勞。真人出朝。至萬壽宮中。建羅天大醮。又于附近宮觀寺刹。選僧道各三百人。在壇執事。建醮四十九日。每三日。聖駕躬臨。行香祈禱。真人焚疏伏壇。疏曰。伏以承平既久。禍亂應生。雖理數之自然。亦愆尤之所致。臣等綏臨四海。叨社稷之鴻圖。撫有萬方。荷生民之重寄。殊慚薄德。招譴非輕。咎吝彌深。災殃迭見。臣特自陳六事。禱竊桑林。敢用仰叩玄穹。仁敷黔庶。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一統無災。災由恩引。右疏謹獻金闕寥陽。玉清上帝。醮畢。真人俯伏壇前。神遊帝闕。既寤。不敢宣洩。止奏云。災異妖孽。上帝已命北極佑聖真君。馘斬收逖矣。國家綿久。萬子萬孫。真人卽辭歸江右。

予少時聞張真人過吾錫。傳宮中有妖。上召真人驅擒之耳。卽此事也。真人所奏北極佑聖真君。蓋指玄武。玄武被髮仗劍者也。大清帝起于東北。辮髮入中國。驅逐自成。頗似之。至萬孫之說。崇禎、宏光、永歷俱萬歷之孫也。天師不敢洩漏天機。故爲隱語以奏耳。辛亥四月十一日。社壇王館記。

李自成傳牌

自成傳牌各處。詭稱仁義之師。不淫婦女。不殺無辜。不掠資財。所過秋毫無犯。但兵臨城下。不許抗違。第一銃要印官出迎。第二銃要鄉紳投服。第三銃要百姓跪接。如關閉城門。上城拒守。攻破之日。盡情屠戮。寸草不留。百姓聞之。望風迎降。

李自成渡河

自成率兵五十萬。先于沙渦口。造大舟三千號。又掠民船萬餘。以載兵馬。自沙渦渡黃河。登岸至山西太原等處。

李自成僞詔

詔曰。上帝監觀。實推求莫下。民歸往。祇切來蘇。命旣靡常。情尤可見。粵惟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鑑往識今。每悉治忽之故。爾明朝久。席泰甯。浸弛綱紀。君非甚黯。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此黨而公忠絕少。賂通宮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殆盡。肆昊天聿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于祲災。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痲痺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甦湯火。躬于恆冀。綏靖黔黎。猶慮爾君若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

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章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用章爾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辟。綿商孫之厚祿。廣嘉客之休聲。克殫厥猷。臣誼靡忒。唯今詔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公。勿玷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尙效忠于君父。廣貽穀于身家。謹詔。

李建泰出師

甲申正月十六。李建泰出師。風沙大起。占候天文書云。出兵遇風沙。師覆不還家。

唐通入朝

唐通陛見上曰。大寇逆天不法。荼毒生靈。掃蕩奇功。賴卿早奏。通曰。么麼黨類。流禍難言。臣藉二祖列聖之威靈。皇上如天之覆庇。願捐驅報効。使元兇大憝。速就殲夷。上悅。慰勞有加。賜金寶綵幣。通謝恩出。

白廣恩移書姜瓖約降

侍生某頓首拜。國事如此。台臺稔知。無容置喙矣。但我輩久爲文臣所抑。不啻狗馬之賤。今闖王強盛。奸佞在朝。我輩雖欲樹功。決至反招奇禍。語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不若共建降旗。以圖富貴。台臺諒能鑒其始終。而幡然從事矣。特此奉約。仍乞賜鴻音。以慰下懷。戎事旁午。餘不盡贅。

瓖答書同降

宣府總兵朱之馮

賊將至宣府。朱之馮謂兵民曰。朝廷三百年恩德在人。死生盡是天數。皇天后土。殺身難報。豈可一旦從賊。失卻千秋大義。君親本無二理。汝等須看世上。詎有孝順他人。違逆自己父母者。衆不從。

居庸關唐通降

三月十一大同陷。賊至居庸。唐通迎戰。時賊將李牟率衆四十萬。方戰。忽營中突出一虎。東西冲躍。所至披靡。唐通驚仆。被虎擒嚼。賊衆四合。是虎卽以皮卸下。乃賊將谷大成僞扮者。通就執。乃降。

宋孩兒起數

軍師宋獻策見自成云。臣觀明朝王氣之絕。當在本月十八日丙午。是日當有陰霧迷空。淒風苦雨。乃其應驗。十九日辰時。都城必破無疑。若不乘此機會。恐援兵四集。又須遲至六年之後也。更有識云。孩兒軍師孩兒兵。孩兒攻戰管教贏。只消出個孩兒陣。孩兒奪取北京城。據此識。吾王須用十五六歲者。名童子兵。攻城方能濟事。自成卽點強壯童子五千人。給以器械攻取。

杜秩亨議割地

賊遣叛監杜秩亨密奏云。平分天下。方可息兵。朝臣皆以爲可。上泣曰。祖宗費卻多少精神。歷盡艱難。創此山河。爲不肖子孫。枉于安樂。一旦將地方割去。朕卽死歸泉府。亦無面見高皇在天之靈。寧死可也。割地不可。更深微行至朱純臣第。乃還。

帝后自盡

聖母周皇后。手內持節。繞宮巡走。哭曰。天災已降。大禍臨頭。汝等有志者。須速尋門路。巡走兩週。歸宮。將自盡。時上率內官四百人欲出。被砲而返。對后泣曰。大事去矣。揮宮女各散。至武英殿各門。密召守城官。每門付白燈籠三碗。囑曰。寇信緩急。自一至三。宮中望此燈爲號。蓋寇攻城。則懸一燈。攻城急。則懸二燈。

城破則懸三燈也。守門官既出，上至乾清宮，將太子定王、周皇親、永王、付、劉皇親，囑曰：「社稷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實爾父之罪也。然朕亦已竭盡心力，無奈文武諸臣各爲私心，不肯後家先國，以致敗壞如此。爾今不必問其禍福，只是合理做去，朕無他慮也。」言畢，上與太子等大哭而別。上復進壽甯宮，見長公主大哭，砍其臂，到西宮，砍死袁妃。又到坤甯宮，見后自縊，上再登皇極殿，親撞景陽鐘，鐘聲遠振，響遍京城。欲集文武百僚，寂無一人至者。乃手三眼鎗，率領數十人，至前門，見城上白燈已懸三矣。上知天命已去，不可挽回，急遣宮人逼令張太后并李娘娘速死，然後刺血親寫遺詔一封，縫于隨身衣帶內，披髮覆面，衣履不成，竟向宮後煤山自盡。

三燈不待城破卽俱懸起，是內奸應計也。

李自成入京城

三月十八，黃沙障天，旋風刮地，雷雨交作，賊營砲發，四面連珠，砲轟轟不絕。賊造雲梯，高五丈，城外週圍布置，凡數百張，令孩兒兵手持短刀，如猿猴狡捷，四面登城，逢人亂砍，城兵見之，俱驚潰。百姓喧傳聖駕已出，文武百官俱換小民裝扮，各奔逃。頃刻，兒童婦女啼哭震天，天氣陰霾，日光悽慘，賊兵西進，得勝門。東進齊化門，牛金星、李牟兩人領兵上城，一面飛騎數千，到正陽門，令城門大開，將所存火器沿城擺列。聞賊預先埋伏京城，或賣絨貨，或酒米店，或作星卜，或設帳市藥，時宰相賣官鬻爵，故京城買官者大半是賊。賊由此內應外合，使十七載惕勵憂勤之帝王龍馭賓天，三百年太平錦綉之江山金甌墮地。

劉宗敏傳諭

劉宗敏傳諭城中百姓曰。吾來安爾百姓。毋得驚惶。爾們須用黃紙寫順民二字。粘于額上。并貼門首。卽不殺。百姓各執香跪迎。門首寫順民二字。又書永昌元年。順天皇帝萬歲。

李自成入大明門

自成乘雕鞍駿馬。自大明門擁入。望承天門射之。暗祝曰。若能一統江山。正中天字中心。箭發。中于旁。不悅。牛金星曰。欲代大明承天。如何反射天也。適進大明門。何不射大明二字。自成從大明門進。紫禁城。劉宗敏。牛金星等俱隨入。先拿娼婦及歌童小唱各數十人。設宴。士民各戴破帽。服破衣。匿茅舍中。綢絹數件。不能易一敝垢衣。賊又至深宮大殿。開筵演戲。諸賊出入宮闈。奔突禁闔。同坐同食。嘻笑嘈雜。全無統攝。午門任馬兵東西馳騁。褻嫚狼籍。童子兵以所掠錦繡裹身。馳馬市中。

僞詔

因獻城甚速。姑免爾民屠戮之苦。爾民各安生理。不許關閉店業。大兵擾害者。治以軍法。僞諭在京文武。

吏政府大堂諭爲奉旨。選授官職事。照得大順鼎新。恭承天眷。凡屬臣庶。應各傾心。爾前朝在京文武官員。限次早一槩報名彙察。不願仕者。聽其自便。願仕者。照前擢用。如抗違不出者。大辟處治。藏匿之家。一併連坐。仰各遵新旨。共擴皇圖。赴謁宜先。趨選毋後。須至榜者。永昌元年三月廿四日示。僞政府著長班內外尋搜。不許民間容隱。一家容隱。九家連坐。

富戶汪箕

汪箕，徽州人也。居京師，家貲數十萬。自成入城，箕自分家室不保，即奏一疏，乃下江南策，願爲先鋒，率兵前進，以效犬馬之勞。自成喜，問宋獻策云：「汪箕可遣否？」宋曰：「此人家貲數百萬，典舖數十處，婢妾頗多，今托言領兵前進，是金蟬脫殼之計也。」自成悟，發僞刑官追賊十萬，三夾一腦，箕不勝刑，命家人取水，飲三椀而死。

象泣

一日，象房橋羣象，聲如哭泣，大喊不已，淚下如注，天昏地暗，災異迭見。

李巖諫自成四事

賊將官紳戮辱已極，以致天愁地暗，百獸哀鳴。制將軍李巖上疏諫賊四事，其略曰：一掃清大內後，請主上退居公廡，俟工政府修葺洒掃，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大內，次議登極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羣臣演禮。一文官追賊，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污者，發刑官嚴追，儘產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賊，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即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一各鎮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興師，但遣官招撫各鎮，許以侯封，各鎮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自成見疏，不甚喜，既批疏後，知道了，竟不行。

宋獻策奏削髮諸臣

宋獻策疏略曰。明朝削髮奸臣。吏政府不宜授職。此輩既不能捐軀殉難。以全忠義。又不肯委身歸順。以事真主。顧乃巧立權宜。徘徊岐路。忠節既虧。心跡難料。若委以政事。任以腹心。恐他日有反噬之禍。云云。自成批云。削髮奸臣。命法司嚴刑拷問。吏政府不得混敍授職。

宋獻策與李巖議明朝取士之弊

獻策既奏疏出朝。遇李巖散步偕行。適見二僧。設兩案。供養崇禎靈位。從旁誦經禮懺。降臣繡衣乘馬。呵導而過。竟無慘戚意。巖曰。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獻策曰。此等紗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輩也。巖曰。明朝選士。由鄉試而會試。由會試而廷試。然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核之至矣。何以國家有事。報効之人不能多見也。獻策曰。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各思自保。其新進者。蓋曰。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纔博得一紗帽上頭。一事未成焉。其老成曰。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始得至此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獨死。無益。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謂功名是己所致。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漠不相關也。可見如此用人。原不顯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責其報効。不亦愚哉。其閒更有權勢之家。狗情面而進者。養成驕慢。一味貪癡。不知孝弟。焉能忠義。又有富豪之族。從蚤緣而進者。既費資財。思權子母。未習文章。焉知忠義。此邇來取士之大弊也。當事者若能矯其弊而反其政。則朝無倖位。而野無遺賢矣。巖曰。適見僧人敬禮舊主。足見其良心不泯。然則釋教亦所當崇敬。獻策曰。釋氏本西竺之裔。異端之教。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術。

乃至學士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趨習之。偶有憤激則思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難則入空門而忘君父。叢林寶刹之區悉爲藏奸納叛之藪。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異端而淆正教。惰慢之風莫此爲甚。若云誦經有益則兵臨城下之時何不誦以退敵。禮懺有功則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禮懺延年。此釋教之荒謬無稽而徒費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所當人其人而火其書驅天下之遊惰以惜天下之財費則國用自足而野無遊民矣。巖曰軍師議論極正但願主公信從其說痛洗積習之陋誠天下國家之幸也。語畢各歸營。

牛金星遇異僧

牛金星將入朝議登極事。行至長安門外見一僧服衲衣攔街大呼曰。小僧有緊急事情要告明。金星問曰。和尚有何緊事。僧曰。崇禎爺是箇好皇帝。只爲李家大兵來就逼他弔死。既奪了明朝江山。又不見太子下落。特來稟問丞相。金星大怒。左右欲殺之。僧呵呵大笑曰。和尚只一個頭。砍了值甚麼。汝輩幾萬頭。卻如何。金星曰。此癩僧也。勿殺。命之速去。僧行數步化一陣清風。不知踪跡。

自成僞檄

自成陷京師。一面遣人招吳三桂。一面行文招左良玉。并高杰。劉澤清等諸將。僞檄云云。具在吳三桂請兵內。

自成詐稱符命

宮中忽搜出滲金銅鑪。及漆金各一。上刻永昌元年三月之吉。人人驚駭。忽果將軍入朝報云。四夷館有

西域番僧十餘人。言語侏儻。具表文一道。譯出。是西天竺國王彌離哆斯滿來賓。聞中國有新天子登位。差來入賀者。

自成改服印契

凡文官俱受大將軍節制。一品冠上插雉尾。一公服用棋盤方領。補子服色。文武一樣。改換印章。三品以上爲符。四品以下爲契。

公主夢帝后

何新救公主入周奎家。公主思念父皇母后。時時欲絕飲食。左右苦勸。勉延一日。假寐。忽見先帝后與王承恩至。曰。我已訴于上帝。逆賊惡貫滿盈。不久自當消滅。但劫數尙未盡。勾銷亦只在一年餘矣。語畢。見先帝披髮仗劍。逐殺闖賊。連聲砲響。公主驚覺。以告周奎云。

李自成死羅公山

自成四月三十日西奔。焚五鳳樓。九門放火。火光燭天。號哭之聲。聞數十里。聞唐通爲馮有威殺。五月初二。三桂兵追至定州。清水河下岸。斬賊將谷大成。左光先墮馬折足。自成屢北。五月五日。率諸將直逼吳營。大戰。自辰至酉。互有殺傷。忽狂風起。賊陣旗幟悉仆。自成中箭落馬。還營。自此且戰且走。三桂亦不急追。牛金星見勢漸失。有他志。忌李巖。李牟得軍民心。欲去之。會報河南歸德府同知陳奇。商丘令賈士俊。定陵令許承蔭。鹿邑令孫澄。考城令范雋。柘城令郭經邦。及尙國俊七人。俱被兵部尙書丁啓睿命參將丁啓光擒縛往南京。李巖請率兵恢復。自成許之。金星曰。李巖此去。必不返。叛形早已露。不如誅之。自成

信其言。令金星設酒。誘而殺之。宋獻策素善李巖。遂往見劉宗敏。以辭激之。宗敏怒曰。彼無一箭功。敢擅殺兩大將。須誅之。由是自成將相離心。獻策他往。宗敏率衆赴河南。自成與李過及驍將數人率兵十餘萬。自河南至湖廣。欲合張獻忠。渡江抵辰州。知獻忠已入川。遂駐黔陽二十里外。宏光元年正月下旬也。居二十日。百姓苦之。自成聞何騰蛟兵將至。入山閱視要害。見羅公山險峻而廣大。遂分結三大營于其下。爲久駐黔陽之計。但兵餉無兩月支。命劉宗堯等率兵二千渡江。往豫楚界郡縣劫糧。命辛思忠楊彥率兵二千于湖廣沿江府縣劫糧。一夕自成方寢。大呼曰。殺殺殺。我不懼汝。竇氏驚問。自成曰。適夢坐北京殿上。忽見崇禎皇帝與范景文倪元璐汪偉吳襄周遇吉等數十人欲執予。予相抵而醒。竇氏曰。勿異也。疑心生暗鬼耳。自成甫睡。復夢如前。見文武叱聲如雷。乃寤。次日得疾。李過日進候。由是與竇氏通。自成病益篤。夜半連呼云。皇帝幸釋我。遂死。李過以帝禮葬之。

其時大清朝有賀表。謂病故也。

李過降何騰蛟

李自成既死。其姪李過。與賀錦。牛佺。任繼宗。劉體仁等共議。諸將俱勸降何騰蛟。李過遂率衆歸之。一云。李錦號一隻虎。自成姪也。自成死。錦奉自成妻高氏渡洞庭。踞山寨。隆武遣馬吉翔招之。賜錦名赤心。高氏爲忠義夫人。隆武既沒。堵胤錫以永歷閣部撫湖南。赤心就招稱臣。然桀驁甚。在營稱氏爲太后。具疏稱自成爲先帝。朝議隱忍聽之。何騰蛟以閣部督師。輕騎詣赤心營。會師取長沙。封赤心興國侯。李過雖降。不成名焉而已。世界至此不成世界。朝廷至此不成朝廷。君子讀之。能無三歎耶。康熙十

年四月十三日。用賓氏書千社烽之王館。

總論流寇亂天下

自寇之起于崇禎之三四年也。不過飢寒之民。嘯聚山谷。所謂寇也。此五六年間。放劫千里。出沒無方。此則所謂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後。則不然矣。非復草賊行徑矣。又十四五年後。則不然矣。非復竊據行徑矣。夫當其作難之始。爲勦爲撫。固亦易耳。奈當事者寡識。竟無成策。可慨也。初時握兵者。尙猶中智以上。非無戰勝之威也。乃卿大夫局外易言。刻期責效。終未有成功。迨至話言有閒。任用勿專。劫代毅。括代頗。始之以貪鄙之熊文燦。肆虐生靈。繼之以庸懦之楊嗣昌。罣誤軍事。于是中原陸沈矣。元惡旣斃。盈庭狼顧。陳睿謨。龍鍾也。宋一鶴。乳臭也。格例緣蚤。草草推用。節制無術。將不知兵。兵不能兵。非惟是也。兵之厲民。更甚于賊。而楚事乃復大裂矣。是故民怨天怒。饑疫頻仍。同類相合。人死如亂麻。于是李自成起而乘之。據中原。吞江漢。襲三秦。凌晉躋蜀。則民心使然也。夫斂重而民窮。民窮而盜起。此自古皆然。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明朝制度詳嚴。內重而外輕。君尊而臣卑。法相繩。權相制。雖有奸臣。不能作大逆。雖有豪傑。不能建奇功。然而取民之制甚煩。養民之制甚略。愚聞先臣馮琦之言曰。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不在大臣。不在藩鎮。敵國他日所爲國家憂。惟在宮府之隔。閭閻之賈耳。憶丙子歲。予遊淮上。見一父老談流寇事云。此寇不速除。且與國家相終始。旣而歸里。從士大夫飲。聞邸報寇警。士大夫皆言草賊也。不足爲大憂。有書生應言曰。更歷數年。將無大梟雄乘亂而起者乎。夫閭閻之賈也。寇盜之患也。五十年之前。有淮上父老知之。里巷書生知之。而當塗之卿大夫。豈盡鈍根乎。蓋以留情富貴。未嘗以國家爲念耳。

迨至大廈突傾。而燕雀亦遂失其巢也。豈不傷哉。雖然。庸奸之列朝廷也。貪污之遍郡邑也。懦將悍兵之耗餉于營幕。而殘賊猾寇之蹂躪夫海內也。俱天之所以開大清也。嗚呼。天之所廢。天之所興。人孰得而止之。夫亦可存而不論。論而不議也。已。四月十六書。

論明季致亂之由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而君之失德不與焉。一曰外有強鄰。自遼左失陷以來。邊事日急矣。邊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則餉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乎貧矣。且頻年動衆。而兵之逃潰者。俱嘯聚于山林。此亂之所由始也。二曰內有大寇。張李之徒。起于秦豫。斯時欲以內地戍兵禦賊。則畏懦不能戰。欲使邊兵計賊。則關鎖要衝。又未可遽撤。所以左支右吾。而劇賊益橫。而不可制。三曰天灾流行。假流寇擾攘之際。百姓無饑饉之虞。猶或貪生畏死。固守城池。賊勢稍孤耳。奈秦豫屢歲大饑。齊楚比年蝗旱。則窮民無生計。止有從賊劫掠。冀緩須臾死亡矣。故賊之所至。爭先啓門。揖之以入。雖守令亦不能禁。而賊徒益盛。勢益張。大亂由是成矣。四曰將相無人。當此天人交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綱。將如汾陽武穆。或可救亂于萬一。而當時又何如也。始以溫體仁之忌功。而爲首輔。繼以楊嗣昌之庸懦。而爲總制。終以張縉彥之無謀。而爲本兵。可謂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諸將。不過如唐通。姜瓖。劉澤清。白廣恩之輩。皆愛生惡死。望風逃降者。將相如此。何以禦外侮。除內賊耶。夫是四者。有其一。亦足以亂天下。况並見于一時。有不土崩瓦解者乎。試譬之一家。強鄰闔于門庭。竊盜據于堂奧。爲有司者。復敲肌撲骨。以婪其財。而左右僕御。莫不抱頭鼠竄而去。則了了一主。欲不弊得歟。更喻之人身。有疾。邊警者。腰背之患也。張李者。腹心之患也。水

旱蝨蟲者。傷寒失熱之患也。一身而有三患。勢已難支。更令庸醫調治之。其亡可立而待耳。明季之世。何以異此。然則必何如而後可。曰。止有和守戰三策而已。憶自錦州之役。良將勁兵。喪歿殆盡。遂致強鄰有輕中國心。而邊警日至。使當日以洪承疇爲總制。吳三桂爲總戎。嚴兵固守。而勿與戰。且甘言厚幣以和之。則十餘萬之師。固可保障東方。是則策遼事者。不宜戰而宜和。若乃自成者。賊寇之雄也。勅孫傳庭以重兵踞潼關。而命盧象昇周遇吉時出銳師策應之。則高傑白廣恩等必不覆潰。而西安固矣。西安固。則自成必不能越晉而入燕。是則爲秦事計者。當以守爲正。而戰爲輔。至于獻忠一凶殘之賊耳。其勢不逮自成。遠甚則又當以戰爲正。而守爲輔矣。苟令史可法周遇吉左良玉曹文詔黃得功等。會浙直兵四面攻之。則可以敗滅。獻忠旣破。則良玉二十萬之衆。可與傳庭十六萬之師。相爲犄角。內外拒戰。而自成可圖矣。張李旣平。則強鄰雖或深入。亦未必遽至危亡。奈當事者。戰守無策。任用乖方。使洪盧陷于東鄙。傳庭覆于潼關。良玉潰于朱仙。遇吉死于寧武。敵寇交侵。兵民胥叛。釀成大禍。而不可救。悲夫。愚觀趙宋之南渡也。兀朮大舉入寇。楊太據洞庭。與劉豫通。欲順流東下。李成大陷襄陽六郡。將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是時天下之勢亟矣。設他人當此。必有甲申之禍。幸有武穆者爲制置使。以備之。奏襄陽爲恢復中原根本。當先取六郡。以除腹心之疾。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此識先發著者也。未幾襄陽復。洞庭平。而金兵亦不能爲大患。得以偏安江左者。百有五十載。所謂元氣旣固。而外疾亦漸除也。惜明季諸人。見不及此。此予故作是篇。以悉其致亂之由焉。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予編北略初成。併書此論。以附識之。社埜王館用賓氏草。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四

五朝大事總論

神宗

光宗

熹宗

思宗

宏光

國運盛衰

神廟冲齡踐祚。睿哲夙成。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居正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尤留心邊事。初與高拱合策。撫俺答。宣大以西。稱甯土矣。用大帥戚繼光爲劄鎮。譚綸爲督撫。一切用舍。興建。唯繼光言是。從。繼光建城堡墩臺。相度皆精絕。烽火精明。又素調練浙兵。雜邊兵。車馬步亦雜用。外國聞而畏之。不敢窺邊者三十餘年。用大帥李成梁于遼左。敢戰深入。當是時。九邊晏如。郡吏畏法。庶幾黃龍地節閒。居正驕而悍。好自尊大。又以巍第私其子。身沒怨叢。卒禍其家。繼輔政者多避怨。鮮任事。上旣壯。益明習庶事。不復委柄於下。操切之後。繼以寬。大人皆樂之。府庫充實。賦斂不苛。士大夫以氣節相矜。詡雖無姚宋之輔。亦無愧開元閒也。自貴妃寵盛。上漸倦勤。御朝日稀。迨國本論起。而朋黨以分。朝堂水火矣。爭國本者。章滿公車。上益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益堅。上以爲威攝之。不若冥置之。批答日寡。後遂絕不視朝。章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經筵久輟。推陞者不下。被糾者不處。上之一切鄙夷也。以大臣無足仗也。所用益寡。一人操數柄。益得以持權矣。以言路無可採也。置之。然章一上。不待上旨處分。而被糾者卽去。臺省益恣行矣。庸相方從哲。獨居政府。若喜其無能也。而安之。然輔臣不能持政。而臺省持之。于是丌詩教。道興邦。官應震。吳亮嗣等。稱當關虎豹。放廢天下賢才。殆盡。凡中外之得選爲臺省。皆閣不下。舊臺省益復。

以寵致後進必入其黨。當時所喧持者。惟禁道學一事。而邊防吏治。俱置不理。賂賄日張。風俗大壞。遼東之難一發。而將驚兵驕。無可支吾。賦如民貧。流寇乘之。土崩瓦解。禍發于天啓崇禎之代。而所從來久矣。至羣臣背公營私。日甚一日。流寇之患愈迫。朋黨之攻愈苛。雖持論各有短長。大抵世所謂小人者。皆眞小人。而所謂君子者。則未必眞君子也。民益貧而吏益寡。風俗日壞。將士不知殺敵。惟知害民。文官不知職業。惟習齋緣。雖以烈皇帝之憂勤。而不能挽回萬一。嗚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高臥治乎。高皇帝一日兩視朝。未明而興。夜分而寐。非好勞也。文之日昃不食。良不容已。舜稱無爲。特言其致治云爾。豈以不事事爲無爲哉。乃謂萬歷以寬弛得承平。崇禎以操切致禍亂。抑悖也。

門戶大略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人。小人爲多。能然多者。宋之黨人。君子爲多。然朋黨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于敗亡者。以聰明正直之士。世道攸賴。必以黨目之。于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傾軋。而國事不暇顧矣。且指人爲黨者。亦必有黨。此黨衰。彼黨盛。後出者。愈不如前。禍延宗社。固其所也。國朝自萬歷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爲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譔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多言路。而憲成講學于東林。名流咸樂趨之。此東林之黨所由始也。國本論起。一時名流。俱以倫序有定。早建爲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居功。聽者亦無可指爲罪也。而上以爲有意擁立。乃冀他年富貴。故不樂羣臣上請。卽不請。上亦不行也。假使旋請旋得。不獨上無骨肉之猜。并下無氣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嚴黜。後遂廷杖累累。務仇賢者而痛。

懲之。卽上慈愛無他意。而欲靜議論。議論愈煩。于是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力請不允。卽忤旨放歸。除自一貫以及申時行。王錫爵輩。皆以調護爲名。未嘗不婉轉力請于上。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上以爲激聒。政府亦以激聒目之。然請者逆耳。調停者言甘。遂目言者爲黨人矣。時行性寬平。所黜必旋加拔用。而一貫頗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爲清論。雖朝端亦每以其是非爲低昂。交日益多。而求進者愈雜。始而領袖者皆君子也。繼而好名者。躁進者。咸附之。于是淮撫之論起矣。淮撫爲李三才。李居三輔。年少早貴。所至有赫赫聲。但負才而守不潔。及爲淮撫。垂涎大拜。多結游客。日譽于憲成左右。憲成因而悅之。亦爲游揚。糾三才者。卽以爲東林玷。三才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益詘之。而東林亦受累不小。未幾妖書之獄起。而清流有累卵之危。挺擊之案起。而兩黨益相水火。妖書者。所謂續憂危竝議也。不知出自誰手。大抵言奪長之事雖難。然當世豪傑。如沈四明某某輩。輔成之言。若出于清流之口。將以傾四明輩者。或云此奸人造爲之。以陷郭正域者。郭時有清流領袖之目。政府所最忌也。時上震怒甚。羅織甚嚴。搜正域寓。併偵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迹。遂歸獄于皦生光。而終不得其實也。挺擊者。張差持梃以闖青宮。據稱欲愬二璫于上。璫乃鄭貴妃所遣建野寺者。巡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風癩。窺其情。大爲叵測。于是劉光復輩皆主風癩之說。而刑部主事王之竦入獄。中鉤得其言。以爲主使出自鄭戚。舉朝噴然。以爲國戚殆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于上。上命自白之東宮。貴妃見東宮辭之甚力。東宮遂奏懇上出見羣臣。爲之昭白。上與東宮俱諄諄剖明之。遂以二璫及張差成獄。餘置不問。當張差事起。中外不能無疑。因事發于貴妃之璫。而又直闖東宮。

若巧合之之窳疏。稱差言甚鑿鑿。或差恨二璫已甚。故以主使挺擊誣之。亦不可知。而廷元輩恨之窳特甚。之窳素守亦不潔。廷元與韓浚輩遂干計典重處之。蓋東宮侍衛蕭條。至外人闖入。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亦斷斷不可少。顧事連宮禁。勢難結案。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者亦互相濟。乃必斥逐執法者而後已。是何心歟。當是時。兩黨業不並立。辛亥之京察。孫不揚主之。曹干汴湯兆京佐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有丁巳之京察。鄭繼之主之。徐紹吉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清流者。一網盡矣。是時葉向高去。而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主持。上于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則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爲丁詩教。韓浚輩。楚爲官應震。吳亮嗣。浙爲劉廷元。姚宗文輩。其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爲之主。于是有宣黨崑黨種種別名。宣謂賓尹。崑謂顧天峻也。天峻高亢自得。而賓尹淫汗無行。庚戌之榜。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麟。皆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妒軋之。麟附丁。韓求銓部不得。遂反攻之。于是之麟謙益皆爲時貴所抑。禮部主事夏嘉遇。初亦爲時貴所推重。因與之麟交。亦被抑。而遼東四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爲兵垣。仍入禮閣。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興邦。遽陞京卿。其勢益張。而公論益憤矣。御史詹世濟。助夏攻趙。而丁趙之焰漸衰。神祖殂落。光廟首召葉向高。而閣臣劉一燝。家臣周嘉謨。俱以召用名流爲首務。自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汴之屬。皆爲銓憲大臣。卽附麗東林。亦無不繇田閒爲顯官。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黜。一時以爲元祐之隆。然附麗之徒。惟營躁進。京卿添註累累。已不滿人意。而南星爲冢宰時。高攀

龍、楊漣、左光斗，皆爲憲臣。魏大中爲吏垣長，鄒維連、夏嘉遇、程國祥，俱爲吏部司官。咸清激操，論不無小苛。人益側目。大璫、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雅意諸賢，而諸賢以其傾仄，彌恨惡之。周宗建、侯震暘等相繼糾彈，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廟之乳母，而與忠賢私爲夫婦者也。上于庶務皆委不問，宮中惟忠賢、客氏爲政。向高故欲調停，而諸賢必欲斥逐爲快。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遂爲不共之仇。向高亟去，而事大變矣。初，廷杖工部主事萬燝，以威怵廷臣。後遂因嘉遇、大中與御史陳九疇相詰，遽行斥降。旋盡斥諸賢，且起大獄，竟成清流之禍。國祚幾危。雖奸邪崔呈秀輩陰道之，諸賢不可謂無咎也。議論高而事功寡，名位軋而猜忌起。異己者雖清必驅，附己者雖穢必納。卽領袖之賢，諂諛可重，而妒之者衆矣。忠賢一得志，盡用奸邪。崔呈秀輩舉國如狂，銀鐺四出，如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輩，皆下詔獄。備受毒刑以死。天下痛之，而稱忠賢功德，請爲祠祀者滿天下。凡羣臣上疏，必以上與廠臣竝稱，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勢比劉瑾輩且十倍矣。下重足而立，斯時憂國者駁駁有易祚之勢，特以呈秀輩雖凶惡，實庸陋無足數。熹廟竇天，忠賢呼呈秀語移時，竟不能有所圖，而烈皇帝一登極，神明自操，忠賢之黨內外林立，不覺其自屈。部臣錢元愨、陸澄源、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其黨皆放廢。凡忠賢所逐，無不召用上。復定逆黨之案，勵精求治，數數召對，每發言羣臣皆不能及。天下欣欣望太平。昔東林諸臣爲魏璫所羅織，甚慘。其尙存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爲忠賢收用者，自屬下流，無可取。僉謂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大明諸賢之死而生，皆上恩也。宜同心憂國，以報上。然急功名，多議論，惡逆耳，收附會，其習如前。上久而厭之，心疑其偏黨。及枚卜事起，而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軋，謙益必欲抑延儒，使不得

上溫體仁乘其隙疏糾謙益科場舊事。上爲震怒。面加詰問。吏垣章允儒憤爭甚力。上逮而黜之。謙益亦黜歸。黨禍再起。而諸臣仍泄泄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惟疏攻溫周無虛日。攻愈力而上愈疑。邊警日深。上視諸臣無一足恃者。史塗、袁宏勳之屬。糾閣臣韓爌、錢龍錫、罷之。龍錫旋以袁崇煥事。遂下獄。延儒遂爲首輔。體仁亦相繼入政府。而門戶之名。爲上所深惡。上神聖。知兩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聽。故政府大僚俱用攻東林者。而言路則東林爲多。時又有復社之名。與東林繼起。而其徒彌盛。文彩足以變一時。雖朝論亦常及之。不能止也。周溫以權相軋。旋又自相貳。周罷去而溫秉國。又引薛國觀繼其後。大抵周明敏而貪。溫潔清而險。辭才不如兩人。而傲與偏同之。流寇之患日迫。而終無能建一策。溫去而薛遂敗。以貪賜自盡。且其事發于東廠。僉云部臣吳昌時實發其機。要亦薛之偏狹。上自心厭之。非下所爲也。未幾再召延儒與張至發、賀逢聖等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延儒乘上悔赦逋宥罪。罷斥諸臣。多收用之。救詞臣黃道周之獄。一時有賢名。蓋延儒罷相時。其門人張溥、馬世奇。時以公論感動之。昌時與深相結。延儒遂納其言。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然性素貪。又見羣論相推。益自恣。納賄益廣。上亦虛已聽之。溥旣歿。世奇欲遠權勢。不入都。延儒之左右皆小人。所趨日下。上以此懷怒。亟放之歸。昌時亦置之死。仍提延儒至都。勒自盡。如所以待國觀者。延儒雖寬厚。再出。所行多善政。及死。而人莫之憐。以太攬權及婪賄也。其時名流尚多在列。要皆負虛聲。無濟國事。寇一入都。烈皇帝以身殉國。而羣臣從死者寥寥。以是益爲世詬厲。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成德輩。烈烈就死。日月爭光。雖仇口不能不推重也。至南都再建國事。累卵宜盡捐異同。專心憂國。尙恐難支。而相仇益甚。當擁

立之始。鳳督馬士英、移書商之樞臣史可法。有擇賢語。可法意士英有所謂也。遽與姜日廣、呂大器輩、移文士英。言福王失德事。而錢謙益雖家居。往來江上。亦意在潞藩。若以福邸。向有三案舊事。與東林不利也。士英得移文。卽與大帥黃得功、高杰輩。持爲口實。力主福王。其所操倫序之說。自當。但與初時移書意不相合。可法輩實爲其所賣。上旣立。可法爲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一入。可法卽出。爲督師。士英有阮大鍼之薦。舉朝力爭之。卒以中旨起爲少司馬。大鍼一入。卽翻逆案。處諸清流。憲臣劉宗周以疏爭。士英大鍼內用璫。外用藩帥。并收勳臣以助。其意蓋欲逐宗周輩。而內璫勳舊。從此遂不可知。賂賂大行。凡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贓跡狼籍者。皆還原官。或數加超擢。時以擁立。懷異心。并三案舊事。激上怒。上實寬仁。不欲起大獄。故清流不至駢首。卒致左師。因衆憤。有清君側之舉。士英盡檄勁兵。以防左帥。大兵已至。維揚而滿朝俱謂無號。且欲因以破左。一時有識者。謂亂政亟行。羣邪並進。莫過于此。大兵一渡江。國事瓦解。馬阮之徒。身統重兵。望風竄竄。不亦痛哉。二黨之於國事。皆不可謂無罪。平心論之。始而領袖者。爲顧鄒諸賢。繼爲楊左。又繼爲文震孟、姚希孟。最後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繼爲丁趙。繼爲魏崔。繼爲溫薛。又繼爲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于籌敵制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爲朝廷振一法紀。徒以伎刻勝。可謂之聚怨。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兩者同讖。東林附麗之徒。多不肖貪者。獄者俱出其中。然清議猶得而持之。閒亦以公道拔人。其行賄者。尙恥人知之也。攻東林者。納賄惟恐不足。至崔魏之時。南都之政。則明目張膽。以網利爲市。而不以爲

恥矣。東林初負氣節，每與內璫爲難。卽賢璫王安，亦璫之慕賢，非諸賢之通璫也。及其衰也，求勝不得，亦有走險與璫結交者。崇禎之季，往往有之矣。攻東林者，常神廟時，羣璫無權，未有內通者。自呈秀輩奉忠賢爲主，而所以媚璫者，無所不極矣。若誦莽功德，誠天地間一大怪事。迄于南都，而通璫者，揚揚驕語，惟恐人不知也。若兩黨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會。若有進和平之說者，卽疑其異己，必操戈隨之。雖有賢者，畏其辨而不能持，亦有因友及友，并親戚門牆之相連者，必多方猜防，務抑其進而後止。激而愈甚，後恐深前，身家兩敗，而國運隨之。謂皆高皇帝之罪人可也。顧後世之論爲賢爲邪，有難混者，余亦以前輩所愛重，欲推而入之清流，禍中然，余不以此懷偏念。平言其實，庶鬼神之可質也。此出夏允彝

李三才少負才名，爲山東藩臬，極有名。去山東二十年，民歌思不忘。謂大盜大猾皆爲李所擒治，殆盡。民得安生。錫爵蒙特召時，手疏言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罵，稱神稱鬼，成何國體。此疏甚秘，而三才鈎得之，洩言于衆。謂錫爵以臺省爲禽獸，臺省益攻錫爵，其詞醜甚。三才多取多與，結客遍天下。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意其真足以幹國矣。然余嘗見其辨疏，謂相傳上于宮中，請仙仙語以李三才爲聖人，故羣臣咸妒之。此其言亦甚不根。大抵才而不羈，非純臣也。其豪華之習，宜不爲清流所喜。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時，止堂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乏，卽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又聞一孝廉負才名者，當計偕時，與一孝廉偕謁之，留兩日，不過贖數金。所偕孝廉頗慍，及至都，旅館甫定，而三才之使者已至，贈孝廉二百金。所與偕者亦四十金。其操縱類如此，使其才智盡用之職業，亦非常也。

金壇于玉立者。東林中用勝于體之士也。于諸生中獨賞韓敬才。託丁元薦與結婚姻。相與至密。乃敬爲鼎元。而元薦首攻之。玉立實發其機。此又人情之不可解者。敬于賓尹往來最密。取之爲元。未必無故。但敬之才亦不媿耳。敬好縱橫之學。恣色貨。自非治平之臣。要不至如賓尹之甚。每奪人妻而壞人節也。爭論之囂。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于察前上言。察典勢必及某某。其意固在免察。而于汴兆京輩以阻撓察典糾嚴之。明時辨以阻撓何迹。兆京謂俟察典竣宜言之。于是察典尙未下。而明時先爲民。然兆京所謂阻撓者。不過前疏頗覺太甚。秦聚奎舍死報國之疏。人亦有稱之者。但疏中自稱今年算命該死。故舍生爲此。亦可訝也。時稱察典冤處者七人。總爲賓尹所鼓動耳。賓尹盛才名。一時重處。或以爲賊。然繩其品行。實不冤也。至丁巳京察。不平彌甚。竟無一人起而爭者。則在朝清流驅逐已盡矣。韓錢王鄒才既相伯仲。又爲同籍。而相仇至甚。殆不可解也。王象春自述云。與鄒同遊西山。鄒爲對偶云。敬字無文。便是苟思其對。不可得。王忽云。林中有點不成材。以賓尹號霍林故也。此皆輕薄之尤。韓鄒固爲世誥矣。王居鄉最爲鄉人所疾。其族人亦多恨之。錢聲色自娛。末路失節。既投阮大鍼。而以其妾柳氏出爲奉酒。阮贈以珠冠一頂。價值千金。錢命柳姬謝阮。且命移席近阮。其醜狀令人欲嘔。嗟乎。相鼠有體。錢胡獨不聞之。南都破日。與王鐸南面而坐。點諸降臣名。至鄒之麟。不應名。王鐸急欲參之。張孫振對錢言曰。此係老先生同鄉同籍。宜爲周旋。錢頷之。鄒得無恙。張孫振每對人誇此語云。非我鄒衣老。幾弄出來。聞鄒厚酬之。而鄒猶洋洋稱我不臣二姓。噫。亦可醜矣。

北都死難。如孟兆祥及其子章明。汪偉夫婦。凌義渠。施邦曜。周鳳翔。陳純德。吳甘來。朱之馮。衛景瑗。吳麟

徵、王家彥、勳臣惠安伯張慶臻、戚臣新樂侯劉文炳、及其弟都督文耀、太康伯張國紀、駙馬鞏永固、舉家焚死。武臣周遇吉、內臣王承恩、南都死難。如高倬、劉邦弼、何剛、吳嘉允、陳于階、錢棟、祁彪佳、勳臣靖南侯黃得功、魯之璵、黃蜚、侯承祖、父子、陳天敘等，皆爭光日月。與二黨皆中立，故附記于此。成德之自盡也，先語其妹云：爾尚未嫁，留此何依？妹請先自盡。德哭而視其縊，其妻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媳皆已歿，亦慟而自縊。當德之糾溫體仁也，廷杖拷訊，備受慘毒，其母多方豐體仁于途，且欲擊之。體仁訴于上，逐之出都。謫戍，遇變，家屬盡歿。又以流離顛沛，其妹年二十餘，竟未及嫁。甫召還，而闔門殉難，最爲烈云。劉理順，盛德上也，亦合門自盡。寇在中州，知其清，亦聚哭之。馬世奇二妾皆先自盡。汪偉與其妻對飲自盡，妻誤在左，卽曰：誤矣。夫宜左也，仍易位而沒。南都之覆，人皆以爲無可爲矣。惟石麟天死，必圖興復。蘇城殺僞官後，衆情紛紛互猜，出石麟于外。及城垂破，自請入城，慷慨賦詩自經。二義僕、二義僮，從死焉。侯峒曾倡義守城，其子元演，元潔，少年高才，自聞南都破，卽發憤求死，與父同守城。至是，兄弟爭死，俱爲兵殺。義僕亦從死。黃淳耀，初登第，卽知時事已非，不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然高隱。及與侯同守城，城破，及其弟淵耀同自縊，仍題壁以不能謀國爲歎。陳于階，官止欽天監博士，聞難，衣冠謝國恩，首自縊。吳嘉允，已奉差出都，聞渡江，乃復回車，寓于城外僧寺。欲上書，屢不達。及書上，卽自經。侯承祖，守金山衛，殺五百餘人，力屈被擒，大罵而死。此數公者，尤死難中最烈。其生平美行，不勝書計。異日史臣當各爲立傳。又南都破後，起義而死，節草野間，亦多其人，未能詳也。

流寇大略

流寇始于秦之潰兵。皆耿如杞入援之師也。秦地連饑。民窮賦重。遂從寇者日繁。其始固易剪。楊鶴爲三邊總督。欲撫安之。旣撫復叛。鶴逮謫戍。洪承疇爲秦撫。勦之甚力。洪廉而勤。將士愛戴之。勦寇幾盡。僅三千人渡河入晉。晉撫許鼎臣不能禦。漸猖獗。遂由中州入蜀。蹂躪彌廣。用陳奇瑜爲總督。寇入川。幾爲川兵所盡。奇瑜再主撫。遣之入秦。至秦。又叛。逮奇瑜下獄。用洪承疇總督陝豫楚蜀。賊聞承疇來。大懼。盡避入終南山中。官兵圍之。大帥曹某。勇而驕。遽入山搜寇。爲所敗。賊復闌出。楚豫閒。用盧象昇爲總督。與承疇兵勦寇。孫傳庭爲秦撫。象昇身先士卒。以善戰稱。而傳庭父爲邊將。亦習行閒事。雖與洪不合。其才自優。象昇用關外兵。一破寇于豫。而承疇傳庭亦時時以捷聞。寇且衰矣。邊警亟。召三公入援。兵退。卽用象昇于宣大。承疇于薊遼。傳庭于保定。而寇又復盛。傳庭僞稱病。逮下獄。是時楊嗣昌爲中樞。疏薦熊文燦爲總督。議增天下餉。初以溢地爲名。蓋言額外之地。楚中遼闊。或有之。而四方實無是也。有上疏爭者。輒被處。遂總加之。額田中特設一少司。農理勦寇餉。俾文燦專兵事。然文燦向在閩中。幸以撫鄭芝龍成功。遂謂寇必可撫。專意招降。初寇之起。紛紜無主。久之。有老獬獮。闖場天。滿天星。翻山鶴等名。亦未著姓名。至是有張獻忠。李自成輩。漸并各寇。爲雄長。然招獻忠後。兵肆凶悍。侵奪居民。每伸寇而屈民。獻忠旋颺去。其勢益張。文燦逮論辟。寇旣復叛。嗣昌乃自請勦寇贖罪。上爲賜坐。設宴賦詩以寵之。雖大帥及司道。皆得以賜劍自戮之。權重甚。楊至楚。申軍令。鼓將士。一時赫然。旋敗獻忠。而圍之。瑪瑙山中。獻忠出戰。墜馬。幾被獲。楊謂勦功可成。先是嗣昌在閣時。議練兵十餘萬。各鎮用以破賊。特加練餉。使浮于遼餉之

數。至是。卽撥遼餉以充勦寇之用。餉足而民怨已極。獻忠被圍久。鑿山徑走入蜀。嗣昌彈蜀撫邵捷春。逮論辟。蜀民爲訟冤。不之釋也。獻忠遣奸細入襄陽城。與獄中大盜相通。又遣寇僞作商人。運車入城。兵器皆藏車中。至則內外相應。城立破。襄王被難矣。寇自發難以來。未嘗破藩封。傾重鎮也。自襄陽破後。勢遂滔天。闖賊李自成。又破河南府。福藩不屈。被難。闖賊得珍寶無算。其勢益張。嗣昌旋歿。或云服毒。或云病疫死。而上終心憐之。明年春。闖賊再圍開封府。前後且百餘日。城中斗米十金。草木皮筋皆盡。及人相食。上令各路進兵救援。皆不能至。初次圍城。賴大帥陳永福。及其子德力戰卻之。至是。永福父子亦被困。而河忽大潰。城沒。周藩與守士諸臣皆走高邱。得免。百姓死且盡矣。或謂城中人自決壞河。以便出走。然河堤向高于城。以歲修俾勿壞。寇旣圍城。堤久不修。其潰固宜。上爲之悲痛。出孫傳庭于獄。爲總督。悉發秦晉兵從之。傳庭大治兵。自謂必能破寇。上亦屢趣之出關。傳庭銳而疎。寇屢僞敗。以誘之深入。一戰而敗。軍資蕩寇。遂入關。據有長安。傳庭走走。先是。寇所破城邑甚多。武弁多失節。而文臣未有降者。至是。秦中方伯陸之祺。輩多蒙面屈降矣。寇卽由秦入晉。所至風靡。上先遣閣臣吳姓出督師。姓逡巡未行。而獻賊已破武昌。舊閣臣賀逢聖死節。上怒。黜姓。旋逮問。謫戍。獻賊所至殺戮無子遺。而闖賊稍減。民遂以闖賊爲不殺人。至卽降。幾不留行。惟榆林力守。與賊殺傷相當。破城之日。皆鬪死。無一降者。榆林多老將故也。寇渡河而東。閣臣韓爌。撫臣蔡懋德。皆死之。平陽郡守張璘。然迎降。且爲之用。上遣閣臣李建泰督師。躬送之出。待以殊禮。然兵餉皆絀。選京兵從行。中途多散佚。李至真定。不能前。而寇已逼矣。李爲寇同姓。得不死。傳聞寇稱之爲叔。後復臣寇。李生平頗負重望。至此殊可恨。寇一從真定來。一破居庸關而入京師。

詞臣李明睿建議當遷。科臣光時亨疏阻之。又有言東宮宜出撫軍于南。亦不果。上已遣閣臣魏藻德、方岳貢、屯田練兵淮揚閒。後以寇迫。留之。羣臣建議者紛紛。而城守卒無料理。十五日。尙館課庶常。十六日。召對館選。十八日。寇已從通州至都。一到。卽破彰義門矣。內城尙未覺也。上自縊于煤山。自以身失天下。不欲以衣冠見祖宗。裂冠毀冕而崩。猶書衿以不殺我百姓爲戒。聞者莫不痛絕。而寇已馳騎入城矣。自成入宮。舉帝后之靈。出置廷衢。傳聞素棺置蘆蓆棚中。有僧以麥飯爲供。萬姓無不感慟。而羣臣無有拜哭者。自死難二十餘人外。皆臣賊。各官報名出見。皆趨至廷中立候。竟日不許見。亦有潛身得免者。但先帝神聖。身殉社稷。千古所希。而諸臣死難者寥寥。大可恨也。大抵野史所記降寇諸臣。鮮不實者。而南都初定六等之案。總以賄賂出入。及門戶相仇者。則陷入之。有一星士。從梁溪來。云梁溪一友。記從逆名姓事實。詳而確。余擬作一書。亟往索。恐未可必得耳。案屢定屢移。蓋恐一定則無從索賄。故爲出入遊移。留不結之案。卽死難最烈者。亦必索賄。乃爲題請。自成每登御座。卽眩。人皆知其無成者。是或邀神靈以呵

護云。